

# 羅布淖爾水道之變遷

黃文弼

北平師範大學地學會講演稿

一、羅布淖爾名稱及範圍。『羅布淖爾』爲蒙古語，蒙呼海爲『淖爾』；『羅布』是地名，原爲唐之納縛波。大唐西域記：『由且末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是納縛波爲國名，在唐初已滅亡，故稱『故國』；古時稱爲『泐澤』，始見於山海經。西山經云：『東望泐澤，河水之所潛也』。又北山經云：『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泐澤』。漢書西域傳稱爲『蒲昌海』，一名『鹽澤』。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泐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一名牢蘭海，一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與今所謂羅布淖爾，實一地而異名。稱爲泐澤者，因形勢而得名；蓋泐有曲奧之義，水入山奧，縈繞回環，故名爲泐，適如今之海灣。蓋古泐澤北界，由今枯魯克達格東行，至海岸，又由東北轉東南，中顯口字形；即山經所謂『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崇岳之山，東望泐澤』者是。蓋當時水在北岸，沿近枯魯克達格故云爾也。至漢書西域傳稱爲鹽澤者，以

其地層完全爲鹽壳所覆蓋，水經注所稱『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掘發其下，大鹽方如枕塊』是也。蒲昌，樓蘭，皆以地名海。樓蘭故國名，此湖屬之，故稱爲樓蘭海也。納縛波則爲隋唐以後之名詞，至今猶爲援用爾。

又羅布淖爾本爲湖水之名，今則以之名地。凡枯魯克達格以南，阿拉騰達格以北，南北三百里，東西六百里，土人皆以羅布淖爾呼之。實則羅布淖爾不過在羅布沙漠中之一海子而已。其次討論海水位置問題。

二、羅布淖爾海水之變遷。新疆南部大沙磧中間有一大河，名塔里木河。河水至鐵里木，匯海都河；轉南流，又匯車爾成河；東流入羅布淖爾，形成兩湖，東曰喀拉枯順，西曰喀拉布郎庫爾，在今塔羌之北，羅布莊之東。但中國舊時地圖，則繪羅布海子於北岸，即在枯魯克達格山麓，相差兩百餘里，如乾隆十三排地圖，及胡圖皆然。至光緒年間，俄人布里茲瓦爾斯基將軍(N. M. Prs Chevatski)至羅考查，發爲論文，謂中國地圖上大誤。德人地學家李希荷芬(Richtofen)力駁布氏

之說，謂中國地圖亦曾經調查，並非臆造。後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瑞典斯文赫定博士到新疆旅行，重勘查羅布淖爾，證明古海子原在北岸，後漸南徙，遂至今海，將來亦有恢復故道之可能。此次西北科學考查團旅新考查，余擔任南路考古，民國十九年春余在吐魯番工作時，即聞羅布淖爾已有水，乃亟收束工作，前往考查。六日至六十泉，遠望羅布淖爾已海雲相接，極目無際。余大喜，南行三十里，累過高仰土層地帶，即遇溢水。沿水東北行，水勢漸大，終乃達一較寬闊之水面，即古之所謂蒲昌海也。

但古海何時在北岸，何時南遷，其原因若何于欲討論此問題，求一真確解答頗不可能。但吾人以地形學及古物學上之證明，亦可得其彷彿，蓋羅布海原為河水所洩之尾閘，故海水之移徙必與河流有關。現枯魯克山南麓有一大乾河，名枯魯克河，為回語，即『乾河』之義。中國地圖稱孔雀河，即孔雀達里雅之下流。蓋海都河入博斯騰淖爾，復溢出為孔雀河，西南流至新平，轉東南流至哈拉墩，匯塔里木河，東流，傍枯魯克達格東行。又羅布海，中國舊地圖稱為孔雀海，即古之樓蘭海，或

名勃澤。現傍枯魯克山南麓，均為泥層，即為古海之海岸。又地上滿覆鹽壳，故泥層亦為古海沉澱之證。但在地面上聳起許多土阜，纏名為雅爾丹，四週被風水所剝蝕，形成崖岸峭壁，高約三十餘呎，或百餘呎。在此土阜上檢查，時得古代紅陶片及石器，又嘗發見古墳，以古物學上證明，皆為兩千年以前之故物。由此證明，在兩千年前，水必集於北岸，故在土阜上下均有居民，而此土阜之形成崖岸峭壁，則在其後也。又余曾在土阜上發現一殭尸，據醫學家證明，蓋由海水及沙質蒸炙而成，亦必有兩千年之歷史。由此，可知古海確臨枯魯克山南麓，即余所發現之土垠故址，亦係在古海之北岸也。余在古址，發現有黃龍，元延年號，則仍為紀元前一世紀之故物也。故余斷定在紀元前後，海水集北岸，毫無可疑，至魏晉之際，即紀元後第三世紀，海水又南徙數十里，臨接斯文赫定所發現之樓蘭故址。今據其發現文書，有秦始皇二年（西紀二六六），為晉武帝時事。又英人斯坦因爵士在此考古，所獲得文書中，有『乘船渡河中流船壞』之記載，是當時河中倘有大水也。又據日人橘瑞超氏在此故址發現古文書中，有『海頭』二字，則此

城必臨海邊可知。那霖博士告余云：庫魯克河沿庫魯克山東北行時，中途又分一支河東南行，余乃恍然悟。枯魯克河在兩千年以前，沿山麓東偏北行，至紀元後三世紀又改道向東南行，故海水向南徙，而當時人民之沿河邊居住者乃亦向南遷。此則在余故址中及故海北岸，從未覓得一件漢以後之古物可證也。

其次海水何時移徙至塔羌以北，其移徙之跡何如，此問題頗難解答。因由樓蘭至阿不旦，缺乏古物之證明。但南徙必在隋唐以後，試以交通路線作證明。據魏略西戎傳所述，中西交往路線有三道：北道出五船，南道經塔羌，中道則過白龍堆到故樓蘭再詣龜茲。此路自西漢訖魏晉，均未荒廢，此一帶之古物可以證明。至北魏之際，中國記載缺乏，但魏書西域傳稱太武遣董琬使西域，還稱使西域有四道：自玉門西行至鄯善爲一道（南道），自玉門北行至車師爲一道（北道），又由沙車西行逾葱嶺爲一道，由沙車西南行逾葱嶺爲一道，此二道即漢南北二道之西段。名爲四道，實即兩道，則中道在魏太武時已無人行走。隋書裴矩傳稱自敦煌至西海凡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中道從高昌經焉耆，南道從鄯善至

于闐。是隋書之南中二道即漢書之南北兩道，而隋書之北道乃新闢之道也。而魏略之中道，亦不見稱述。可證由玉門西北行，過白龍堆，至故樓蘭，直詣龜茲之道，自北魏至隋唐皆閉塞無人行走也。吾人相信，凡交通路線必須有居民，則此處之有無居民已成問題。現在據考古家之檢查，在此一帶現尚未發現隋唐以後之古物，亦可爲隋唐以後無有居民之證。但雖無居民，水有無有？吾想在稍明新疆情形及有地學常識者，皆知居民與水有互相因果之關係。固然，水道之變遷，多緣於自然與地理之變化，但間接亦關於居民之人工。如有居民之地，則人民謀水利之引導，開淤啟塞，多有裨於水道之流通；且植樹平沙，亦可阻風沙之壅聚，則水益日旺，決不至乾涸。反之，若有水無居民，或有居民無水，均足以起地理之變化，使水道變更方向或乾涸。據此，則此地在隋唐時既無居民，則水道已變更方向可知也。

至何時南遷至塔羌以北之問題，仍當以道路爲證。玄奘歸路係遵南道。據大唐西域記稱，由且末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而對於海竟一字不提。元初馬哥孛羅東來，亦係遵南路，亦云曾經羅布鎮，但其遊記除記

沙磧鬼魅外，對於海字亦未提及。故余疑由隋唐至元，海水當集於故海之南，今海之北。至明清乃移阿不旦之南，嬉羌之東北矣。其次再述海水變遷之原因。

三，海水變遷之原因。海水變遷原因雖多，大約不出於四端。一，河流改道。蓋新疆南路河流之入羅布淖爾者，一為海都河，一為塔里木河，一為車爾成河。在兩千年前後，孔雀河即庫魯克河，沿庫魯克山東行，轉東北行，故當時海子在北岸。其後河道壅塞，改向南流，匯塔里木河，車爾成河，轉東流形成二湖。因河流改道，故庫魯克山南麓之河道乾涸，而海亦隨之而枯竭

也。今庫魯克河復回故道，故羅布海子亦廻復故道矣。二，風沙壅塞。羅布淖爾有一怪象，即風沙。余等在彼處工作時，每三四日必刮大風，風起時沙土瀰漫天空，此類風沙最容易使河道壅塞。三，羅布淖爾地勢，自庫魯克山以南，嬉羌以北，地頗平坦，無顯著之高低足以障水道之變遷，故河水得任意改道，而海水亦可任意遊行。四，因樓蘭南遷至伊循城後，北岸遂空寂無居民。因風沙之結果，河水減少，不久此地遂變為沙漠地帶矣。以上三者不過略舉其大概而已，詳細研究則有賴於專家也。

# 邊事研究

第三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卷頭評語  
邊疆鐵道建設之重要性

新疆問題與國際政治	王潔卿
雲南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馬中俠
偽滿鐵道建設之實況	李英傑
甘肅省運動之概況	張覺人
西康省運動的檢討和展望	周儒海
熱河(續)	林定平
近百年中國邊事史(續)	周毅昌
由政治上觀察香港之過去與現在(續)	江鐸
時事論著	余漢華
俄日在遠東之格調形勢	邱懷瑾
中日關係惡化中之日本應有的反省	中甯譯
蘇俄農業之集團化與機械化	編者
一月邊訊	編者
一月來各方面之邊訊	編者
編輯後記	編者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發行處

南成賢街九十六號邊事研究月刊社發行部

# 蒙古前途

第二十九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復興中華民族與復興蒙古民族  
在歷史上的中國不是亡過兩次嗎  
讀一郭魯像彼歷代經營遠史實後  
敬告青年同輩們  
和蒙古青年同輩們  
蒙古民族教育與「無線電」和「電影」  
快樂的人間  
被蹂躪的同胞  
蒙古同胞應有的覺悟  
蒙古事紀要

王捷勒多爾濟  
祁德勒圖  
溫石菴

第二十八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蒙古民族之危險及挽救之方策  
元朝之興起及其武功  
馬哥李羅仕元始末  
東蒙同胞被毒策麻醉了  
觸目傷心的雜感  
意阿戰爭  
獻給蒙古青年  
秋夜感懷  
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蒙古事紀要

薛興儒  
楊潤霖  
楊潤霖  
薛文彬  
祁德勒圖  
薛學禮  
伊蘭生  
文智

南成賢街九十六號邊事研究月刊社發行部

# 三國鼎峙與南北朝分立

谷霽光

自東漢帝國之崩潰，到隋之統一，中國陷於分裂與混亂的局面，大約四百餘年。明確的計算，隋統一爲開皇九年（西元五八九）；而東漢分裂，實從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黃巾起事開始，中間恰爲四〇三年。（註二）在四〇三年中，雖經西晉一度統一，但爲時甚暫，而南北朝長期割據的局面，也在統一的幾十年中醞釀成熟，這只能算是混亂中的一種轉變，歷史上無另爲劃分一個時期的必要。（註三）所以本文討論範圍，依舊包括這統一的階段。

分裂的原因，在近人著作中，可以看到種種不同的解釋。有着眼於社會經濟的，也有着眼於政治或文化的。權衡輕重，當以社會經濟說比較具體，比較有力的。不過從社會經濟立論，也不能忽略社會的地理基礎。特別是此時期之政治現象，包涵社會問題，種族問題，文化問題；如果從地理方面作解答，反而容易明瞭。所謂地理因素，當然不能離社會經濟而獨立，實際上也需要互相說明。甚至可以說地理的看法，也就是社會經濟看法的一種。

由統一而分裂，由分裂而復歸於統一，其中勢力之消長，局面之支持，與夫北方兼併南方和南北混一之必然性，似乎都可以從地理方面得到一種可能的解答。可惜材料太少，不能充分論証，文中所得結果，當請讀者批評指教，個人認爲這是研究歷史地理的一個重要問題，所以一爲嘗試。

## （一）分裂與均勢

地方割據之長久支持，在於造成一種均勢局面。春秋戰國時代，列國競爭，大家都努力在維持均衡的狀況。後來秦國強盛，均勢破壞，天下又歸一統。（註三）到東漢季世，統一的帝國不能維持，又開始另一種形態的地方割據。混戰結果，是三國鼎峙。三國鼎峙，也正代表均勢之維持。

魏蜀吳三國鼎峙的時期，以土地論，人口論，實力論，都是魏佔優勢，似乎不容易得到三者之均衡。然而三國鼎立，爲時亦長，其中理由，當爲互相牽制的關係。尤其是吳蜀聯合以抗魏，其情形又與南北朝時代相

類似。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

是歲，(建興七年，西元二二九)權始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勿順，宜顯名正義，絕其盟好。亮(諸葛)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愛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

當時蜀之勢力，比較單弱，故極力想維持均勢局面，鄧芝使吳，也明白說道：

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自然之理也。(註四)

魏之人臣，亦深明此種均勢之難於破壞，黃初六年，(西元二二五)魏師征吳，鮑勳諫云：

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

之戒。……(註五)

吳蜀合而抗魏，實無異於南北勢力之均衡，此在南北朝時代，情勢更爲明顯。尤其是南北對峙局面的造成與分裂，很可以昭示我們一種歷史與地理相互關連的線索。

南北朝分立，實始於東晉始建國的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當時南北局勢雖未完全分曉，而對立的規模，已經建樹。(註六)東晉偏安江左，是根據歷史與種族的線索，當然以正統政府自居。而在北方呢？最初雖處於混戰狀態，而目的在取得歷代建都的長安和洛陽，可說是根據地理的線索，也自以正統政府自居，這是前趙劉淵和他的繼承人所代表的一種勢力。不過東晉和前趙外，尚有東北的後趙，(後趙石勒，石勒之前有王浚佔據在此)。西南的成，也自成一個系統，形成一四角對壘的局面。四角對壘中之政治中心，實際只能算有兩個：一是西北方面歷來政府所在，一是東南方面避亂遷去的。所以南北爭持的焦點，也只是山東與蜀。(註七)

山東與蜀之佔領，不獨關係南北朝之均勢；其對內求自存實很重要。重要的理由，有屬於經濟的，也有屬於軍事的。當時的長安洛陽，實與山東唇齒相依。長安

洛陽經過漢末到西晉長期戰亂，人口減少，土地荒蕪；又因人口減少，土地荒蕪，使得舊有灌溉事業，完全停廢，造成一種循環影響難於治療之症。（註八）所依賴的是在握有山東。一方面山東產物較富，兵卒較雜，可以輔助中原一帶之不足；另一方面山東不被其他野心家利用，中原方面也可減少內顧之憂。所以西晉帝國開始崩潰的時期，山東就成了北方羣雄爭奪的中心，（註九）後來更形成了佔領山東足以控制中原的局面。前趙的失計，是在忽略山東的重要，後趙成功，也由於以山東為根據。（註一〇）石勒在葛陂之役失敗以後，（西元三一）聽漢人張賓計策，佔據河朔，以奠基業。晉書石勒載記云：

張賓曰：「……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襟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

其後張賓又勸石勒先平王浚，以定山東，晉書石勒載記云：

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

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廩平陽，掃定并蘄，桓文之業，可以濟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

石勒佔據山東之後，勢力驟增，他利用山東地方的人力財力，再向中原發展，（註一一）既滅前趙，一時稱雄北方，只因後繼的人，不能恢宏先緒，又被山東方面新興的前燕（慕容氏）所滅。

至西元四世紀中葉，稱霸北方的為苻秦，苻秦滅前燕，為注意山東的第一聲，晉書呂光載記云：

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以討西域。

後來苻丕鎮鄴，也在防止山東的變亂，晉書苻堅載記云：

（苻）洛既平，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樓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

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勢主。(註一二)

這是苻堅伐晉以前的軍事布置。北魏時代賦調收入，也以山東諸州爲多，魏書一五元暉傳云：

又上書論政要，……其二曰：……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三曰：國之資儲，唯資河北，飢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

北魏時代，如遇有戰事發，就在山東地方臨時徵調，所以看作國之基本。山東與中原的關係，實爲不可分離，故南北戰爭，山東亦佔重要地位。資治通鑑一〇二太和四年：

桓溫伐燕，燕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羣臣不欲，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清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堅從之。

南方的見解，與此亦同，晉書六七郝超傳：

進策於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

城，彼伏公威略，必收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若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爲賒遲，亦固克濟。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討，進不速決，退必愆乏……」，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

劉宋與元魏的攻伐，也以山東爲重，魏書三五崔浩傳：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尅，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

宋之伐魏，成敗關鍵，亦在山東，宋書九五索虜傳云：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



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尙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上意只存河南，亦不從。

此山東之形勢如此。

益州爲古巴蜀之地，戰國時代，秦得之以制天下，漢時亦因資於此。三國時，蜀更據之抗衡吳魏，漢正勸劉備云：

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註一三）

隋代亦然，資治通鑑一七五：

隋奉車都尉于宣敏，奉使巴蜀還，奏請蜀土沃饒，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宜建樹藩屏，封殖子孫，隋主善之。

益州之重要，尤在於形便之地，據此可以自保。江左不可無巴蜀，前人論之已詳，（註一四）東晉之急圖巴蜀，亦因均勢關係。東晉在未平巴蜀以前，實極單弱，葛陂之役，石勒殊有吞併江左野心，天時不利，故又退兵。所以佔據巴蜀的李雄，亦曾譏元帝無能，資治通鑑八九建

興二年：

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嘗憂琅琊微弱，遂爲石勒所滅，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晉不得巴蜀，前燕（此時尙未稱燕）君臣亦感恐慌，咸康七年，（西元三四一）劉翔至建康即云：

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註一五）

按石虎圖蜀，早有此野心，晉書石季龍載記：

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石虎不能兼併巴蜀，巴蜀亦卒爲晉有。晉書八三袁喬傳：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沂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

可尅。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廣有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

桓溫取巴蜀，在永和三年（西元三四七），南北朝局面之穩定，可說從此時開始。日後苻堅雖一度佔領，但不久又恢復。均勢之局，仍未打破。

梁與東魏西魏鼎峙時代，梁之領土較廣。朝代更換後，成爲陳與北周北齊三國，北周握有中原和巴蜀，頗佔優勢。本來西魏入關，即在依賴巴蜀財富，周書一五于謹傳。

謹對曰：「關右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饒，北有羊馬之利，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豪，養卒勸農，足觀時變。」……太祖大悅。

既得巴蜀，財富益饒，周書三九辛昂傳：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軍民之事，皆委決焉。

北周係篡西魏而立的朝代，對立的陳和北齊勢力都較小，所以時有統一的企圖。在沒有兼并北齊以前，就有意取陳，周書二六長孫儉傳：

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啟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去我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荆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西討，必無匱乏之虞。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安也」。太祖深然之。

後三國均勢，極難穩定，隋之統一，亦肇基於此。

### （二）統一之關鍵

魏蜀吳三國鼎峙，到西元二八〇年晉滅吳，算是臨時統一。南北朝分立，到西元五八九年隋滅陳，天下又歸統一。兩次統一，都由北方兼併南方，而統一的關鍵，又都在蜀。（註一六）一方面北方得蜀，足以破壞均勢，（註一七）而另一方面，則當日政治中心，仍在北方，北方既得蜀則統一易於着手。晉之平吳即取此種方略，

資治通鑑七八景元三年：

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虞之勢也。」……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呈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蜀既平，鄧艾又倡議取吳。當時局勢，實已分曉，故鄧艾輩不惟不再阻撓，且挺身行之，三國志二八鄧艾傳：

艾言於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人，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治，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

利用蜀之財富，治舟積糧，當為第一要着，伐吳之利亦即在此。（註一八）另外尚有軍事上的理由，倡於羊祜，晉書三四羊祜傳：

至是上疏曰：「……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

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青揚亮，並向稜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

文選引晉中興書，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亦云：

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入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此均合圍形勢，防守自難。隋開皇中，崔仲方獻平陳之策，說得更為扼要。隋書六〇崔仲方傳云：

「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滌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

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而大悅。這都是得蜀以後，軍事易於布置的關係，否則長江天險，攻取不易（註一九），北魏之不能得志江左，其理由恐亦在此。

統一之另一關鍵，爲北方之強弱興衰。晉隋統一，均爲北方兼併南方，南北立國之終始強弱比較，則此種現象亦非偶然。即以南北朝論。後趙時代，冉閔之亂，中原紛擾，有志之士，都想乘機起事，擁戴晉室，（註二〇）然而桓溫北伐必竟一無成功。後來劉裕北伐，亦屬中道而廢。到梁武帝時，北魏分爲東西，互相攻擊，卒又不能乘機北略。凡此種種，都可說是積弱之勢所造成。

南方衰弱的原因，重要的大概有三點：（一）南方富源，尙未完全開發；北方則僅爲農村之復興問題。（二）南方文化程度不齊，人才亦少；北方則佔據歷代文化政治中心點，並能給予新的力量。（三）南方希冀在均衡局面之下苟且圖存；北方則另有強勁外族爲鄰，使得朝野

士大夫，都發奮圖強。這三點相互影響，便形成南北兩方強弱異勢的局面。

上述三種原因，形成南方一不健全的政治機構；特別在南北朝長期對峙之下，可以看出。南朝的政治，仍然承襲西晉舊物，一批亡官失守之士，擁護了一個流寓的皇室親王，並不發奮圖強。連皇帝本人，也無意於報仇雪恥。資治通鑑八八，建興元年：

愍帝遣劉蜀至建康，詔睿進軍會中原，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

祖逖請復中原。睿素無北伐之志，乃給逖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

東晉元帝在這樣情形之下，勉強奠定南朝基業，在朝士大夫也苟且偷安。因爲各人地位與官爵，不因流亡而喪失，清談誤國的先例，又似乎早已忘却。這時候一班善於清談的士大夫，又重振旗鼓，爭奇奪異，以收時望。

（註二一）他們一方面破壞法治的羈絆，（註二二）另一方面却極力排斥異己的人，晉書七一陳頴傳云：

頴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

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

這種種情勢之下，產生政治上牢不可破的怪現象，是爲門閥。門閥本不始於東晉，但東晉時代，豪族已成極狹義的和片面的特殊階級。即亡官失守之士，可以把持政治，本土的人，反被擯斥。甚至於亡官失守士大夫當中又分等類，不讓大家都可以參預政治，實際上同於一部份有勢和捷足先得的人把持罷了。最可注目的兩次爭鬥：一是北士與南士之爭，資治通鑑八八建興元年：

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強盛，琅琊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恥恚愈甚。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翬曰：「殺我者，諸僉子也！」

周繼果於次年作亂，實代表流寓人士與土著世家權位之爭。另一次是流寓士大夫內部的紛爭，資治通鑑一〇一：

（楊）佺期自以其先世，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

德著名，矜其門第，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桓玄愈自矜倨，揚佺期爲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

流寓士大夫內部衝突，層出不窮，最與政治有關的，莫如門閥與皇權之衝突。東晉本亦寄寓江左，而江左政權，實際又歸琅琊王氏把持。王敦事變，桓溫事變，都顯示門閥勢力與皇權不能兩容；後來劉裕以布衣篡位，爭鬥仍未停止，南朝政治可說是基於此種局面而開展。（註二三）

綜括的說：南朝的政治，完全分裂而不集中。無論中央與地方之間，官吏與民人之間，職掌之間，氏姓之間，處處都呈分裂現象。如是國家大事，人民福利，多因一人一姓之利益而犧牲。南朝的大政，北伐當亦重要事業之一。然而永和五年至十年（西元三四九—三五四）北伐之役，始而桓溫倡議，經略中原，而殷浩議其後，如是朝廷寢而不報，桓溫亦割八州士衆資調爲己有。既而殷浩北伐，桓溫亦沮其氣於喪敗之後。及溫與師再舉，又了無所獲。捨可乘之機，爲意氣之爭辯，俟胡人喪亂

平，又屬自守之不暇矣。後來劉裕北伐，已達長安，然不久長安失守，全功盡棄。其失敗原因，如晉書赫連勃勃載記所云：

(王)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中原……」。

此亦私利害公之證也。分裂局面之下，國家財政也是無法整理。本來過江初期，政府貧困不堪；後來雖漸漸轉好，然而地方之割據，(註二四)私人之專擅，(註二五)朝野之侈惰，(註二六)行政之浪費，(註二七)有加無已，財富莫由豐裕。人民方面，因大地主兼併而失業而流寓，(註二八)因賦稅之時常增加而逃亡，(註二九)社會上也無日不於紛亂中過活。大之如孫恩盧循之亂，唐寓之之亂，小之如王敬則部將之亂，均足以影響於國計民生。(註三〇)社會生產既不能大大增加，消費者糜費無已，這是經濟上不能制敵之又一原因。

上述情形，北朝當亦不免。尤其西晉滅亡至北魏成立之間，一爭一奪，紛紜不已，情形比南朝為劣。但北

魏成立以後，一直到隋初，北朝政治，總較南朝為有生氣。北朝以外族入主中原，其困難本不下於南朝，然而北朝兩次大改革：(一)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及其漢化事業之設施，(二)北周文帝之變法，都可以表示具有偉大的毅力魄力。諸如此類，比南朝之因循敷衍均強，所以北朝所遇到的困難問題，反而容易解決。

北朝士氣振作的原因，尚有北邊外寇的大敵在。始而高車柔然，繼而突厥，此外又有其他胡人勢力之潛伏，時時有侵入內地的可能，北朝又成爲抵禦新興外族之最前線。北魏時代，時而北征，時而南略，治兵積糧，幾無暇日，何況南朝又有聯絡北方外族進攻北魏之可能？(註三一)揆諸情勢，實亦無苟且偷安之機會。

繩此以論三國時代之強弱，魏居北方，爲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土地廣，戶口多，人才盛，其規模仍漢代之舊，所事易於爲謀。至於蜀有「南人」寇亂，吳有「山越」寇亂，(註三二)而劉禪之昏懦，吳皓之殘暴，實亦非繼志述事之主，蜀亡而吳亦不旋踵，固爲必然。(註三三)

### (三)統一之必然性

割據時期，政治上浪費，厥爲政府機關之增加與擴大。甚至同屬一系統之下，亦分裂不相爲謀，每至人力財力，同歸疲困。三國的蜀，可作一例，三國志法正傳：

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九。

又三國志諸葛亮傳；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又三國志三五注引漢晉春秋：

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等及部曲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當敵。

(註三四)

梁代建康，亦經彫殘，資治通鑑云：(一六五至一六六卷)

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

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

時四方壅塞，糧運不斷，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

此因南朝歷代建都於此，所受損失太大的原故。(註二五)

重要的州郡，亦有同樣情形，宋書五二庾悅傳論州郡情形：

今江右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况乃地在無軍，而軍府猶治，文武將佐，資費非一。

當時有僑置州郡，又州郡割置無常，當爲糜費，如宋書六六何尙之傳云：

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關外。至是并分，(分爲鄆州)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尙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

經過變亂太多，地方上都感到疲乏，心理方面亦如此，亂極思治，勢所必然。對峙之下，如一方有厭亂的心理，使雙方敵對行爲可以暫爲和緩，晉書三四羊祜傳：

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每戒其戾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

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北魏時君主亦深明抄掠之害，極力禁止。魏書七高祖紀，太和十八年詔曰：

比聞緣邊之蠻，多有竊掠，致有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既虧和氣，有傷仁厚。方一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可詔荆郢東荆三州，勸勅蠻民勿有侵暴。

明年又詔淮北之民，不得侵掠，這種愛護敵方心理，實與歷來反戰爭的論調，互相映照。（註三六）

從另一方面說，對敵的目標，久而久之，可以漸次喪失，甚至也可轉移。魏蜀吳三國鼎立，最初都有一爭正統的企圖，並且藉此互相號召；後來又冷淡多了。魏周主張降魏而不附吳，就從利害着眼，不復顧到「與國」的問題。（註三七）晉之平吳，也很容易；吳朝野士大夫，轉而事晉者亦不少，當然談不上有什麼亡國之痛。

隋的一統，可進而說到種族文化的混一。北朝經過二百多年的演進，漢化程度，已經很深，風俗習慣，也沒有大差異。一部份北人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了解，更是不減漢人，因之種族上的混一，尚不致發生大問題。

此外尚有一點，足以減少南北兩方的隔膜，即北魏用人方法之不同。北魏不獨起用疆域內的名士和世族，對於南方的士大夫，一樣尊重，並且特別優待。（註三八）而北朝使節，又多名士和世族爲之，這在心理上令人不會感到絕大的差異，亦有由來。

又南北兩方的政治，都有趨于集權之傾向，北朝尤甚，這是內部一統初步工作。南朝梁武帝用人方式的改變，亦此種傾向之一方面。北周時代宇文護被誅，情勢尤爲明顯。周書齊煬王憲傳：

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護）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體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興夜寐，以事一人」，一人者，止據天子耳。……

此即代表當時中央集權與皇權一元論者。又北周時，尚有外患威嚇，自亦朝野之所惕目驚心，時常北周北齊相爭，突厥亦盛，北周雖利用突厥以伐齊，而突厥亦足爲北周之患，隋書突厥傳云：

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



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

隋文帝即位，亦深明此中利害，下詔云：

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民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天下分裂，則外族有可乘之機，內部又無以自存，故中國之復歸統一，理也，亦勢也！

#### (四) 餘論

割據時期，全國元氣之損傷，前面已經說過。這種犧牲，有沒有代價呢？近人似有注意于境內文化之齊一者，(註三九)然此亦非正面之結果。專從境內開發情形立論，並未於此時完成，即云有所裨益，亦屬得不償失。歷代情形，類此者多，實爲中國歷史上最大問題。

割據勢力之造成，始於民族之大流徙。(註四〇)民

族流徙，中國向無應付方策。漢末人寡西北，而西北人又多他徙，形成胡人雜居內地，進而至於擾亂內地的慘禍。至於境內流民，則又不思安置之法，反而壓迫他們，又釀成國內彼此仆的大亂。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此亦不能不注意者。

由分裂而統一，統一時期所看到的一切設施，是否比割據時期優良呢？中國史上似乎合久必分，一治一亂，循環的支配着。所以統一的期望，如循襲舊物，不有澈底改革，那也只是亂離中暫時的慰藉，終久又當失望的。西晉一統的局面，正可作爲後代殷鑒。研究中國歷史，此亦可深切注意。

(註一)東漢靈帝中平元年(184 A. D.)，黃巾賊起，地方軍隊，纔開始活動起來。割據形勢，也可說從此開始。後來曹操得勢，由於打敗黃巾，和收編黃巾的精銳。所以東漢帝國的崩潰，無論從社會經濟，或政治着眼，都可以用中平元年，作爲歷史轉變的一個劃分年代。

(註二)西晉滅吳，在太康元年(280 A. D.)而李雄稱成，劉淵稱漢，同在水興元年(304 A. D.)。外表的統一，也只是二十餘年。八王之亂，實際上又爲割據局面，所以西晉一統時代，應當包

括在長期混亂範圍之內。

(註三) 春秋時代，均勢的維持，可以向戎弭兵爲例。原來晉楚爭盟，時起爭戰，齊秦兩國，無力向外發展，其他小國，又大都近晉的服晉，近楚的服楚，所以向戎主張小國並事晉楚齊秦不列入範圍內。天下和平，臨時又維持九年。

(註四) 資治通鑑卷七〇，黃初四年。

(註五) 資治通鑑卷七〇，黃初六年。

(註六) 南北朝的起訖年代，尙無定說。資治通鑑以東晉宋齊梁陳隋相承，當不明示所謂南北朝系統。南史與北史，雖標明南北朝統，但修史者謹依斷代史成規。南史實不過宋齊梁書齊書陳書之綜合，北史實不過魏書周書北齊書隋書之綜合。所引用之起訖年代，亦不一致。普通用宋永初元年(西元四二〇)至隋開皇九年(西元五八九)爲多，亦有以北魏登國元年(西元三八六)爲始者。余以爲南北朝年代，應爲東晉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至隋開皇九年。在此期中，南北都有政治線索可尋，即使東晉初期，北方情形，較爲混沌，然而前趙後趙前秦也可算一個系統。如強以此時爲五胡亂華，則後之北魏等朝，亦莫非胡人；如以東晉作爲西晉一統，則宋齊梁陳也同一例。所以南北朝，以東晉建國爲始較當。

(註七) 當日地理，依經濟政治，和其他一般情形，可以大別爲四個區域。一是西北，大致包括山西陝西河南一帶，而以長安洛陽爲

中心。這是歷代國都所在，並且是文化中心地點，野家要企圖統治中國，就要奪得這可以左右天下，和號召人心的根據地。次是東南，以揚州荆州爲中心，包括今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一帶地方。自漢以來，經營開闢，大有進步，尤其人文蔚起，參閱三國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即可概見。到後來江淮成爲富庶之區。也在此時開始。再次是西南，西南一帶，以益州爲中心，包括今四川貴州湖北西部等地。因爲地勢險要，物產豐富，也可以自成一系統。最後爲東北，以冀州爲中心，包括今遼寧河北等地，山東省也可列入在內。自從漢光武以河北取得天下，後來又建都洛陽，地位上也重要起來了。東胡民族興起，東北又成爲邊防要地。漢末羣雄割據，係由東北向西北發展，西晉時代王浚，憑依幽州，亦足稱雄一時。自此以後，直到現在，國防上地位，不會降低，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四個區域，不過概括的說法，就區域本身立論，更無獨立存在之任何條件。不過分裂局面中，野心家都憑着暫維持一己之勢力而已。

(註八) 參閱志田不動磨晉代土地與農業。原文見史學雜誌卷四三，一至二期。

(註九) 王浚憑依山東稱雄一時，後來石勒滅前趙，也是以山東作爲根據。至于慕容氏之累起累仆而不絕，也恃山東一隅，此均南北朝前後時代例證。漢末亦何嘗不如此。三國志和治傳：治以

冀平民疆，英傑所利，四戰之地。又韓馥欲以州讓袁紹，荀  
謀曰：「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又李歷曰：「冀州帶甲百萬，  
穀支十年。」

(註一〇)劉淵極力向中原發展，東略部隊，尙留石勒的一部份兵力，與  
王浚周旋。國都仍在平陽，尙不失爲東北控制中原的形勢。劉  
曜遷都長安以後，東北勢力，都握在石勒之手。

(註一一)晉書石勒載記：「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貨二  
匹，租二斛」。又云：「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萬戶，在遼  
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  
之」。又云：「散諸流人三萬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  
於是幽并冀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

(註一二)苻堅注意山東，即因慕容氏勢力潛伏的關係，晉書苻堅載記，  
苻融上疏云：「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華  
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  
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後來後燕復國，  
也由於得到原來根據地。

(註一三)宋書八一劉秀之傳：「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  
營聚蓄」。南朝財政，雖不必取給巴蜀，然而巴蜀可以自給，  
以爲一方屏障，其助力已不小。

(註一四)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五七，江左不可無蜀。

(註一五)資治通鑑九六，咸康七年。按邢昺有云：「成都建康，相去萬

里，陸行既絕，惟資水路，西上，非周年不達」。故江左欲取  
成都，亦非易事，但既已收復，亦易防守。

(註一六)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四四，大舉伐吳。

(註一七)資治通鑑九六，咸康七年，劉翔語晉公卿語。

(註一八)資治通鑑七九，「羊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王濬  
復爲益州刺史，便治水軍。……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別  
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  
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後來伐吳，即取給  
於此。

(註一九)太平御覽三〇九，引晉中興書：「苻堅率衆五十萬伺壽春，謂

苻融曰：「晉人若知朕來，便一時還南，固守長江，雖百萬  
之衆，無所用之。今秘吾來，令彼不知，彼顧江東，在此必當  
戰。若其潰敗，求守長江，不復可得，則吾事濟矣」。三國志  
魏志亦云：「文帝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見江濤嘆曰：「此天  
所以限南北也」。參閱歐陽纘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註二〇)資治通鑑九八：「高力督定陽梁犢，因衆心之怨，謀作亂東  
歸。衆聞之，皆踊并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衆攻拔  
下辨」。又晉書苻健載記：「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  
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

(註二一)資治通鑑八八：「陳頤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  
心恭恪爲凡俗，以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

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可參閱世說新語。

(註二二)晉書四九，阮孚傳：「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時帝既用申緯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

(註二三)作者另有六朝門閥一文，附論門閥與皇權之衝突，及其爭鬪之內幕，茲不具論。

(註二四)資治通鑑九二：「王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又九九：「桓溫權入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

(註二五)晉書八一，劉胤傳：「時資江州漕運，而胤以私廢公，商賈繼路」。陳書一三魯悉達傳：「侯景之亂，……時兵荒飢饉，京都及上川飢死者十八九。」又荀勗傳：「時京師大飢，百姓皆於江外就食。」

(註二六)顏氏家訓涉務一一：「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親起一撮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事，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資治通鑑八七：「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綬及弟機羨：汰侈尤甚」。又梁書梁勉傳：「送終之制；殯以葬日，潤屋豪家，乃或半善。衣食棺

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均侈情之例。

(註二七)宋書九，後廢帝紀：「虞玩之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兗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益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蠲日，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塢，塢瓦雙匱，……」其他各朝，大抵皆類此者多。

(註二八)晉書山濤傳：「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世說新語注引續晉陽秋：「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兼併。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又宋書九廢帝紀：「歲饑涸流，戎役情散，遠鄉寓境，漸至繁積」。 (註二九)晉書七三庾翼傳：「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又八〇王羲之傳：「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南朝苛捐雜稅甚多，已有專題論及，茲不贅。

(註三〇)晉書一〇〇孫恩傳，盧循傳，及南齊書二二豫章王巖傳，四四沈文季傳，二六王敬則傳。

(註三一)宋書八九索虜傳魏書三五崔浩傳，一〇三蠕蠕傳，九五鐵弗劉昌傳。

(註三二)吳有山越寇亂，可參閱三國志賀齊傳及吳主傳，大抵吳郡會稽

丹陽豫章廬陵等郡均有不附之民，非止一地。故資治通鑑七二

云：「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郡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

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

逸，自首于林莽。遭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

兵，俗好武習戰，尙高氣力……」。蜀有南人寇亂，如雍閬

是，可參閱三國志劉璋傳，張裔傳。時劉備死，南中諸郡皆

叛，即平時亦多抗命不賓，三國志呂艾傳「丞相諸葛亮，連

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此種情形，大概因土民不受流

寓人士統治而發生。

(註三三)吳蜀二國，其政治機構，本不健全，所賴在於一二人士之維

持。吳之陸氏蜀之諸葛，最其明驗。曹魏規模較大，雖不免於

司馬氏之篡，其情形要自不同。

(註三四)吳在江南，情形亦同。吳主孫皓昏暴，以致地方貧困，民生凋

敝，閱晉書三四羊祜傳「吳人之困，甚於巴蜀」一語可知。

(註三五)晉書六五王導傳：「蘇峻之亂，宗廟宮室，並爲灰土。矯讓遷

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此建康再遷議之先聲。

(註三六)南朝反對北伐最有勢力者，有如王羲之之孔稚珪輩。(見晉書本

傳)又建康實錄一二云：「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魏太武率大衆

至瓜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石城烽火

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向使檀道濟在此，虜敢犯我境

耶？然侵北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豈得無慙？貽

士大夫之憂，在予國矣！」甲申使魏百牢於魏。大抵久居南朝

人士，一方面就於晏安，一方面亦感力弱而民貧，無暇及此，

故因循不振。至外族統治下之中國人士，仍望收復中原，宋書

八六劉劭傳：「元嘉以來，儋荒遠人，多干國議。貢儋歸闕，

皆勸討虜」。

(註三七)三國志譙周傳：蜀之臣下，多勸附吳，以吳爲與國，可以相

助。譙周力主降晉，免禍再度降附之辱。

(註三八)北朝優待南士，如王肅王懸龍庾信王褒，可參閱魏書及周書本

傳。其在疆域內人士，又多強之仕宦，可參閱魏書七高祖本紀

及顏氏家訓終制二〇。

(註三九)桑原鷲藏晉室南渡與南方開發可參閱，見藝文第五年第十號。

(註四〇)劉揆劉先生平惠帝時代漢族之大流徙一文，(成大史學雜誌第

一期，又見禹貢四卷十一期)可示一例。

# 康藏前鋒

第三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論川康軍事行動	幼愚
安定川康藏之根本對策	裕恆
讀西康第一次宣慰大會紀錄以後	幼愚
西康省會問題	幼愚
西康建省問題	靜安
新疆之政治建設	何瑛
關於研究康藏問題中外書目舉要	何瑛
西康第一次宣慰大會紀錄	高上佑譯
西康東部旅行記	編者
滇定概況	編者
一月來之康藏	編者
編後	編者
編輯兼發行者：南京和平門外曉莊康藏前鋒社	
定價：每册一角全年十二册一元二郵費二角四	

## 『盟津』補證

童書業

客歲除夕前數日，楊拱辰（向奎）王樹民二先生聯袂過訪於寓所，王先生談及『孟津』問題，謂『孟津』之『孟』本應作『盟』，『盟津』因周武王盟諸侯於此而得名，因舉水經注之說以爲證，並謂禹貢錄『孟津』地名爲禹貢晚出之證。余深然其說，因舉逸周書文一段以爲王先生說之助證。逸周書商誓篇云：

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

此文實爲『孟津』原名『盟津』之鐵證，以此處之『盟』字係動詞，決不能謂爲『孟』之借字也。

嗣得讀第四卷第十期禹貢半月刊所載王先生『孟津』一文，見其引證詳確，益信是說不誤。除夕蒙楊先生之召入城，同寓禹貢學會，徹夜討論古史上諸問題，楊先生對於王說仍有所疑，對余所舉逸周書之證據亦謂出於後世，不可深信。夫逸周書成於漢代，自無疑問，但商誓一篇其文甚古，與周誥各篇相印證，知決非春秋以後人所能僞作，蓋漢人輯逸周書者所收先秦之古文，非漢人所創作也。且『盟津』杜預謂近世以來呼爲『武濟』，

『武濟』之義尤顯，蓋古人以武王盟津釋『盟津』者夥，故有此名也。逸僞秦誓曰：

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尚書大傳引）

逸僞秦誓爲漢初之書，亦作『盟津』。今僞秦誓即作『孟津』矣。楊先生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無其事，此語自爲有識。然周書大誥篇開篇即曰：

大誥猷爾多邦。

又曰：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則周初之與國自多，（雖不必八百之數）不能謂于舉大事時無盟誓之事。詩大明篇亦曰：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天問云：『會鼂爭盟，何踐吾期』？此最古之訓詁。可見武王伐商，確有會諸侯其事也。（牧誓晚出，故不引證。）

二十五，二，廿八，夜筆記。

# 唐代驛名拾遺

姚家積

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五期曾載陳君源遠所著唐代驛制攷一文，於李唐一代館驛之制，考證贍詳，嘗愛讀之。第嫌其於一代驛名，蒐錄不無缺略。因就平日翻檢所及，隨手摘錄。積以時日，所得稍多。特爲錄出，寄登禹貢。但恨讀書過少，自不免尙多遺漏也。

石猪驛 在鳳翔府岐山縣，見通鑑卷二百一十八唐紀肅宗至德元載六月己亥條。胡註云：『岐山縣：唐武德元年移於岐陽縣界張堡壘，七年移理龍尾驛城，貞觀八年又移理石猪驛』。

萬金驛 在相州，見通鑑卷二百二十一唐紀肅宗乾元二年三月壬申條下。考異引邠志云：『史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

常樂驛 在鄭孟之間，見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紀太祖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條下。文云：『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胡註不言常樂驛，惟云：『陽武在鄭州，河陰

在孟州東南』，以次序推之，驛當在鄭孟之間。

大彭館 在徐州，見通鑑卷二百五十唐紀懿宗咸通三年八月條下。文云：『(王)式至大彭館』，胡註云：『大彭館在徐州城外』。

烏城驛 在太原府北，見通鑑卷二百五十三唐紀僖宗乾符六年十一月條下。文云：『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城驛，張緒郭晁出迎，亂刀斫殺之』。按張郭既出迎，則驛必在晉陽近郊矣。

壻水驛 在洋州興道縣，見通鑑卷二百五十四唐紀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條下。考異引續資治通鑑長編云：『戊子，帝至駱谷壻水驛』。稍後條胡註云：『九域志洋州興道縣有壻水鎮』。則驛當因鎮得名也。

銅雀驛 在魏州，見通鑑卷二百六十八後梁紀太祖乾化二年七月條下。胡註云：『因銅雀臺以名驛，然銅雀臺在鄴，不在魏州』。

漢源驛 在劍州，見通鑑卷二百七十七，後唐紀明宗長興元年十一月甲戌條下。考異引李昊蜀高祖實錄云：

『…從小劍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劍門』。

班荆館 在汴州郊外，見通鑑卷二百八十一後晉紀高祖

天福二年七月條下。文云：『…執符彥饒，令方』

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荆館』。胡註云：

『…此館必在汴州郊外』。

衛州驛 在衛州，見通鑑卷二百七十九後唐紀潞王清泰

元年四月條下。文云：『…(石)敬瑭還見帝(閔帝)於衛

州驛』。

白溝驛 在雄州北，見通鑑卷二百八十四後晉紀齊王開

運二年三月庚申條下。胡註引宋人北使行程記曰：『

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

宣化館 當在口州，見通鑑卷二百八十七後漢紀高祖天

福十二年六月壬申條下，胡註引胡嶠入遼錄曰：『兀

欲及述律戰于沙河石橋，蓋沙河之橋也，南則姚家

洲，北則宣化館至西樓』。疑宣化館亦館驛之名。陳

君已著錄宣化驛，在營州，自非一處。

益昌驛 在利州益昌縣，見通鑑卷二百五十八唐紀昭宗

大順二年八月吉柏津條下。胡註云『利州益昌縣有桔

柏津，益昌驛有古柏，土人謂之桔柏，因以名津』。

迴車館 在濠州，見通鑑卷二百五十一唐紀懿宗咸通九

年十二月條下。考異引彭門紀亂云：『…(龐)勛又令

劉贊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回於迴車館。』

清風驛 疑在泰州附近，見通鑑卷二百九十四後周紀世

宗顯德六年十二月條下。文云：『契丹主遣其舅使於

唐，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客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

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失其首

矣，自是契丹與唐絕』。蓋泰州時已入周也。

富沙驛 在建州，見通鑑卷二百八十二後晉紀高祖天

福六年正月條下。胡註云『建安唐置建州，州有古富

沙驛』，是富沙之名不始於唐也。

南陳館 在台州寧海縣，見通鑑卷二百五十唐紀懿宗咸

通元年五月條下。文云：『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

屯南陳館下』。胡註云：『南陳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

里』。

錢帛館 疑在循州博羅縣附近，見通鑑卷二百八十三後

晉紀高祖天福七年七月條下。文云：『有神降于博羅

縣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

起，…共奉遇賢，…漢主以越王弘昌爲都統，循王弘



杲爲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以循王爲副，則必在其賜履之地，時嶺南屬劉漢，未詳館的在何處。

(以上見通鑑)

奉濟驛 陳君已著錄，所在未詳，今按杜甫有奉濟驛重送嚴公詩，楊倫詮註謂「驛去縣州三十里」。(見民國十年雲章書局石印本杜詩鏡詮卷九頁八，下引杜詩卷頁并依鏡詮。)

青溪驛 杜甫有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詩，註引輿地紀勝云：「青溪驛在嘉州犍爲縣」。(見卷十二頁四)陳君著錄有青溪館，在睦州青溪縣，當非一。(陳君另著錄青溪驛，亦在睦州青溪縣，必一處二書，偶失檢也。)

白沙驛 杜甫有宿白沙驛詩，原注云：「初過湖南五里」，朱(當指朱鶴齡，有杜詩轉注)注云：「按湘中記云：白沙如霜雪，驛或以此名」。陳君據全唐詩謂驛在潭州湘陰縣北，則與原註所云初過湖南五里者稍有出入，未知孰是。

唐興館 杜甫有唐興縣客館記文，按唐興天寶初改名蓬溪，館名未詳即唐興否，待攷(見鏡詮附文集卷一頁十三)。

(以上見杜詩)

石頭驛 韓愈有次石頭驛寄王中丞詩，(見第十卷律詩，據

乾隆刊本五百家注音辯韓昌黎先生全集，下同。)樊(疑爲東蜀樊汝霖澤之)注曰：「按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郡北，豫章郡，洪州也」。

層峯驛 陳君已著錄，未詳所在。今按韓愈有題層峯驛梁詩，孫(疑爲陽翟孫甫之翰。)注曰：「是歲正月公自刑侍貶潮州，二月至商州層峯驛，……」可補闕。

(以上見韓詩)

五松驛 白居易長慶集有自望秦赴五松驛馬上偶睡睡覺成吟詩，(卷八頁二，據上海中原書局影印一隅草堂藏本，下同。)

李商隱亦有五松驛詩，朱(朱鶴齡長編)注曰：「……此驛在長安東」。按陳君已著錄五松驛，云在池州義安縣，則非白李詩中所指矣。

楊梅館 白氏長慶集有冬至宿楊梅館詩云：「十一月中長至夜，三千里外遠行人，若爲獨宿楊梅館……」未詳的在何處(見卷十三頁十五)。

藍橋驛 白氏長慶集有藍橋驛見元九詩詩，不詳在何處(見卷十五頁十三)。

楚城驛 白氏長慶集有早發楚城驛詩。注引太平寰宇記云：「貞觀八年廢楚城縣歸潯陽，……即舊屬柴桑」(見卷

十六頁十二)。陳君已著錄驛名，惟未詳所在，可補闕。

陽城驛 白氏長慶集有宿陽城驛對月詩，云「親故尋回

駕，妻孥未出關，鳳凰池上月，送我過商山」(見卷二

十頁一)。元氏長慶集亦有陽城驛詩，云「商有陽城驛」

(卷一)，是驛在商州。

西陵驛 白氏後集有答微之西陵驛見寄詩(卷六頁一)。

茅城驛 白氏後集有茅城驛詩，云「汴河無景思，秋日

又淒淒，最是蕭條路，茅城驛向西」(卷六頁五)。按陳

君已著錄茅城驛，云在蒲州平陸縣西南二里。然白氏

詩中涉及汴河，則必不在平陸，是二驛名同而地不同

矣。(按陳君著錄，據全唐詩，疑亦白詩，然手中無書，待攷。)

臨都驛 白氏後集有臨都驛答夢得六言二首，有云：「

楊子津頭月下，臨都驛裏燈前」(卷八頁九)。又有臨都驛

送崔十八詩，云：「勿言臨都五六里，扶病出城相送

來，莫道長安一步地，馬頭西去幾時廻」(卷九頁十八)。

按陳君已著錄臨都驛，云在濠州，殊與「臨都五六里」

之句不合，待攷。(按陳君所據為全唐詩，待覆按。)

(以上見白詩)

盤豆館 陳君已著錄盤豆驛，未詳所在，當即此盤豆

館。陳君所著錄者有青溪館青溪驛，皆在睦州；有青

雲館青雲驛，皆在益州導江縣；又有層峯館層峯驛，并

未詳何在，要足明館驛本可互稱也。然有時亦未可互

稱。如陳君著錄有青山館在壽州盛唐縣，而元稹集有青

山驛，非一處也。今按李商隱有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

感詩，馮注云：「北周書太祖紀」帝率將東伐，遣于謹

徇地至盤豆拔之，至宏農」，隋書楊素傳西至閩鄉，

上盤豆。按盤豆館至今有其名，潼關外四十里矣。

又按李詩中有「思子臺邊風自急，玉孃湖上月夜沈」

之句，馮注引漢書太子傅師古注曰「臺在今湖城縣

之西，閩鄉之東」。又引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云：

「過閩鄉盤豆驛，涉郎水，即義山所云之玉孃湖也」。

則盤豆館所在非不可考也。(見卷二頁十八，據民國三年

古山房石印馮註李義山集，下同。)

稷山驛 李商隱有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詩。(卷二頁二十一)

據元和郡縣志稷山屬絳州。

霍山驛 陳君已著錄霍山驛，云在壽州霍山縣。今按李

商隱有登霍山驛樓詩，馮注引元和郡縣志云：「晉州

平陽郡霍邑縣霍山。……詩云：「壺關有狂孽，速繼

『老生功』(卷二頁二十一)。壺關晉地，老生事據馮引舊書紀亦屬霍邑，則驛必不在壽州也。陳君所據如卽此詩，則或因霍山而偶失核也。

興德驛 李商隱有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詩。馮注云：『隋書志京兆郡華陰縣有興德宮。元和郡縣志同州馮翊縣南三十二里，義旗將趨京師，次於忠武園，因置亭子，名興德宮。按忠武園新書志作志武里。同州與華陰縣接近，而隋與唐則異也。末聯(想更逢歸馬，悠悠嶽樹陰。)則指華陰……』(卷二頁二十四)。

冷泉驛 陳君已著錄，云在沙州；別又著錄一冷泉驛，所在不詳。今按李商隱有寒食行次冷泉驛詩，馮註云：『前明一統志冷泉在汾州孝義縣西南二十里，炎夏清冷。本朝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抵介休，過冷泉關，關爲太原平陽要害，又抵靈石縣。按新書志汾州孝義縣有隱泉山，頗疑音近，卽後稱冷泉者』。又按詩中有『介山當驛秀，汾水遶關斜』之句。可補陳君未及。

故驛 陳君已著錄，云在并州廣陽縣。今按李商隱又有故驛迎弔故桂府常侍(馮註謂指鄭亞)有感詩(卷三頁三十九)。

馮訂義山年譜系之宣宗大中三年，謂義山以是年春返長安。時鄭亞貶卒循州，義山決無赴并州迎弔之理。則此故驛非在并州明矣。予謂此驛的地雖不可考，然與在并州者皆爲前代所置，而唐仍之，故以「故」名也。

常樂水館 李商隱有雨中長樂水館送趙十五滂不及詩，馮註云：『按長安志長樂坡卽灑水之西岸，故有水館』(卷六頁二十)。予按陳君已著錄長樂驛，疑卽一處。其他所著錄者若淮陰水館揚州水館，皆以驛臨水涯而得名也。

(以上見李詩)

望苑驛 陳君已著錄(據文苑英華)，所在未詳。今按溫飛卿集有題望苑驛詩，曾益謙注：『東有馬嵬驛，西有端正樹』，顧予咸注引關中記云：『望苑驛卽博望苑舊址，在西安，漢武帝戾太子築通靈臺卽此』(卷四頁十，據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秀莖草堂原本，下全)。

(以上見溫詩)

梁州館 岑嘉州有梁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詩。

磧西館 陳君已著錄，所在未詳。今按岑嘉州有銀山磧

西館詩，首聯云：『銀山破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考新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注謂銀山積去焉耆界四十里。又採賈耽入四夷之路五曰安西入西域道，中云：『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按新志稱焉州懷戎縣尙有一鐵門關，當非是），又二十里至于術守捉城，則此館或在于術守捉附近也。

鐵關西館 陳君已著錄，云在夔州巫山縣西。然按岑嘉州宿鐵關西館詩（詩云：『馬汗踏成泥，朝馳幾萬蹄，雪中行地角，火處宿天倪，塞迥心常怯，鄉遙夢亦迷，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中所謂「地角」「天倪」「塞迥」「心遙」，似此館不應在夔州。予疑所謂鐵關即前嶺西館詩之鐵門關，而非夔州之鐵關山。或夔州另是一館，而名稱偶同也。

（以上見岑詩）

蔡陽館 孟浩然集有蔡陽關詩，中云：『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考蔡陽縣漢置唐廢。後漢書光武紀光武南陽蔡陽人也，章懷太子注謂在今隨州棗陽縣西南。又詩中所謂章陵亦在棗陽縣東（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云：『建武十二年，以皇祖墓考墓爲昌陵，後改爲章陵』，孟詩當指此）。

則驛當因故縣得名也。

上浦館 陳君已著錄，（陳錄有上浦縣，所在未詳，縣當是館之誤。）所在未詳。按孟浩然有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詩。

（以上見孟詩同文書局本孟浩然集）

中孚南館 韋應物有春宵燕萬年吉少府中孚南館詩，所在不詳。

（以上見韋詩四部叢刊本章江州集）

駱口驛 陳君已著錄，所在未詳。按元稹駱口驛二首詩前有總序，題使東川。序中謂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以監察御史使川，鞍馬間賦詩三十二首，自行簡爲手寫東川卷。今所錄者，起駱口驛，盡望驛臺云云。此二詩次章題清明日，自注云：『行至漢上』。則以次序推之，當在漢川之北。又按新書地理志洋州興道縣云『有駱谷路，南曰儻谷，北曰駱谷』，驛當在駱谷北口。

漢川驛 元稹使東川詩有梁州夢詩，自注云：『是夜宿漢川驛』。

白馬驛 元稹使東川詩有漢江上笛詩，自注云：『三月十五日夜於西縣白馬驛南樓開笛悵然』。按陳君已

著錄西縣驛，（按元氏使東川詩中亦有題西縣驛一首）云在梁州西縣，疑即一處，而驛名實白馬也。（因在西縣，故泛稱西縣驛）又按陳君又著錄白馬驛，云在滑州白馬縣，則因縣而得名也。

青山驛 陳君所著錄有青山館，在壽州盛唐縣。今按元稹使東川詩中有郵亭月一首，自注云：『於駱口驛見崔二十二題名處，數夜後於青山驛翫月。』則非壽州之驛也。

三泉驛 陳君已著錄，所在不詳。今按元稹有三泉驛詩，查新書地理志興元府屬有三泉縣，驛或以縣名也。

丁溪別館 元稹有通州丁溪別館夜別李景信詩。

（以上見元詩四部備要本元氏長慶集）

莫離驛 陳君已著錄，所在未詳。按新書地理志鄆州鄆城注云：『自振武經尉遲川苦拔海王孝傑米棚九十里至莫離驛。』

那錄驛 陳君已著錄，所在未詳。按新書地理志全上條云：自莫離驛，『又經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錄驛，吐蕃界也。』

衆龍驛 陳君已著錄（陳君據舊志作從龍驛，考其所錄自莫離至勃令凡十四驛，皆與新志次序合，則從龍必即衆龍也）。所在未詳。新書全上條云：自那錄驛，『又經暖泉烈漢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又四百七十里至衆龍驛。』

列驛 陳君已著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衆龍驛，『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犂牛河，度滕橋，百里至列驛。』

婆驛 陳君已著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列驛『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橋，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驛。』

悉諾羅驛 陳君已著錄，所在不詳。新志全上條云：自婆驛『乃度大月河羅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諾羅驛。』

鶻莽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悉諾羅驛『又經乞量寧永橋，又經大連水橋，三百二十里至鶻莽驛。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勞于此。』

野馬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鶻莽驛『又經鶻莽峽十餘里，百里至野馬驛。』

閣川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野馬驛『經

吐蕃墾田，又經樂橋湯，四百里至閣川驛。』

蛤不爛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閣川驛

『又經恕讜海，百三十里至蛤不爛驛，旁有三羅骨山，積雪不消。』

突錄濟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蛤不爛驛

『又六十里至突錄濟驛。唐使至，贊普每遣使慰勞于此。』

農歌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突錄濟驛

『又經柳谷莽布支莊：又經湯羅葉遺山，及贊善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農歌驛。邏些在東南，距農歌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于此。』

卒歌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農歌驛『又

經鹽池暖泉江布雪河百一十里渡姜濟河，經吐蕃墾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驛。』

勃令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自卒歌驛『乃

渡臧河，經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驛鴻臚館，至贊普牙帳，其西南拔布海。』

按以上十四驛，新志皆有詳記，蓋人吐蕃之路也。

望浮驛 新書地理志潭州益陽注云：『永泰元年，都督

翟灌自望浮驛開新道經浮丘至湘鄉。』

羌浪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書地理志肅州注云：肅州南

『經沙野二百六十里至羌浪驛。』

俄準添館 陳錄所在未詳。新書地理志全上條云：自羌

浪驛『又經陽蓬嶺百餘里至俄準添館。陽蓬嶺北肅州境，其南南詔境。』

外沱蕩館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同上條云：『姚州又南

九十里至外沱蕩館。』

佉龍驛 陳錄所在未詳。新志全上條云：外沱蕩館『又

百里至佉龍驛，與戎州往羊苴咩城路合。貞元十四年，內侍劉希昂使南詔由此。又戎州開邊縣注云：『佉龍驛又六十里至雲南城。』

按羌浪至佉龍四驛，陳君於驛程紀要章已引及新

志，不知何以仍云未詳所在也。

賀蘭驛 陳君已著錄，云據新書卷四二在肅州，覆檢未

得，疑有誤。按新志（卷四三）引賈耽入四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中載賀蘭驛。約在夏州北三百里，近大非苦鹽池。

云：『自撥換碎葉西南渡渾河百八十里，有濟濁館，故和平舖也』。

謁者館 新志全前條云：自濟濁館『又經故達幹城，百二十里至謁者館，又六十里至據史德城，龜茲境也』。

葭蘆館 新志同前條云：『一日鬱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蘆館，又經達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鎮』。

羯飯館 新志全前條云：『一日磧南州，又西北經苦井黃渠三百二十里至雙渠，故羯飯館也』。

晉寧驛 新志引賈耽入四夷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中云：『晉寧驛，戎州地也』。

(以上見新唐書地理志)

### 俞大綱附函

家積左右，奉到大稿唐代驛名拾遺，拜讀佩服。源遠兄原作，甚稱佳構，唯屬稿時日過短，遺漏殆所不免，故於稿端謹署曰「初稿」，亦足徵君子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旨。今得足下爲補輯墜失，源遠之道不孤，更徵朋儔之類能好古敏學，乾嘉風習，不難振起，曷勝

欣屬。承 詢鄙見各端，愧不敢當。網意源遠此文，本爲發凡起例之作，欲求精審，不徒驛制尙須詳攷，驛名更待補綴。尙有數事，尤爲攷證唐驛當先之急務也。其一，驛之方位。驛者，綰交轂之衝要，總行李之往覆，辨其方位，可明當時輿地之經緯，驗一代人事之蹤跡，其重要不下於州縣分野之推攷。例若正史紀事，時舉驛名，不書郡邑。宋世陳橋之事，(陳橋爲汴州城東北第一驛)盡人知之，而或莫審其爲驛，與其方位之衝要也。又唐人集中，屢載驛名，求其行役之迹，要不可不詳攷其所在地。苟作唐驛攷而能悉辨方位，則不徒可以爲讀唐史唐集者之一助，亦可視爲唐代交通路線之總圖矣。其二，驛名之攷證。驛名紊亂，理最難詳，足下補源遠駱口驛，指其驛在駱谷口，是誠然矣。然源遠已著錄駱驛，云在盤屋縣西南者，亦即駱口驛也。駱谷當南山，逾此浮漢而東，爲長安至東川要道，而駱口則其北口也。元微之駱口詩，以白香山嘗有題句而發，樂天嘗爲盤屋尉，其與王質夫同游等詩，皆其時所作。其詩題屢云祇役駱口者，則以爲尉而有公事於駱驛也。又如 足下補源遠不錄之陽城驛，按杜牧之商山富水驛詩自注，驛

本名與陽諫議同姓名，因此改爲富水驛。按元微之曾倡言易陽城驛爲避賢驛，白樂天從而和之，此元和時事也（見樂天和微之陽城驛詩）。今參以樊川詩，則其後爲改富水驛，牧之句云，「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者是也。此亦驛名之掌故珍聞，未可忽視。沉遠但箸錄富水驛，足下重爲拈出陽城驛，實則兩者卽一。故愚意以爲驛名攷證，不可不慎。他如詩文中題作故驛舊驛等等，易滋誤會者，尤不可不出之以三思也。其三，驛之沿革。驛名之所自，有沿襲前朝，足爲輿地學攷證旁資者。例如馬嵬一驛，以太真故事，艷傳古今，然考學圃蘇萱載馬嵬爲晉人避難，築堡於其地，其後因沿，遂爲驛名。類此可考者雖數目不多，要爲博古之士所不可得而略者。其四，屬於各驛之水土風物，有足紀者，不

可忽去。連類及之，可以覘時人往返留連之跡，亦可爲唐集考訂之資。以上四端，粗陳愚意，不免漫弛之譏。竊以能綜此四事，做徐星伯兩京城坊考之例，用作夾注即可成書。首標各道，次別州縣，然後列驛爲大字，以所系材料並考訂所得作注。再附詳圖，以清眉目。此亦就源遠舊有體裁，而略加新意也。若東西掇竄，隨意雜抄，終不足成茲大事，茲意念足下及源遠兄，當亦首肯者耳。近人好補折衝府名，誠以有新材料可增，然府名之關係于唐史，遠較驛名爲淺，諸君曷不同致力於斯耶。徐星伯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二書，精密慎重，最足矜式，其事雖甚有裨于治唐史者，然無以出唐驛考證之右，願與兩兄同力赴之。此復專頌

撰安。

弟俞大綱拜啟一月十八日。

# 新青海

第四卷二期合刊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出版

今年之話  
願胡先生即日晉京  
政府今後建設西北應有之決心  
今年的邊疆  
西北公路始末記  
一年來邊疆之回顧  
青海畜牧事業之一瞥  
發展青海畜牧事業應注意之幾點  
自周朝至民國西北地震小統計  
改進教育視察制度與振興邊疆教育  
青海社會雜談  
今後實施國防教育應注意之點  
青海源流縣  
上年海關收入九千九百餘萬  
一九三六年之青海青年們應該怎樣  
青備重視編纂算史之考究

編者 顧心剛 生飛民 鄒國柱 李連三 王連三 王發科 浩老 宋積榮 董爾榮 岳永泰 李孔昭

我的飛行生活  
青海全省面積及田地調查  
軍隊生活漫談  
真的開發西北與西隴公路  
青海樂都縣之學校調查  
青海省共和縣之獸醫調查  
甘肅寺一帶之獸醫調查  
青海都蘭縣及拉嘉寺一帶之獸醫調查  
我想到青海去  
歡迎到青海去  
笑譚  
從西北風吹來的  
社務報告  
新青海第三卷總目錄  
編輯之後

仲永彥 顧石 盧名 西北防疫處 西北防疫處 西北防疫處 何文龍 郭惠天 少公 一會 幹事 仲模者

發行所：新青海社

南京和平門外曉莊

定價：本期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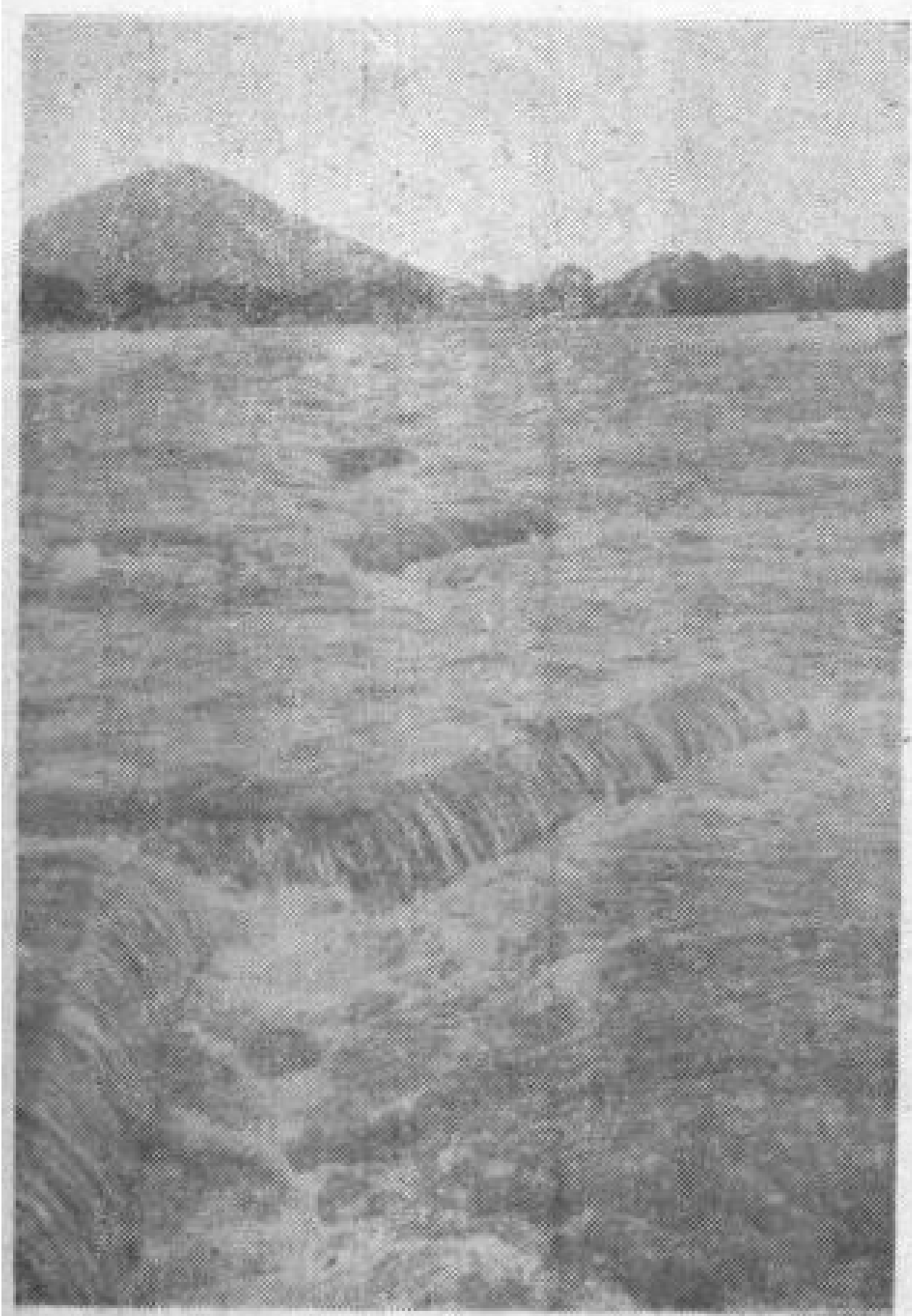


# 記民國二十四年蘇北水災

孫媛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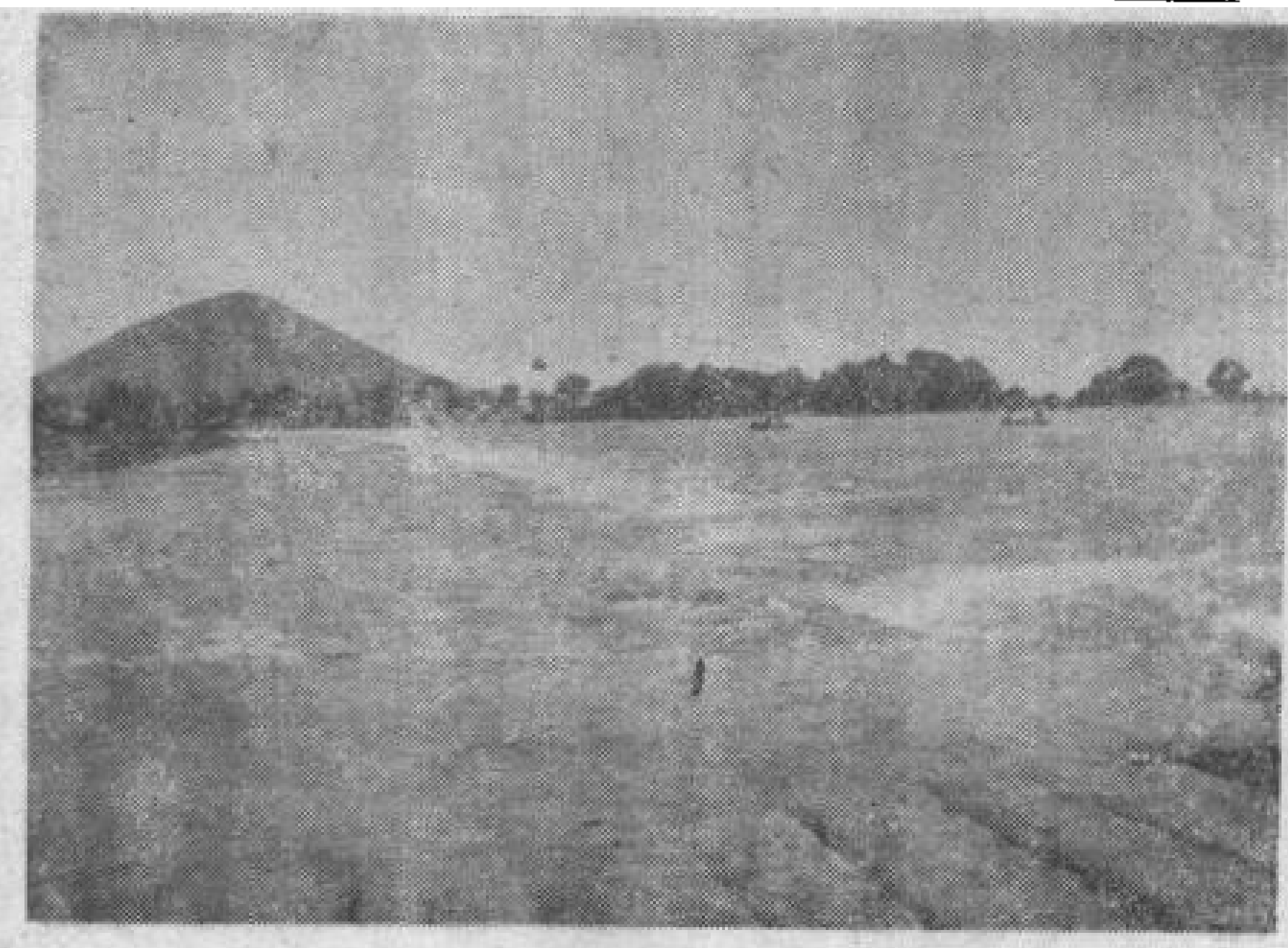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乘津浦車南下過黃河時，看見半年前細流如帶的黃河，現在竟是波濤澎湃，浩浩洋洋的一條大河了。到濟南站，立刻就看見大批難民，狼狽擁擠在一起，男女老幼，個個愁眉苦臉，除了舖在地下的蘆蓆，拿在手裏的蒲扇以外，真是連小包裏都沒帶得一個。黃河的改觀，對於沿岸的居民，竟發生了這樣嚴重的影響。

八月底再由江南來到徐州，正當是微山湖泛濫，銅沛各縣危急萬分的時際。每天晚上都聽得街坊上打鑼，



(一圖) 橋山荆的沒淹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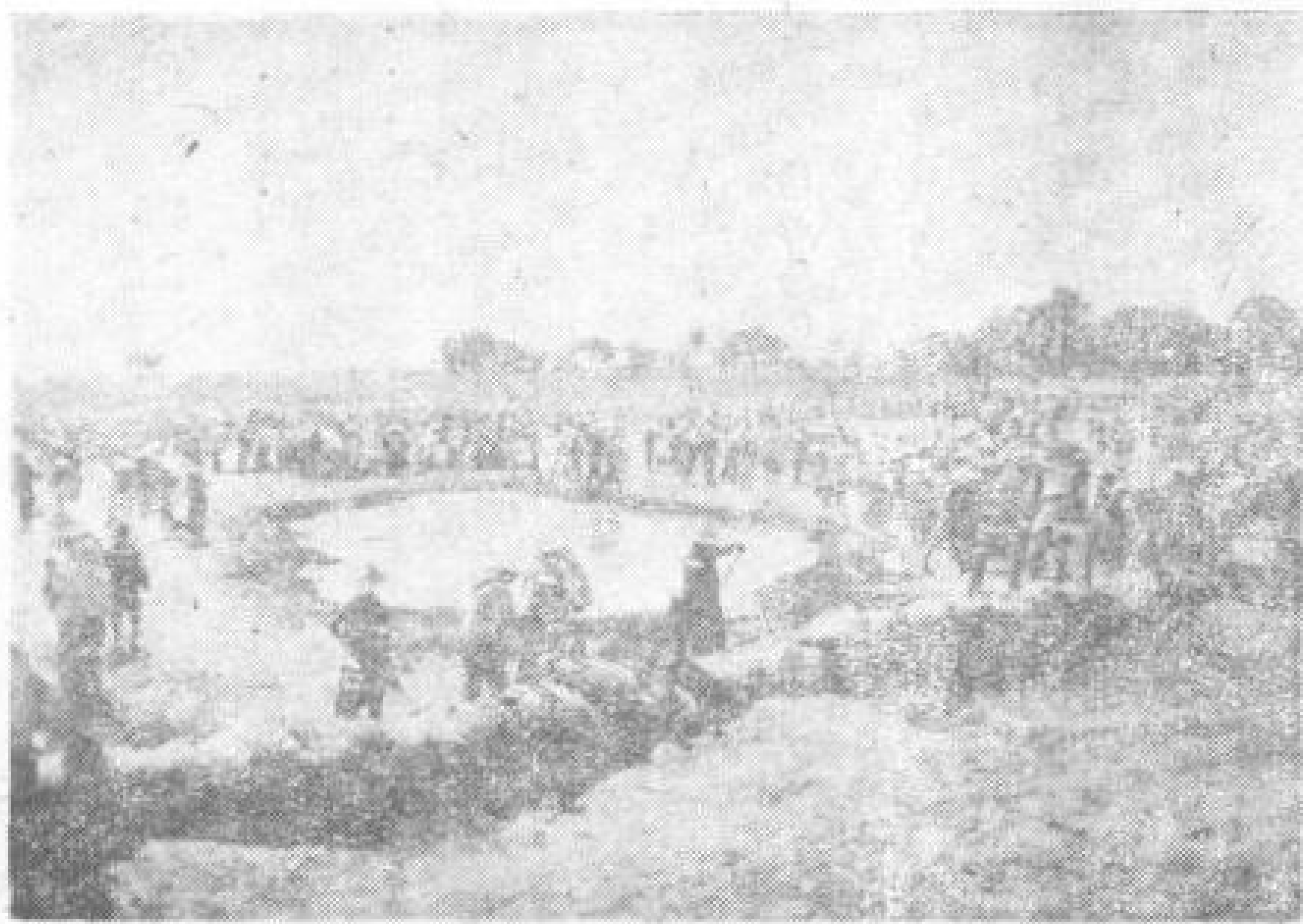
(二圖) 來往楫舟藉多人鄉，絕斷通交路陸後沒淹橋山荆



保甲長挨門逐戶的去徵集民伕，出城搶險；人心惶惶，早不保夕。最可憐的還是農人，他們正在期待着收割田地裏的小麥與荳子了，驟然聽說洪水來到，那一個不拼命起來幫

同築堤。但是堤埝一道又一道的潰決，不但吞滅了田裏的穀物，並且連房舍牲畜等等都洗劫一空。他們呼冤無門，有些人祇得扶老攜幼，流離他鄉；有的還戀戀不捨家園，躲在屋頂上樹梢頭盼望着水退。更有水勢比較猛烈的區域，非但糧食衣被來不及搶出，就是連人帶畜一同溺斃也是常事。

九月三日是星期日，爲了想看一看災區的真相與築堤的情況起見，特地雇車到城北十八里的荆山橋。橋長三里，橫跨不牢河上（在銅山縣境內不牢河一名荆河），平時河水乾涸，橋下盡是農田，而現在不僅河槽平滿，並且急流奔馳，廣泛數里，連高高在上的荆山橋都淹沒了（參看附照一，二）。橋南有一條大堤，西起茅村車站，東止銅邳



(三圖) 荆山縣荆山橋築堤情形

交界；近來因不牢河水勢激增，各處險象環生。據堤旁漁人說，最近幾天平均每日要上漲一尺左右，真正險極了。所以那時堤上正有二千餘工伏，在那裏拼命的加高培厚，有好幾處滲漏潰壞的地方，也在設法修堵。只聽得工人們

是在說：你死我活（參看附照三，四，五）。不牢河南堤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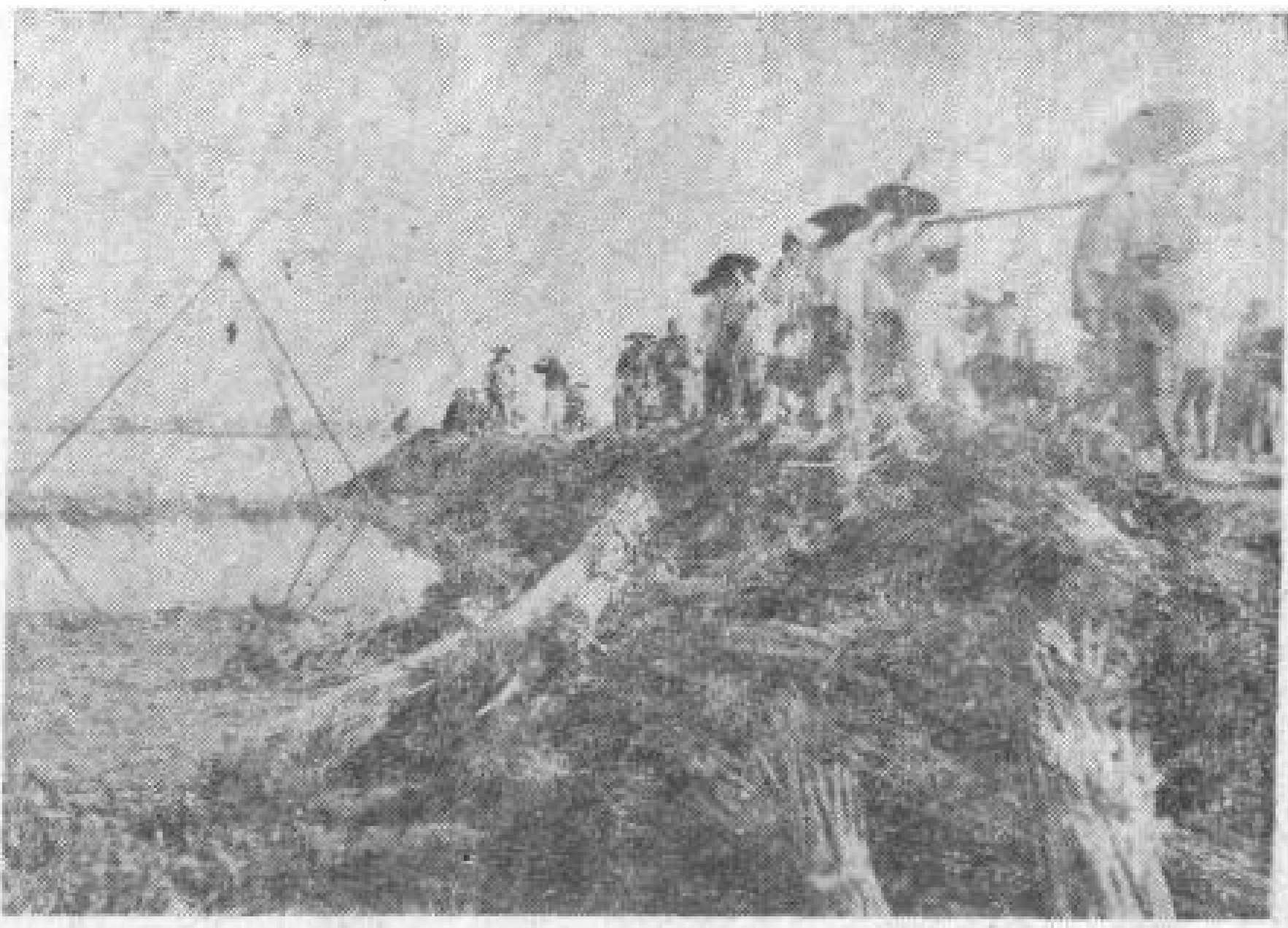


(四圖) 荆山縣荆山橋決口後修堵情形

的還算鞏固，底寬一丈五尺，頂寬四尺五寸，高約六尺。築堤的手續大概是：先在兩旁打下木樁，然後沿着木樁鋪上稿穭，堆上沙袋，再蓋上泥土，緊要的處所並且排上石岸，以防沖決。除了南岸的大堤之外，南半截的橋面上也築了一條堤，我們順着堤岸走到盡頭，四顧汪洋，僅祇有屋角樹梢，怪可憐的半露在水而，一任水流的衝擊；還有各處沖來的屍牲，腐爛什物，破殘器具，也都隨波漂流。大溜沖過橋面，穿過橋洞，侵吞了無數的田畝村莊，浩浩蕩蕩地向東流去，咳！分明是在高呼勝利。

追溯到這次水災的起源；並略述其經過。

(五圖) 銅山縣壩台村連堤岸情形



自從二十四

年七月十日，黃

河在山東鄆城縣

董莊決口以後，

黃水大溜就轉向

南方，經獨山

陽昭陽諸湖而注

入蘇北的微山

湖。董莊的口門

一天一天擴大，

微湖的水量就狂

暴地飛漲，於是微湖西堤和套堤相繼潰決，不牢河房亭

河先後泛濫，終於造成了銅沛等縣的災况。微湖下游的

出口有二，就是不牢河與中運河。中運由湖口雙關經

山東嶧縣而入蘇北邳縣；不牢河由蘭家壩橫貫銅山東境

也入邳縣，在邳縣徐塘集與中運匯流。所以微湖泛濫以

後，到八月下旬，中運水位竟漲至三十六公尺以上；

九月以後，仍續漲不已，於是河水漫溢，邳宿兩縣又演

成嚴重的水災。然而中運流量，並不因多處的漫決而

稍減，勢必波及裏運。蘇省建設廳為縮小災區與保護

淮陰的導淮工程起見，早已在中運劉老澗五花橋兩處，

各設束水壩一道，逼水東流，順六塘河入海。然而六塘

河河身既窄淺，下游入海的水道又不暢通，結果六塘柴

米叮噹鹽河砂礮軍屯諸河，一一泛濫，沈海灌各縣也同

罹慘酷。

現在再把各縣受災情况，分述如下。

### 豐縣

豐縣北界山東

魚台縣。董莊決口

以後，魚台差不多

全縣陸沉，決水南

流，因而侵入豐

縣。先是在八月初，

豐沛兩縣為防止魯

西黃水侵入起見，

早已築起一條東西

橫堤。然而新築的

堤，土質鬆散，八



(六圖) 豐縣二區農民在水中以牛車搶取大豆之情形

月十四日，蕭堰義河口隄防就潰決了十公尺，急流奔突，豐縣東北隅首先淪沒。到九月十一日，終夜狂風助虐，東西橫堤又潰決了五六處，洪流氾漫，豐北二三兩區竟大部沉淪澤國（參看附照六、七、八、九、十）。統計全縣：



(七圖) 莊村之淹冲水被區三二縣豐

被災面積約	五〇〇・〇〇〇畝
被淹田畝	一三〇・三九〇畝 <small>(其中有六分之五尙未收割)</small>
被災人口	三四・八六七人
被淹房屋	一四・七四八間
漂沒糧食	一・四四七石 <small>(小麥佔大多數)</small>
漂沒牲畜	一・二〇二隻 <small>(豬羊全數淹沒，牛馬喪失十分之一)</small>

沛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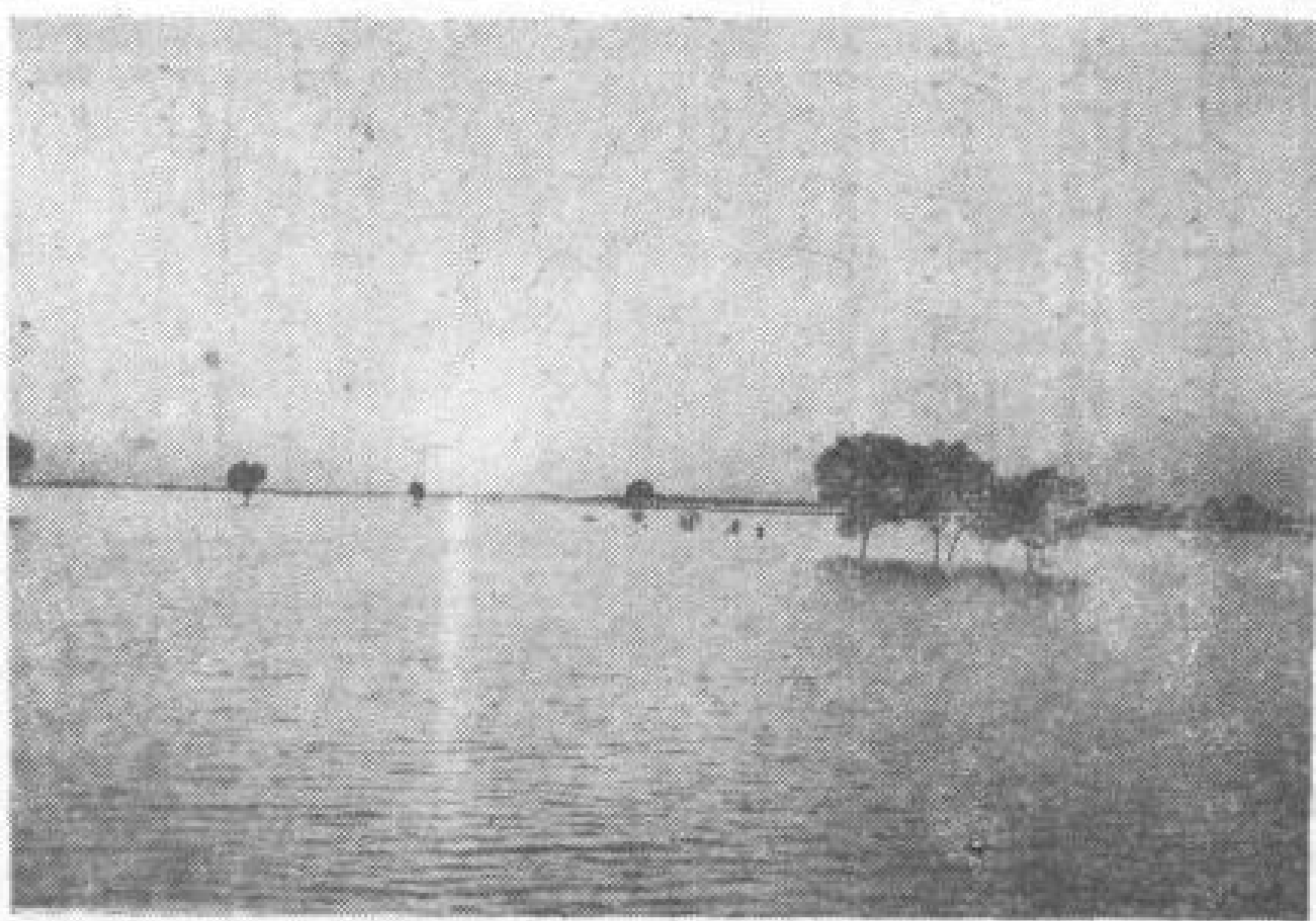
塞堵事從土裝袋麻撥急府縣，後口決堤壩河新復區二縣豐

(八圖)



沛縣北界魚台，東臨微山湖，受災很重。八月初，魚台決口的水像條大蛇似游入沛縣，水頭寬十四丈，高三尺，來勢洶湧，聲聞三里之外；霎時過沛境高莊，沖破了龍壩集大沙河堤；幸而修堵得快，災區未甚擴大。後來一區陳樓民埝又在十三日晚上潰決，新民等五鄉同時陸沉。九月十二日，狂風倏至，波濤大作，到夜半，小四段微湖西堤突然潰陷二十丈，急流奔突，堤內外頓時連成一片；滔滔北流，勢將侵襲縣城。於是城內官民

急忙搶築南北橫堤，防水北流（參看附照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縣城及北境各鄉賴以安全。不料到十月二十四日，東風大作，高小湖一帶的微西大堤又同時潰決四處，共長六百公



(九圖) 洋汪片一時頓區三縣豐後決潰堤橫北蘇

尺，水勢洶湧，無法堵塞，災區因此又大了一百零二個村莊；縣城也被水包圍，陸路交通完全阻絕；城內四門緊閉，嚴守城牆。然而各河口各洞門偷偷的滲漏，城內各河日益暴漲，漫溢路上；後來又連

下幾天雨，於是低窪處盡成湖沼，城牆也倒坍了幾處，幸而修堵得快，未致鉅禍。然而危險的情景，到現在還是依然如故，萬一水勢經久不退，沛城的安全殊難樂觀。統計全縣：

被災面積約 一〇〇〇〇〇〇畝  
 被淹田畝 三九七・九二八畝 (其中三分之二未收割)  
 被災人數 一七八・六二四人  
 被淹房屋 一五三・六五六間

漂沒糧食

一一・三八三石 (豈類估半數)

淹沒牲畜

三・六七〇隻

### 銅山縣

董莊決口以後，黃水南瀉，有直灌微湖的形勢。微湖東面依山，西岸全是平野；倘水位猛漲，勢必向西泛濫，所以七月十九日，銅沛兩縣同時開工，征調民夫，趕築微湖西堤 (又名蘇北大堤)。八月二日銅山境內堤工一體完成。同時又拓寬蘭家壩口門，修築景山橫堤，車道

口堤。然而築堤的速度終趕不上湖水飛漲的速度，八月十四日，蘭家壩一帶就漫溢成災。十七日張谷山迤南的民捻首先潰決，於是微水就從側面進襲微湖西堤，勢甚危急，官民雖拼死搶護，到十九日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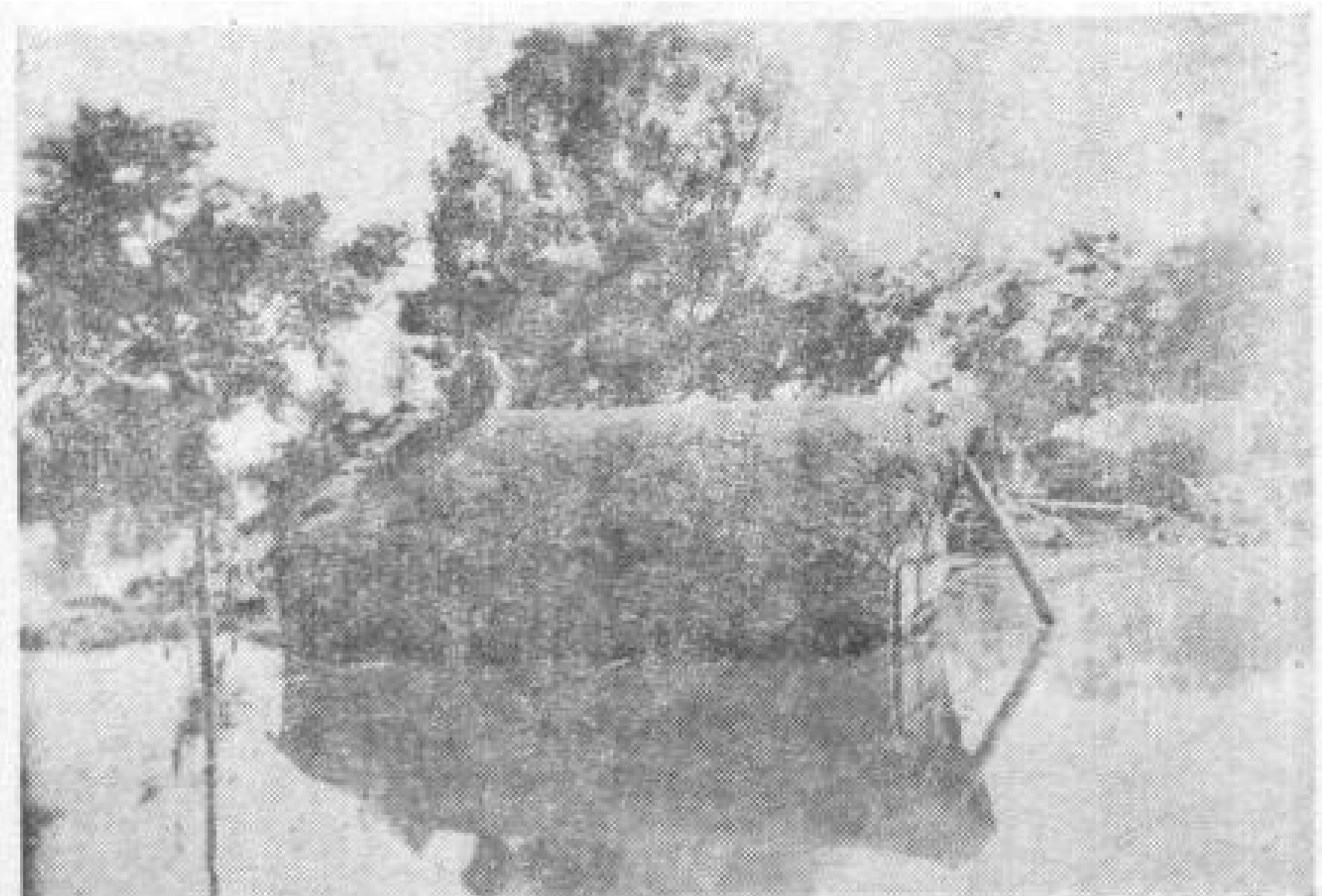
(十圖) 民災之處高避逃糧携

上終于在狂風吼聲中，西堤潰決了。守堤官民在傷心之餘，祇得退後十里另築套堤，以資防守。到九月十二日，當沛境小四

段潰決時，陳場套堤又決口，淹掉數十村。再則蘭家壩漫溢以後，不牢河水勢

猛漲沿途泛濫，茅村車站，荆山橋，以及北岸諸鄉盡被淹沒。南岸幸有不牢河南

堤阻擋，未波及。然在九月三日的清早，免莊附近的南堤突然潰決二丈，鄉民堵塞稍遲，頃刻間又沖潰十餘丈。決水由北房亭河東南流，勢甚湍急，下午三時就漫入邳縣，當晚九時，河水（房亭河）就泛出兩岸，翌晨決口又擴大至七十餘丈。於是水勢益猛，泛濫益廣，不牢河以南，隴海路以北，頓時一片汪洋，平地水深三尺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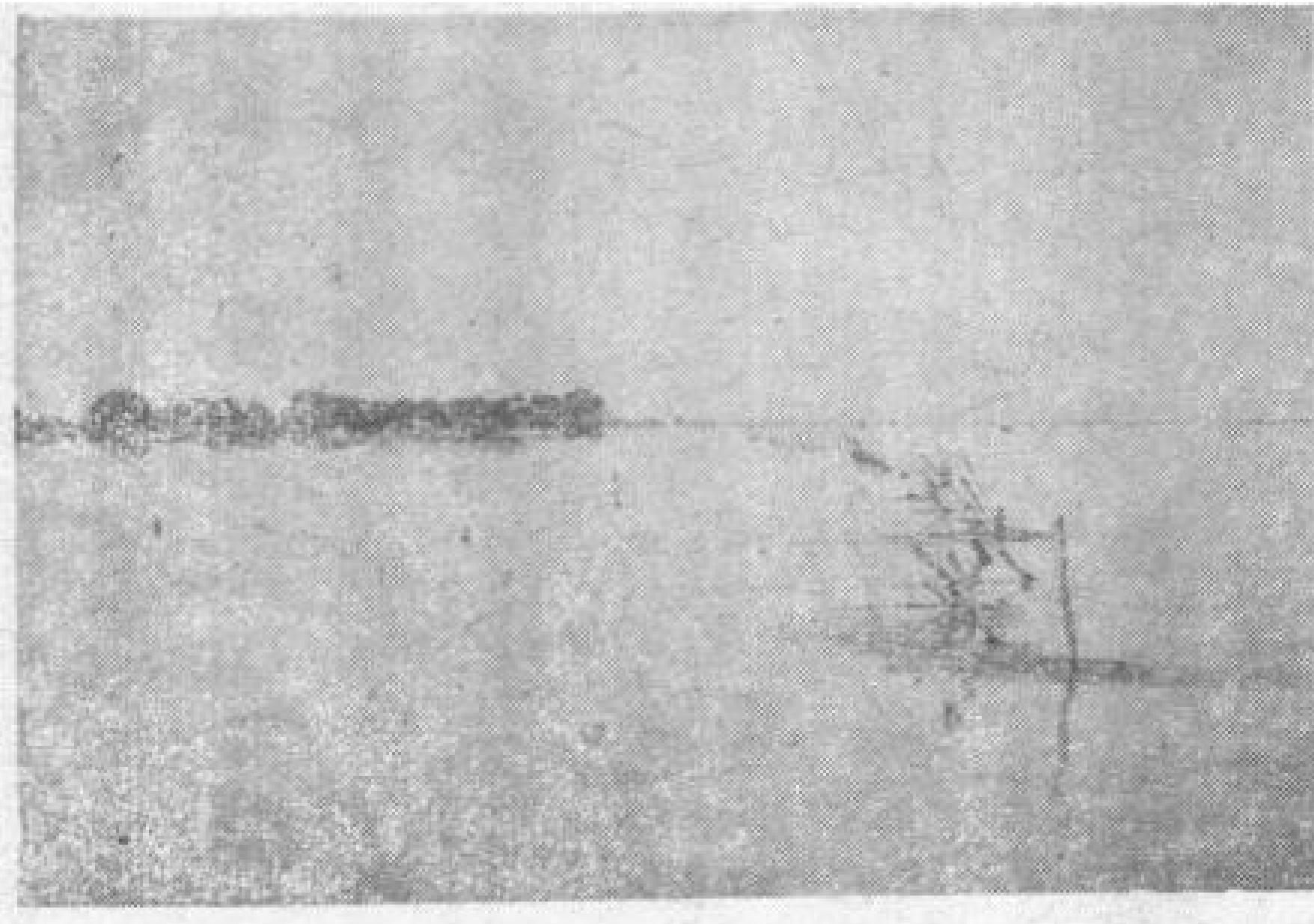


沛縣小四段初潰決時災民登屋頂瞭望水勢，現在這（圖一十）種黃泥草屋，十之八九已沖倒了。

六尺不等。災民多避居樹頂，或集隴海路兩旁，衣食絕乏，慘不忍睹。（參看附照十五，十六）。總計銅山縣

- 被災面積約 一·八〇〇·〇〇〇畝
- 被淹田畝 五三三·〇六〇畝
- 被災人數 四五六·一五〇人
- 被淹房屋 八四·五〇七間
- 漂沒糧食 三〇·二二六石
- 漂沒牲畜 三·五二九隻

沛縣小四段蘇北大堤沖潰後僅餘木橋電水面（圖二十）



### 邳縣

邳縣恰當不牢

河與中運河交匯之區，所以受災特重。約自八月二十三日，中運水位，即漲至三十六公尺以上，高與堤齊。二十九日，聖陽山望母山兩堤忽被山

東災民掘潰，邳縣西北隅，首先成災。九月初，水勢續漲，不牢河南堤北堤在河灣廟灣等處紛紛潰決，致邳境

隴海線以北，台趙線以西盡成澤國。九月七日，貓兒窩運河西堤潰決；九日，八義集鐵路涵洞障碍物又被冲



(三十圖) ○漲水防以隴套湖小高寬增高加縣市

破，於是運河以西，隴海路以南復被淹。十二日，運河東堤又在徐塘集附近決口，淹沒三十餘里，運河站鄉村師範校舍亦被冲坍。此後各堤紛紛漫決，全縣幾無乾土，災情之重，實為蘇北各縣冠。統

計全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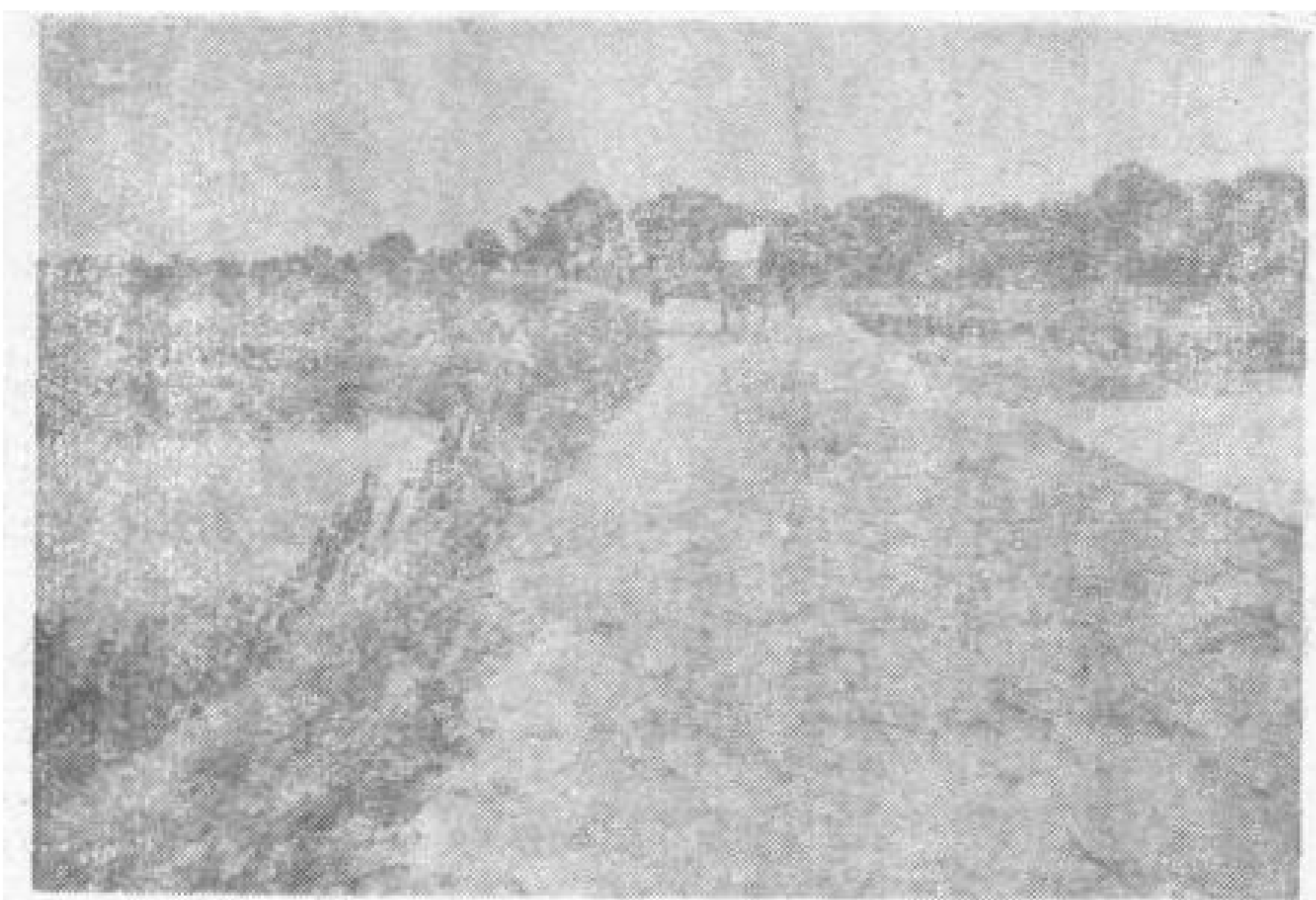
被災面積約 二〇〇〇〇〇畝  
 淹沒田畝 七六七〇一〇畝(七分之五未收割)  
 被災人口 三〇七・四九九人  
 被淹房屋 六・三一〇間  
 漂沒糧食 三七・三五九石

漂沒牲畜

三・六四九隻

### 宿遷縣

宿遷受銅邱洪流影響，九月以後，各處險象環生，運堤一再潰決。堤西自皂河鎮以北，盡成澤國，堤東則運水倒灌落馬湖，湖水亦泛溢成災。而寧灣鎮恰在沂河入中運的口門，形勢更險，自從九月中旬運堤潰決之後，本已四面圍水，形如孤島。



是也來後到岸堤的大高麼這看你，堤套三第區一縣沛  
 (四十圖) ○了毀冲水洪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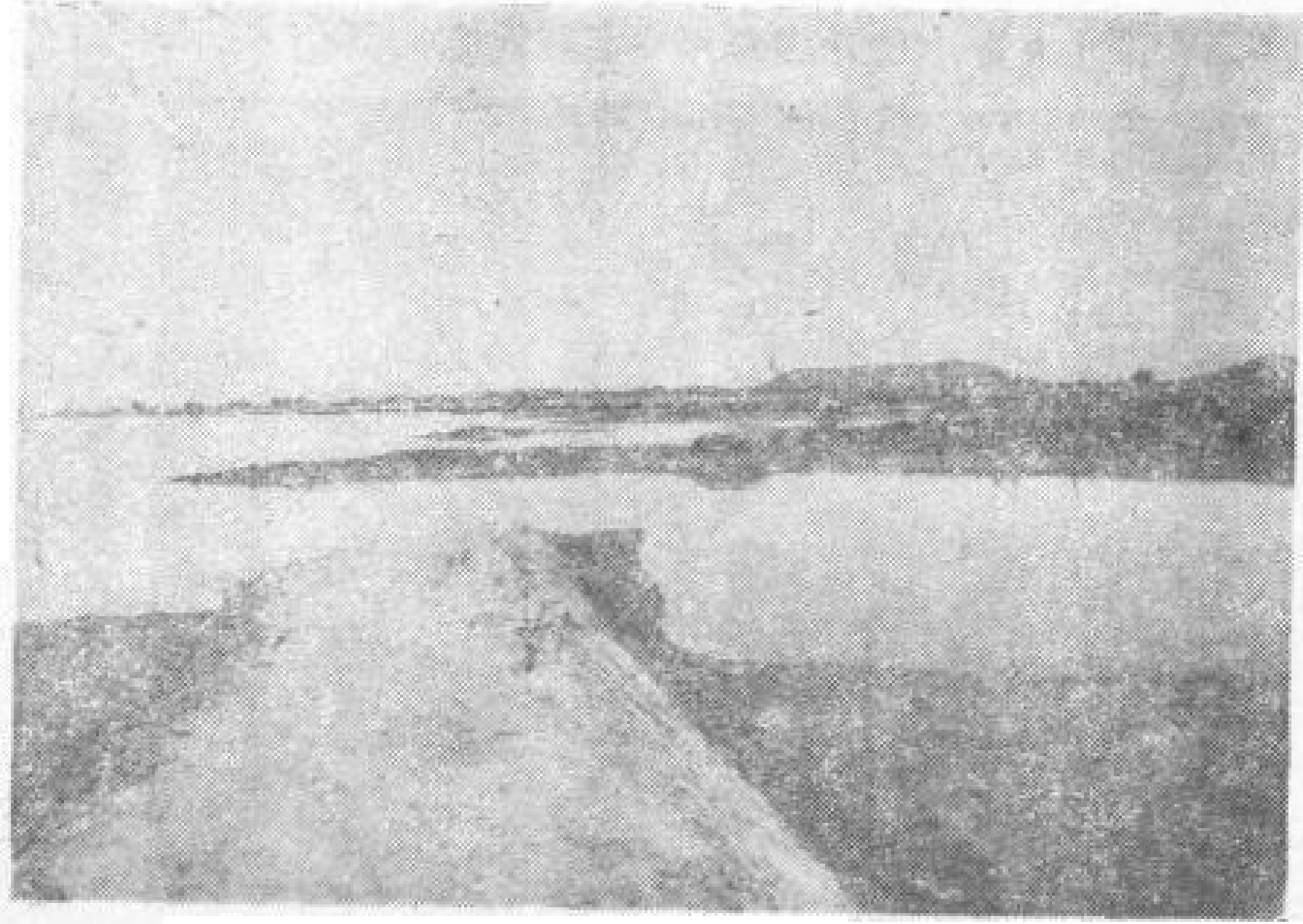
十月二日晚上十點，鎮北沂河南堤又突然潰決，急流灌注，頃刻間全鎮水深丈餘。鎮上男女老幼都從睡夢裏驚醒，嚇得小哭大喊，不及逃避而漂沒在水中的，不知其數。恰巧那天宿遷縣長和蘇省查賑處勘災委員在那裏視察，目觀慘狀，唯有立刻懸賞救

命(救活一命賞洋一元)：數小時中共救出百六十餘人，然而汪洋大水中已是到處屍體漂浮，不知死掉多少了。至於存糧器物，完全沖毀一空，蘇北各地水災，以此處災情為最慘。統計全縣：

被災面積約 九〇〇・〇〇〇畝

被災人口約 一〇〇・〇〇〇人

### 泗陽縣



(五十圖) 形情口決莊甬

泗陽以中運六塘兩河為主要河流，中運得五花橋劉老澗兩處東水壩的保護，水勢很平穩。然而運水逼入六塘，勢極洶湧，十月初，六塘河到處泛濫，泗陽黑泥崗附近十餘鄉首先陸沉。

被災面積約 一〇〇・〇〇〇畝

被災人民 一八・四八〇人

(六十圖) 况災村和義



六塘河在漣水縣水境內並未決口，不過九月二十日，沈陽周碼頭附近老堆地方潰決以後，洪水橫流，漣水縣周集等四鄉亦同時陸沉。

被災面積約 一〇〇・〇〇〇畝

被災人民 一一・三二〇人

### 沐陽縣

六塘等河的下游，河身既極淺窄，下流宜洩又不甚通暢，所以自從黃水入六塘以後，沈境六塘柴米軍屯諸河都同時猛漲。九月二十日，周碼頭陶碼頭錢圩湯灣等處的六塘河新舊各堤忽然同時潰決，洪流傾瀉，一日間



淹沒六，七，八，九四區，共二百餘村莊。水勢浩大，無法修堵，祇得退守柴米河北堤。誰知二十四日，柴米北堤又在史莊平墩莊附近潰決了三十餘丈。二十七日晚上九時，湯山莊萬公河左堤又被沖決，從此流陽東南半壁，差不多完全是一片汪洋了。十月九日晚上，軍屯河又全堤漫決，致沿河五十餘村莊，五百頃田畝，盡數淹沒，同時大澗河又氾濫成災，平地水深達七尺有餘，災情之重，可見一斑。統計全縣：

災區面積約 一・二〇〇・〇〇〇畝

被災人民約 二〇〇・〇〇〇人

### 東海縣

東海南界流陽，當流境六塘河在周碼頭決口時，東海縣長急徵集民夫幫同流陽搶築柴米北堤；不久，柴米萬公相繼潰決，叮嚀河告失守，於是縣南第二區南岡秦莊等處被淹。九月三十日，小伊山西李灣地方小伊河潰決。十月四日清晨，一區石東鄉鹽河西堤又決口二處，水流洶洶，頃刻淹田無算，流海汽車交通都爲之阻絕。於是縣府急徵伏七萬多人，自新浦沿鹽河西岸接流海汽車路以至龍直，築堤長七十餘里。所以災區並未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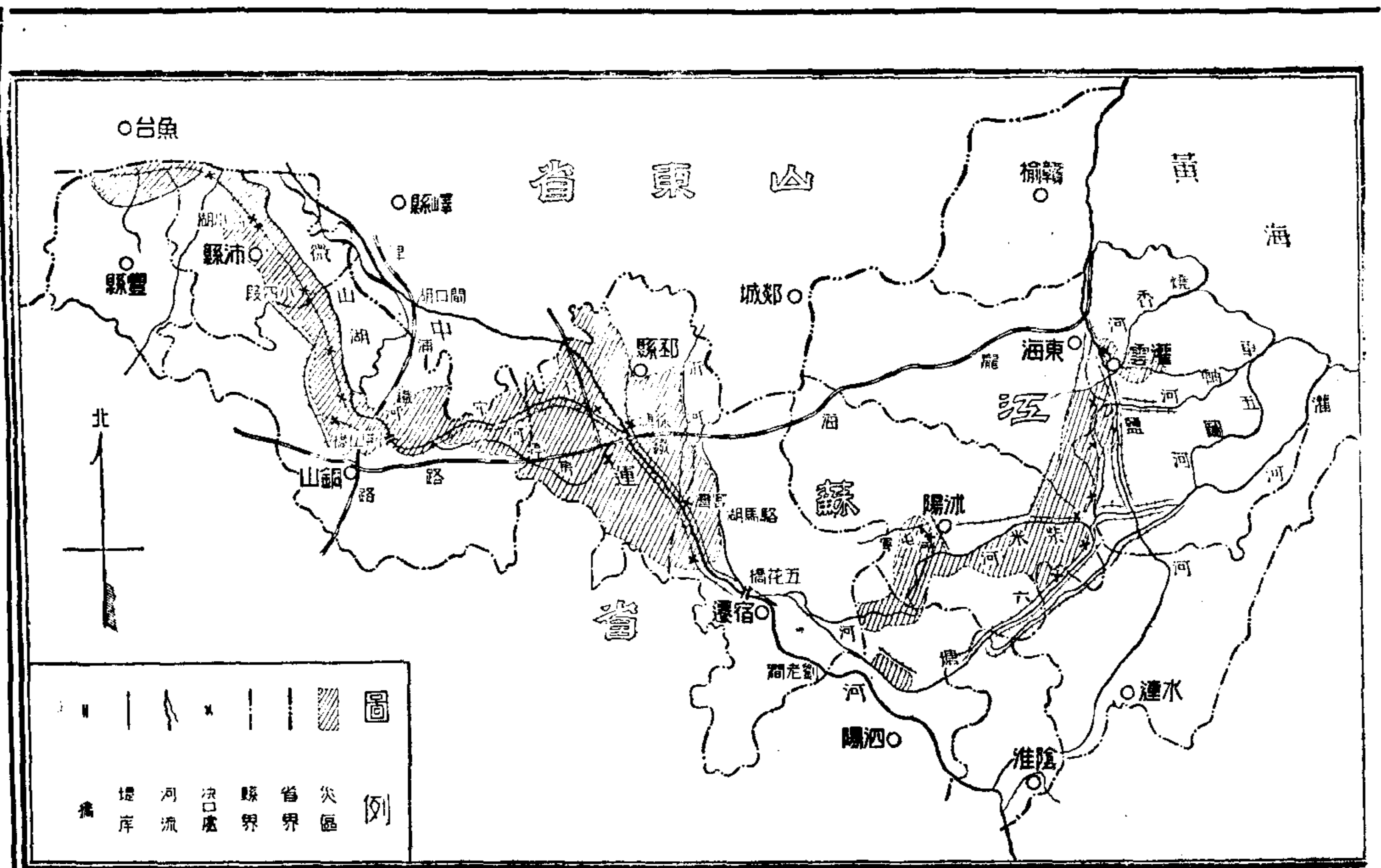
就是被災區域內，田間穀物也早已收割，損失較他處略輕。全縣：

被災面積約 四〇〇・〇〇〇畝

被災人民約 六〇・〇〇〇人

### 灌雲縣

灌雲地濱黃海，川流縱橫，爲蘇北黃水入海之要道；然境內諸河除灌河以外，大都淺窄淤塞，不能盡宣洩之能事。故自六塘河告急之後，灌雲一面協助流澗各縣防守六塘，一面急調民夫及鹽區稅警各數萬人，搶築鹽河東西大堤。未幾，六塘柴米諸河相繼潰決，灌雲藉口保護鹽區，專一防守鹽河東堤，並於沿河各口門築水閘及束水壩數道，阻水東流；於是水流壅塞，鹽河水位猛漲。十月初，鹽河西堤潰決，大伊山以北，泊陽河以南河西等四鄉完全淹沒。十月二十一日，灌雲城西門外任審地方鹽河大堤復潰，淹滅近郊數千戶人家。洪流滌盪，災區迅速擴展；至翌晨，城北已一片汪洋，桑田滄海矣。決水東流，經東陬山善後河入海，將東陬山以北鹽池完全沖毀。據云鹽田一經淡水浸入，即須停息一年，若浸水經久不退，勢必停隔四五年，始能復業晒



鹽，其損失重大如此。十一月四日，東北風大作，玉蟾鄉十家河南岸又潰決二十餘丈，浪高八尺，淹田無算。

統計全縣：

被災面積約 四五〇・〇〇〇畝  
被災人民約 六八・〇〇〇人

綜上所述，此次蘇北水災，廣泛十縣，淹地八百餘萬畝，災民百餘萬口，時經半載，積水猶未降落；誠六十年來未有之鉅災也（查光緒元年河決河南侯家林注入蘇北，以後迄未發生重災）。蓋自董莊決口以後，口門愈冲愈大，黃水正溜，幾乎全部南瀉（查現在決口處流量達全流百分之九十九）。而蘇北各河淺隘淤塞，下流宣洩不通，至今各災區仍積水數尺，沉淪澤國。且入冬以來，天氣驟冷，水鄉凍成冰國。災民餐風飲雪，流離失所。老弱者死無葬身之地，少壯者忍饑耐寒，或避難他鄉，或困守孤島，冰薄水深，冒險履冰他遷者，輒多溺斃中流，種種慘聞，言之酸鼻。值此國事多艱，漢奸猖獗，百餘萬災民之善後處置誠屬刻不容緩，願各界速起注意焉。

# 新亞細亞學會綱領及總章

## 新亞細亞學會綱領

中華民國廿二年二月十五日 戴傳賢至誠撰定

第一條 新亞細亞學會是確實信行三民主義以復興中國民族發揚亞洲文化為目的之同志所結合其事業範圍如下

- 一 研究亞洲各民族之歷史地理政治社會宗教藝術文字語言物產經濟等學術並發行定期不定期刊物
- 二 為發展國內各民族之文化經營特殊教育事業經濟事業社會事業並為來內地求學之學生謀各種便利對於邊地及內地人民之交通往來特為之盡力幫助以求達到中國文化民族之融治統一而鞏固民國之基礎

第二條 新亞細亞學會所經營之事業及發行之刊物不得犯下列各事

- 一 攻擊任何個人
- 二 反對任何宗教
- 三 主張階級鬥爭及單純以鬭爭觀念為基礎的哲學
- 四 發表有傷各民族道德感情之一切文字及圖畫
- 五 發表一切以挑撥人類之殘酷性及破壞民族道德社會風紀為目的之文學作品
- 六 以學會之名義參與各種政治社會鬭爭之運動及為選舉競爭宗教競爭之機關
- 七 受個人或團體有條件之扶助為違反綱領之約束

第三條 新亞細亞學會會員相互間務求親睦見佩帶會章之人務必互相敬禮會員急難在合法可能範圍內務互相幫助

第四條 新亞細亞一切出版物以盡量為著作者求得利益為原則其價值極高而必定期本之出版物得經專家評定後予以報酬及獎勵

第五條 新亞細亞學會之財政必須公開會計必須用科學方法一切收支須載入月刊財產情況及事業情況每半年必須報告於會員並依法報告於應報告之機關

## 新亞細亞學會總章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三會員大會通過)

### 第一章 總綱

-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新亞細亞學會
- 第二條 本會以信行三民主義發揚中國文化復興亞細亞民族為宗旨
- 第三條 本會專門研究中國邊疆問題與東方民族問題並經營與此種

問題有關係之各項文化事業其重要會務如下

- 一、研究與本會宗旨有關之各種學術
- 二、發刊雜誌
- 三、出版叢書
- 四、舉行學術演講
- 五、實行學術考察
- 六、經營與本會宗旨相合之各種文化事業

第四條 本會舉辦事業及發行刊物時應遵守下列之綱領

- 一、不得攻擊任何個人及反對任何宗教
- 二、不得主張階級鬭爭及單純以鬭爭觀念為基礎的哲學或參與各種鬭爭之運動
- 三、文字圖畫不得有傷各民族之道德感情或挑撥人類之殘酷性破壞民族道德破壞社會風紀

###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 本會總會設於南京中國各地及亞洲重要都市得設立分會總會稱新亞細亞學會分會稱新亞細亞學會某地分會

第六條 本會以五月十日為創立紀念日

第七條 凡具有中華民國公民資格而合於下列兩款之一者由本會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經董事會審查認可得為本會會員

- 一、國內外專門以上學校畢業熱心於學術之研究者
- 二、對於復興亞洲民族文化及發展邊政鞏固國防有專門研究之著作及實際工作之表現者

第八條 本會會員應享之權利如左

- 一、會員有參與本會一切會務之權
  - 二、會員有選舉及被選舉為本會職員之權
  - 三、會員有享用本會各種設備之權
  - 四、會員有提議審核本會預算決算之權
- 本會會員應有之義務如左
- 一、會員有服從本會會章及議決案之義務
  - 二、會員有維持本會及擴充本會事業之義務
  - 三、會員有繳納會費並捐助特別費之義務
  - 四、會員有互相砥礪尊重會譽之義務
- 第十條 會員有願退會者須聲明理由經董事會核議許可方得退會
- 第十一條 會員有損壞本會名譽之行為者得由董事會或會員十人以上提交監察委員會審查決定後取消其會員資格
- 第十二條 外國國民信仰三民主義贊成本會宗旨且有事實表現者經大會全體一致之通過得為本會會員

第十三條 凡對本會有學術上或經濟上之贊助者由董事會提出經評議會通過得為本會名譽會員

第十四條 名譽會員之權利義務與會員同

###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五條 本會設董事會以董事七人至十五人組織之綜理本會會務

第十六條 董事會董事由會員大會選舉之設常務董事三人由董事會互選之

第十七條 創立本會之領袖及有大功於本會之會員經大會全體一致之通過得推選為本會之名譽董事

第十八條 本會設監察委員會以監察委員二人至五人組織之其職權如左

一、監察本會資產

二、審核本會預算決算並報告於會員大會

三、糾察本會會務及會員紀律

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由會員大會選舉之設常務監察委員一人由監察委員互選之

第十九條 本會設評議會以評議員二十一人至四十九人組織之議訂本會一切進行計劃審核總會分會之會務報告

第二十條 評議員由會員大會選舉半數餘由董事會聘請之

第二十一條 評議會設常務評議員三人由評議員互選之

第二十二條 董事監察委員及會員大會選舉之評議員任期三年但得連任連選

第二十三條 本會設幹事部以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二人幹事若干人組織之處理本會一切事務

第二十四條 幹事部之組織另以章程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會總幹事副總幹事由董事會提經評議會通過聘任之幹事由董事會聘任之

第二十六條 新亞細亞月刊由董事會管理其組織另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會中董事會提請評議會通過後得經營各種文化及經濟事業其組織另以章程定之

第二十八條 凡中國各地及亞洲之重要都市本會會員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得設立分會

第二十九條 分會之設立及其章程須經總會之核准其綱領另定之

### 第四章 會議

凡各地會員人數在十人以上者得設立會友通訊處辦理各地會務及總會委託事務

第三十條 會員大會為最高機關議決本會重要會務每年舉行一次由董事會召集之

第三十一條 董事會每季開會一次由常務董事召集之

第三十二條 監察委員會每半年開會一次由常務監察委員召集之

第三十三條 評議會每季開會一次由常務評議員召集之

第三十四條 各種會議遇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第三十五條 各種會議規程另定之

第三十六條 本會基金由基金保管委員會保管其組織另定之

第三十七條 本會會員除名譽會員外納費如左

一、入會費二元

二、常年會費二元

第三十八條 本會遇有特別需用時由評議會議決臨時募集之

第三十九條 各分會及會友通訊處經費以各該地會員所納常年會費充之

第四十條 但每年終須造冊報告總會

第四十一條 本會經費每年由董事會造具預算決算表送監察委員會審核

第四十二條 本會之董事監察委員評議員均為義務職總幹事以下得支俸

第四十三條 給其數額由董事會定之

第四十四條 本總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會員大會議決修改之

第四十五條 本總章自會員大會通過之日起施行

### 新亞細亞學會分會設立綱領

一、本綱領依總章第二十七條訂定之

二、凡分會之設立須經總會之通過

三、凡分會設立時須先推定籌備員函報總會備案

四、分會之章程按各地情形由籌備員擬定但須依據下列各原則

1 設幹事部及監察委員會或僅設幹事數人

2 須不抵觸總會章程之規定

3 介紹會員須經總會之通過

五、分會章程須經總會之核准

六、分會不得以本會名義向外募捐

七、分會須服從總會之決議案

八、分會每月向總會報告狀況一次

九、本綱領如有未盡事宜由董事會隨時修改之

# 房山遊記

李書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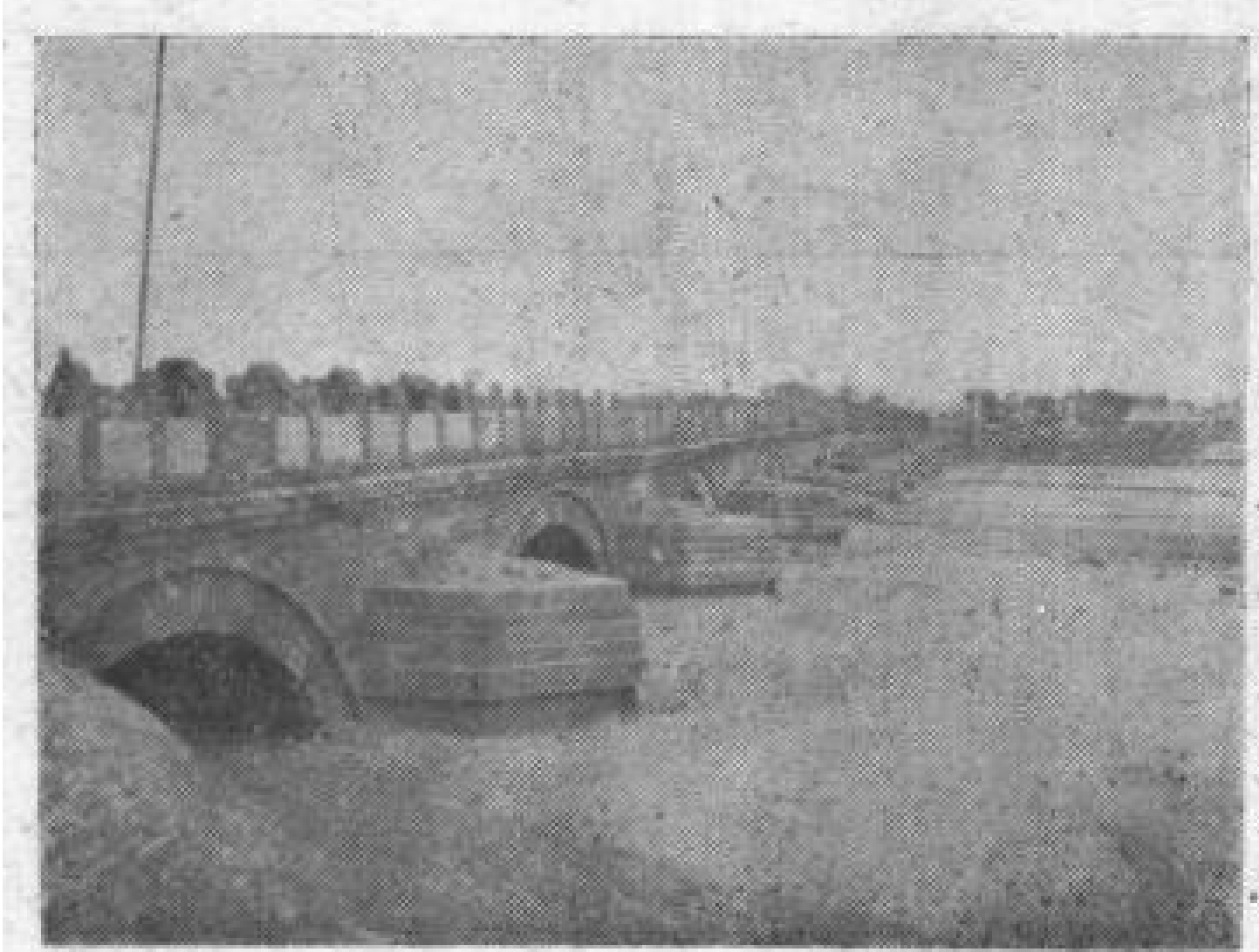
民國十九年十月下旬，余與徐森玉徐旭生顧頡剛馬隅卿魏建功莊尙嚴常維鈞諸先生，同遊上方山，雲水洞，西域寺，石經山。十月廿五日由平動身，廿八日回平。此四日中，於遊覽時，同人均各隨處搜集許多材料。本擬將此行所獲，分別整理，纂成一書，其後各以人事牽掣，卒未果行。今年春隅卿逝世，同遊諸人，偶一聚談，輒相與感嘆。五年以來，久思重遊，以無相當時間，而未得如願。今年秋適有數日暇，乃與楊克強白經天汪申伯三先生約定同遊。克強因急須到周口店發掘，不及久待，已先行矣，但與余約定在周口店相見。余與經天申伯，於十月三十一日，由平出發，至十一月五日乃返。此六日中，計由北平而周口店；由周口店而西域寺，而石經山；由西域寺而上方山，而雲水洞；再由上方山，經琉璃河返平。行程所經，頗有足紀，成此一篇，聊供後之來遊者作一參考焉。

第一日 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由北平經蘆溝橋良鄉房山，至周口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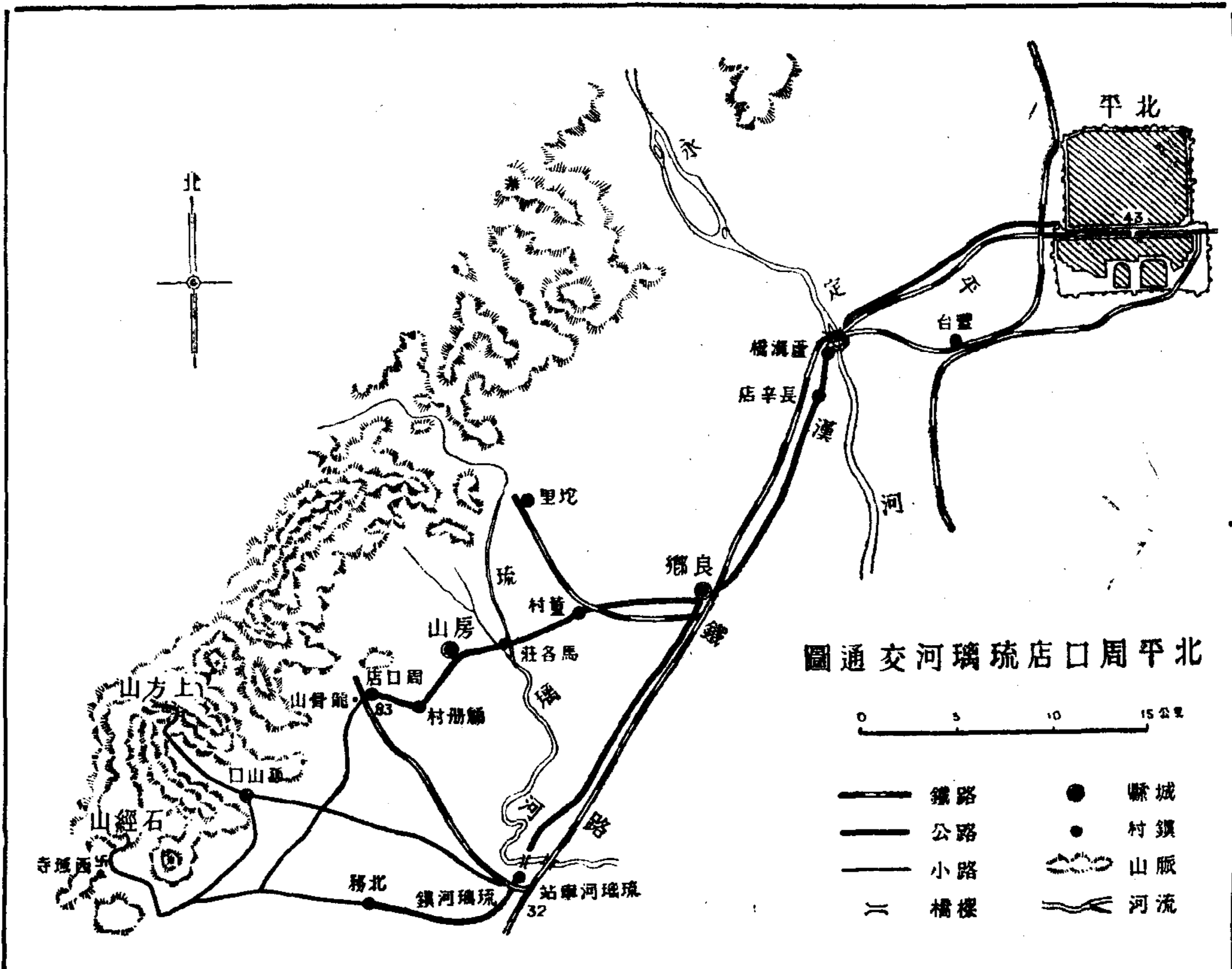
參觀化石採掘，晚宿地質調查所辦事處。

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晨，天陰，先期由義和汽車



(一圖) 橋 溝 蘆

行僱小汽車一輛，由北平起，送至周口店，車資國幣二十五元；余與經天申伯，同乘此車出發。晨八時二十五分，過西便門，八時五十五分，抵蘆溝橋，在橋旁略停，並參觀橋之建築。橋長約三百米，其下爲永定河，水自北而南，故橋即東西橫亘其上。按此橋爲金章宗明昌初建，橋東有康熙八年蘆溝橋紀事碑；及乾隆時之『蘆溝曉月』碑，碑陰鑄有清高宗詩。橋西有康熙御筆詩碑；及乾隆五十一年御筆重葺蘆溝橋碑。橋之兩端，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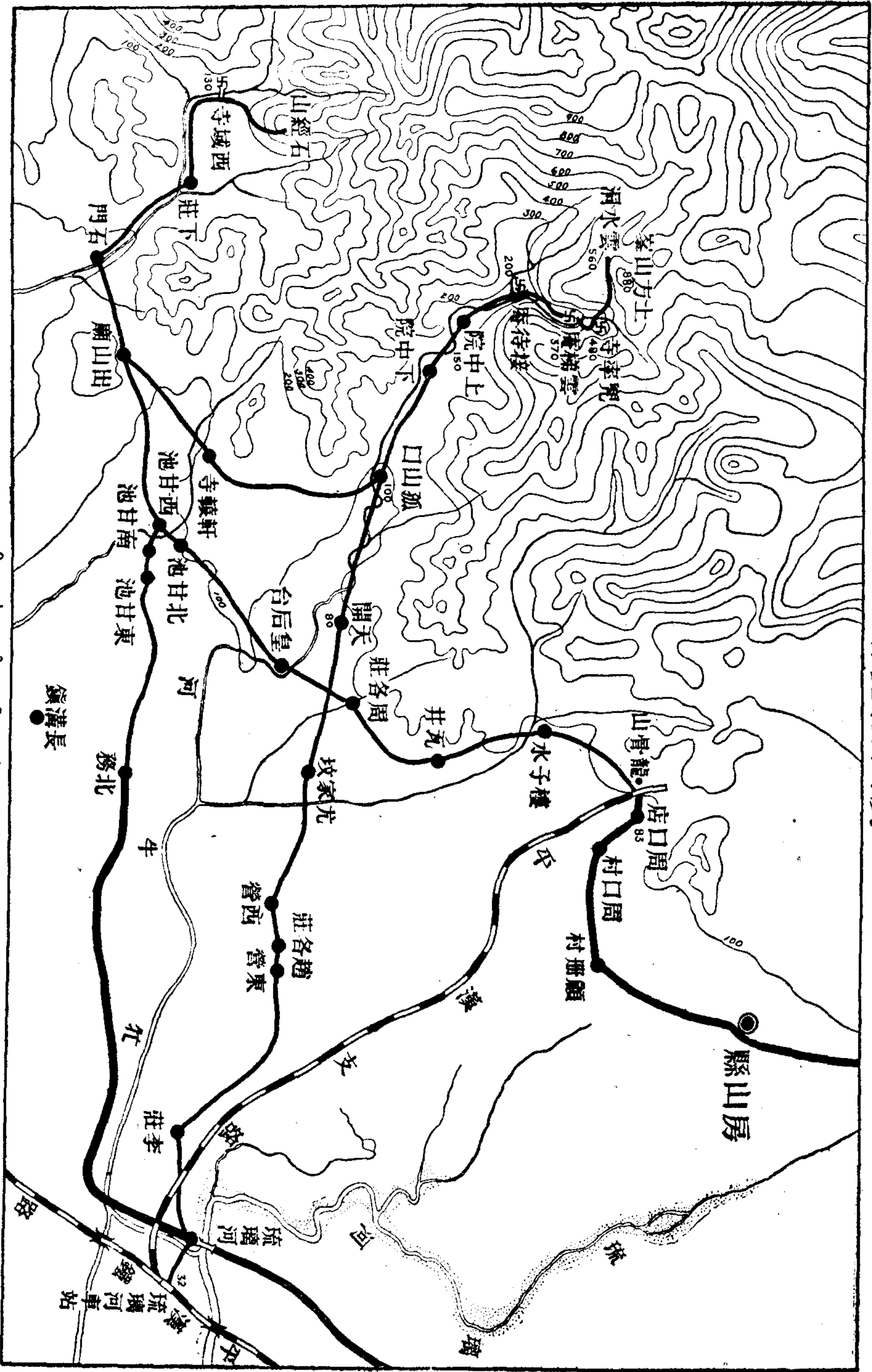


樹華表，而橋之石欄末端，又各有石象一，作鼻頂石欄狀。

九時二十五分，由蘆溝橋動身，十時十分抵良鄉縣城之中山東門。余等即下車，步行進城，略事瀏覽。城中街道，頗為潔淨。行至南街最熱鬧處而返。旋在東街路南小學校大門前撮一影，此校大門之上，尚懸有舊時『小學堂』匾一方。余等仍由原路出中山東門，登汽車繞城至南門外，於十時三十五分，離良鄉向房山縣城而進。

由北平至良鄉之汽車路，為土馬路，雖不甚平坦，但仍具馬路形狀。由良鄉赴房山，過良鄉縣城不遠時，乃並此土馬路而無之。凡汽車即在大車道上行走，更為不便。加以車夫因不識路之故，進而復退者數次，故遲至十一時五十分始達房山縣城東門。余等入城稍事觀光，行至城之中心，乃覺有熱鬧氣象。旋至北大街北海居進午餐。（按北平與房山間，有北平永通汽車行（北平煤市街南口路西六十四號）長途汽車每日開行；

房山遊覽路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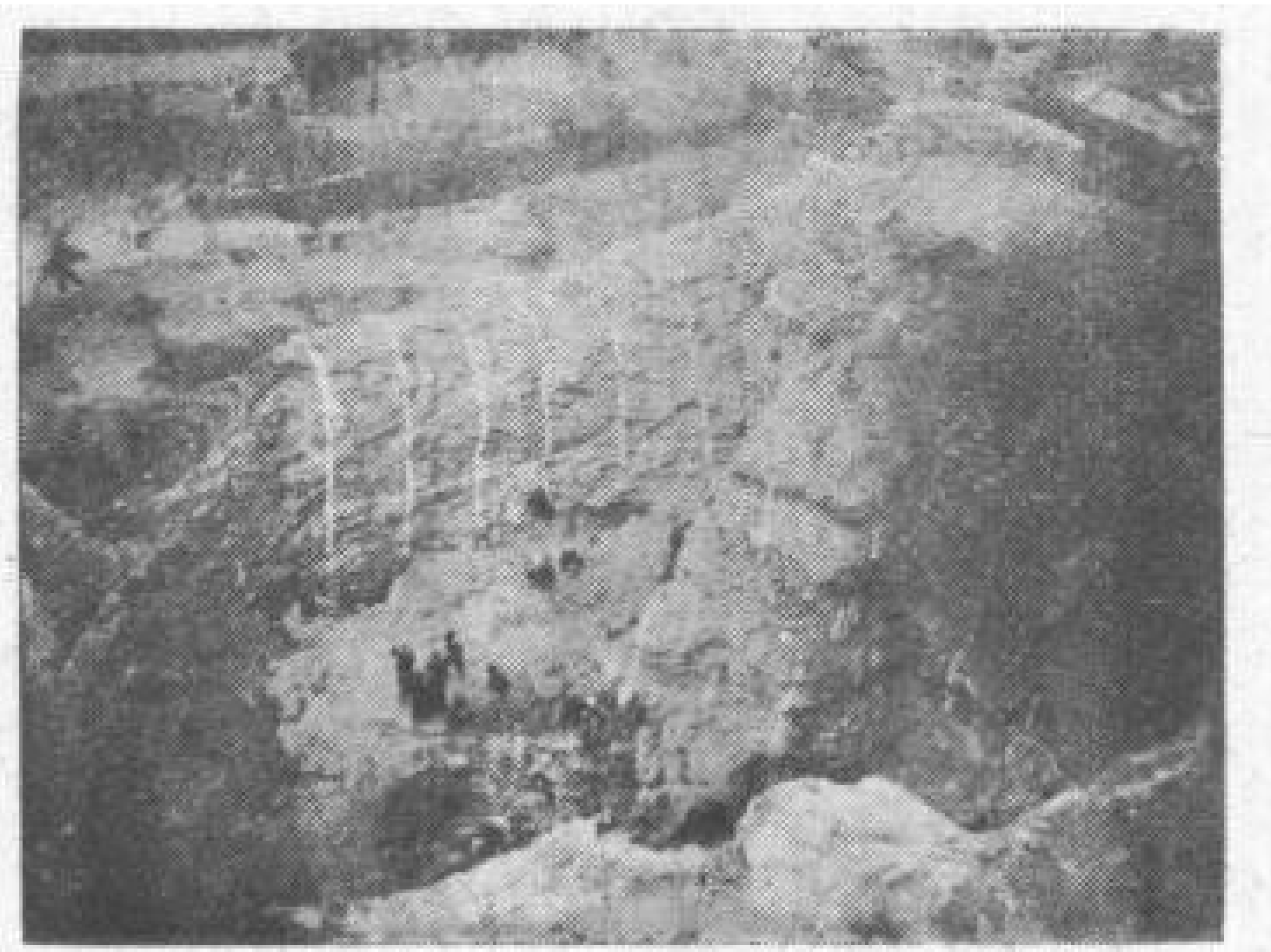


每晨六時半由平開房山，每日正午十二時由房山開回北平。票價每人國幣一元三毛。房山汽車站，即在北海居之北。午餐畢，已一時半，余等乃離房山向周口店前進；並由北海居舖掌代覓一本地人，隨車引路。距房山縣城不遠，經過一沙灘，車輪陷入細沙中，不能前進。余等乃下車，改由數人推車越沙而過，始再登車繼續前進；過周口村，至下午二時半，始到周口店。南行越過鐵道至龍骨山，地質調查所辦事處在焉。余等在辦事處稍息，少頃楊克強卞美年賈蘭坡諸先生亦由上方山回抵辦事處。旋由楊卞賈三先生導引至洞穴採掘處，參觀一週；並承克強將採掘工作情形，詳為講解，余等深覺獲益匪淺也。

周口店位於北平西南約五十五個仔米（公里），在西山山脚，為平漢線琉璃河支綫之終點。其地高度（海拔）八十三米（公尺），（北平高度四十三米）原為一小村莊，自光緒二十五年平漢支路築成後，始漸次發達。周口店附近有黑白兩種工業，一為煤窰，一為石灰窰。周口店低山山坡，從遠處遙望，凡呈白色者即為石灰窰之所在。周口店附近煤窰，全用土法開採。其西北長溝峪煤量豐富，有高綫鐵路通長溝峪，長三十餘里。此外周口店尚

有一家專事開採石灰石，以之供給北平市修理馬路之用者。地質調查所採掘化石之處則在龍骨山，因所掘出之化石，俗名『龍骨』，而山亦因以名也。按龍骨山在周口店之西北約半里許，此山最高點，高出海面（海拔）約一七〇米。（見地質專

（二圖）形情掘發山骨龍店口周



報乙種第五號及第七號楊鎮健裴文中論文）

人類究竟如何發生，發源地在何處，雖經許多學者之研討，但迄未能得有確論；周口店洞穴層之採掘，對於事實上之

貢獻，迄今已居初人研究中最重要之地位。周口店所得動物化石之豐富，猿人頭骨，齒牙之完備，粗製石器之衆多，皆遠在地質時代，約略可比之爪哇猿人，及英國辟爾當曙人之上。（見地質專報乙種第五號裴文中論文）按周口店龍骨化石，為民國七年瑞典人安特生最初發現；民國十年安氏又與師丹斯基谷蘭階同至該地，因本地人見告得知



在距車站不遠之地，有更多之化石堆積。師氏採得化石多件，曾在瑞典研究，發現二形似猿人之牙。自民國十六年起，採掘事由地質調查所擔任，李捷步林步達生楊鍾健德日進裴文中卞美年陸續擔任研究及實地採掘。計民國十六年曾發見極完備之左下臼牙，由其性質上，步達生得以確定此種猿人爲一新屬，名之曰『中國猿人』；生於五十萬年前至一百萬年之間。民國十七年，發現一年輕人之下顎，及一成年人之下顎。十八年裴文中在猿人地點發現完美之頭骨。十九年，又發現一頭骨。二十年，裴卞兩君在鴿子堂中，發現大批石器及用火遺跡。二十一年，亦發現石器多件及其他重要標本。二十二年，由山頂洞之開掘發現舊石器時代後期人類遺骸遺物及遺跡。（見地質專報乙種第五號第七號楊鍾健裴文中論文）今地質調查所諸人，在此仍繼續進行採掘。據克強相告：周口店已得之猿人頭骨牙齒等件，分屬於廿四個猿人。其中男女各十二；老幼亦各十二；亦云巧矣。按中國猿人，實爲科學中最重要之發現，周口店之採掘堪稱世界科學中一件大事，故附記之。

晚飯後即宿於地質調查所辦事處。

## 第二日十一月一日

### 由周口店至西域寺，宿。

本定今晨赴上方山，明日遊雲水洞，後日往西域寺。但今晨天陰有雨，未能成行；至午仍未放晴。若在周口店再住一夜，未免白費時間；若冒雨赴上方山，恐山路有水難行，不能連夜上山，勢必在山脚下之接待庵住宿一夜，亦覺不便。於是申伯提議，先到西域寺，因由周口店至西域寺之路較平坦也。余與經天頗然其說，遂僱驢四頭，經天申伯與余各乘一驢，其一則載運行李。午飯後，二時，冒雨動身，楊卞兩先生亦同乘驢，蓋轉道赴琉璃河，搭火車回平也。當出發時，經天騎驢在前，氣宇昂然，大有鵬飛萬里之勢。申伯騎驢居中，載行李之驢，在申伯後，余騎則在最後。驢夫四人，一爲六旬老翁，兩人爲十五六歲童子，惟余之驢夫，爲一中年人耳。途中與驢夫閒談，乃知此四人均未到過西域寺，僅老驢夫曾至石門一次而已。雨中遊山，別有樂趣，此中風味，亦惟吾輩遊者可知，非筆墨所能盡達也。時河北久旱，兩月未雨，致秋麥未能播種，今者得雨雖遲，究於農事有益，故余等衣帽雖濕，亦所甘心。

路經周口店車站，南行越一小嶺，過樓子水村，南至瓦井村。按民國十六年新刊房山縣志云：「村有古井，彷彿以甕去其底，自井下蟬聯而上，接至井口，村以此得名。元至元十年，魏必復撰重修天開寺碑文，有「瓦井關黎」之名，知其由來遠矣」云云，則瓦井村之所以名可釋矣。

出瓦井村經周各莊而至皇后臺，按房山縣志天開村南龍王廟碑考之，知此爲隋妃避暑之臺。隋書煬帝紀，大業七年，四月庚午，帝至涿郡臨朔宮。八年正月辛巳，大軍集於涿郡。九年幸遼東，七月癸卯班師，九月庚辰至宋郡，斯時蕭皇后隨駕年餘云云，據此則后之避暑，當在此時矣。

再前進，爲北甘池西甘池，西行至出山廟。復前行，則山路漸崎嶇不平，且天色已昏，而雨復大，驢夫聲言，謂不識由何路可達西域寺。此時四顧無人，無法問路，因告知老驢夫，姑先引至石門村，再定辦法。比至村邊，適有一鄉人，因聞驢蹄聲，出門相視，余等於黑暗中在驢背上，請其引路至西域寺。彼初未允，余等允從優贈以酒資爲酬勞，彼方肯帶路。此時雨益大，路

益難行，驢夫因路濕滑倒而復起者再，余等祇可在驢背上，任驢自由前進，上一坡又下一坡。斯際夜色更濃，無法通視，故此段道路之危險與平坦，此時亦無從而知矣。

過下莊村，入樹林，過小橋，橋下流水聲甚急，蓋山洪順流而下也。此橋直對西域寺大門，既至寺門前，先令引路人及驢夫叩門，門內有人應聲詢以來自何處，並問姓名，索名片方始開門延入，時已晚七時半矣。由周口店至西域寺，約二十五公里之譜，因天雨路滑，驢行甚緩，至費五小時半之久，亦良苦矣。入室後方脫去濕衣，未幾寺僧進炭火盆，稍覺溫暖，余等略進晚膳即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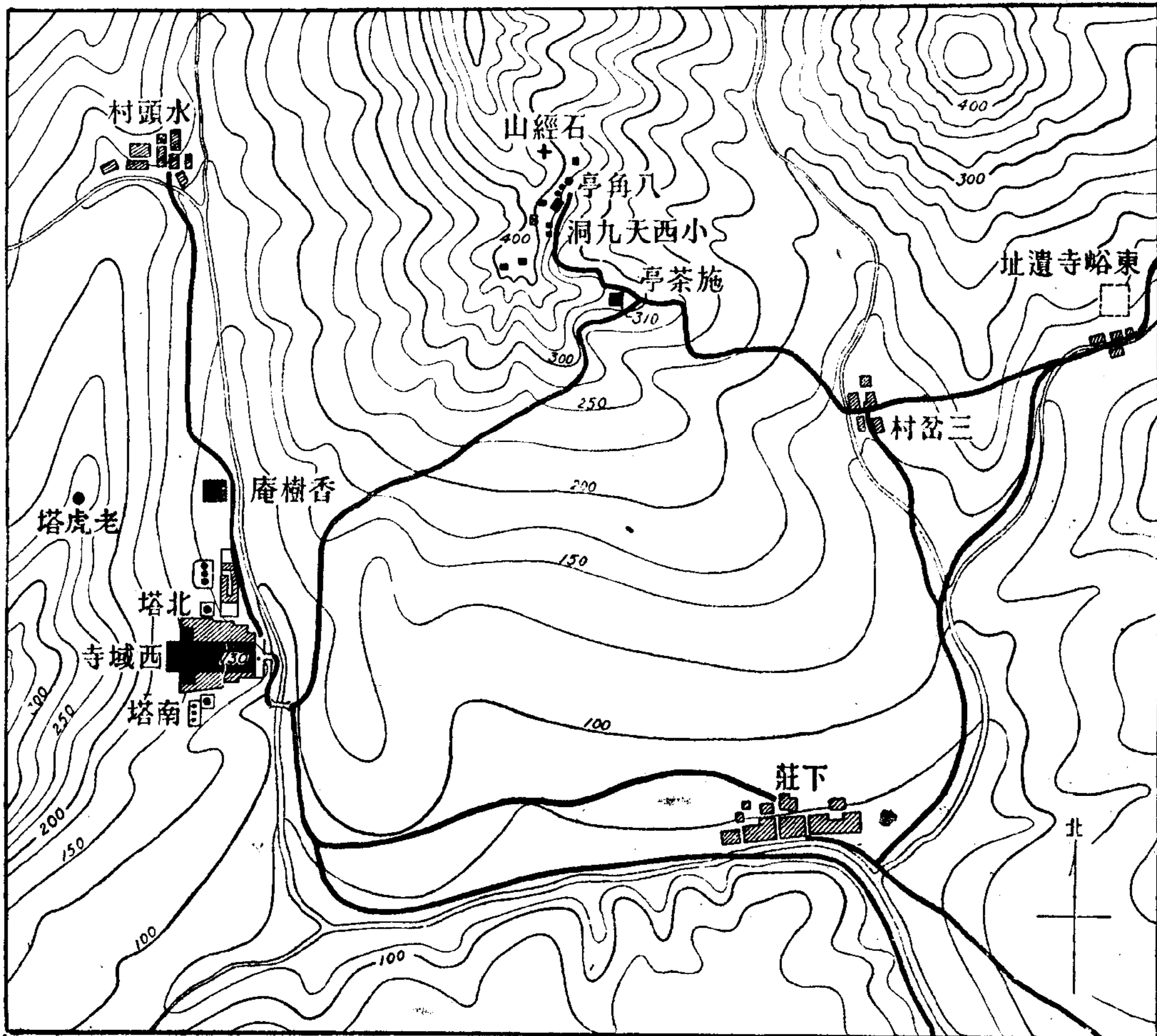
### 第三日 十一月二日

#### 遊西域寺及石經山，晚宿西域寺

晨七時半起床，天尙微雨，進早餐畢，候至晨十時雨始稍停，遂遊寺內各部，及南北兩塔，下午遊石經山。

西域寺一名西塔寺，又名雲居寺，與北平直線距離爲六十五公里，距平漢路琉璃河車站二十八公里，距涿州三十一公里。寺前小溪環流，寺後高山拱抱，樹木甚

# 西域寺石經山



採用普意雅圖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公尺

多，風景絕佳，當歐戰時，西域寺為拘留一部分德國人及奧匈國人之所。

北齊南嶽慧思大師，每慮東土藏教有毀滅之時，遂發大宏願，刻石經，藏諸岩壑中，以度人劫。其徒靜琬法師，秉承其囑，鑿石刻經。自隋大業迄唐貞觀五年，大湮經成。相傳是夜山為三吼，生香樹三十餘株，六月水漲，為浮大木千統，至山下構雲居寺。（見帝京景物略）所云：三吼生香樹浮大木云云，自屬齊東野人之語。考靜琬為隋幽州智泉寺僧，（智泉寺在今北平宣武門外法源寺旁，建于東魏元象元年）乃石經山及西域寺之創辦者。按刻經風

氣，北齊時頗盛。例如山西太原西風峪，有北齊時所刻石經（華嚴經），河南武安縣鼓山北響堂山，有北齊唐邕刻經願文及所刻華嚴，法華，維摩詰諸經，均極著名。靜琬雖秉師命而刻經，然亦不免受時代潮流之影響而起也。靜琬本發願造十二部石經，但所成就者僅大涅槃經而已，未幾即卒，時唐貞觀十三年也。其徒道公儀公暹公法公，相繼造經。其後唐明皇開元十八年，金仙公主曾奏上賞經四千餘卷，為石經本。（見房山縣志）後此則有劉濟以俸錢刻造大般若經，以唐憲宗元和四年功就。（見日下舊聞所載劉濟涿鹿山石經堂記）（按大般若經大約劉濟時僅刻一部分，至遼時始全部完成，見後。）自唐以降，未聞續造，至遼聖宗太平七年，涿州牧韓紹芳遊石經山，取出經碑，驗名對數，奏聞聖宗，乃命可元大師續鑄。其後興宗道宗各賜金續造，所刻之經，亦貯之石室內。至遼道宗大安九，十兩年間，有僧名通理者，又造小碑四〇八〇片。其徒善銳，於寺西南隅，穿地為穴，將道宗所造大碑一八〇片，通理所造小碑四〇八〇片，皆藏於此穴，上築臺建塔刻文以標石經之所在。（見日下舊聞及日下舊聞考）

西域寺初為靜琬所造，唐金仙公主復修之，迨明洪

武及正統時，又屢加重修。寺身坐西向東，而略偏於北，地址極為宏大，正門外高度，（即海拔）為一三〇米，正門上題有「西域雲居禪林」額，門前左右有石獅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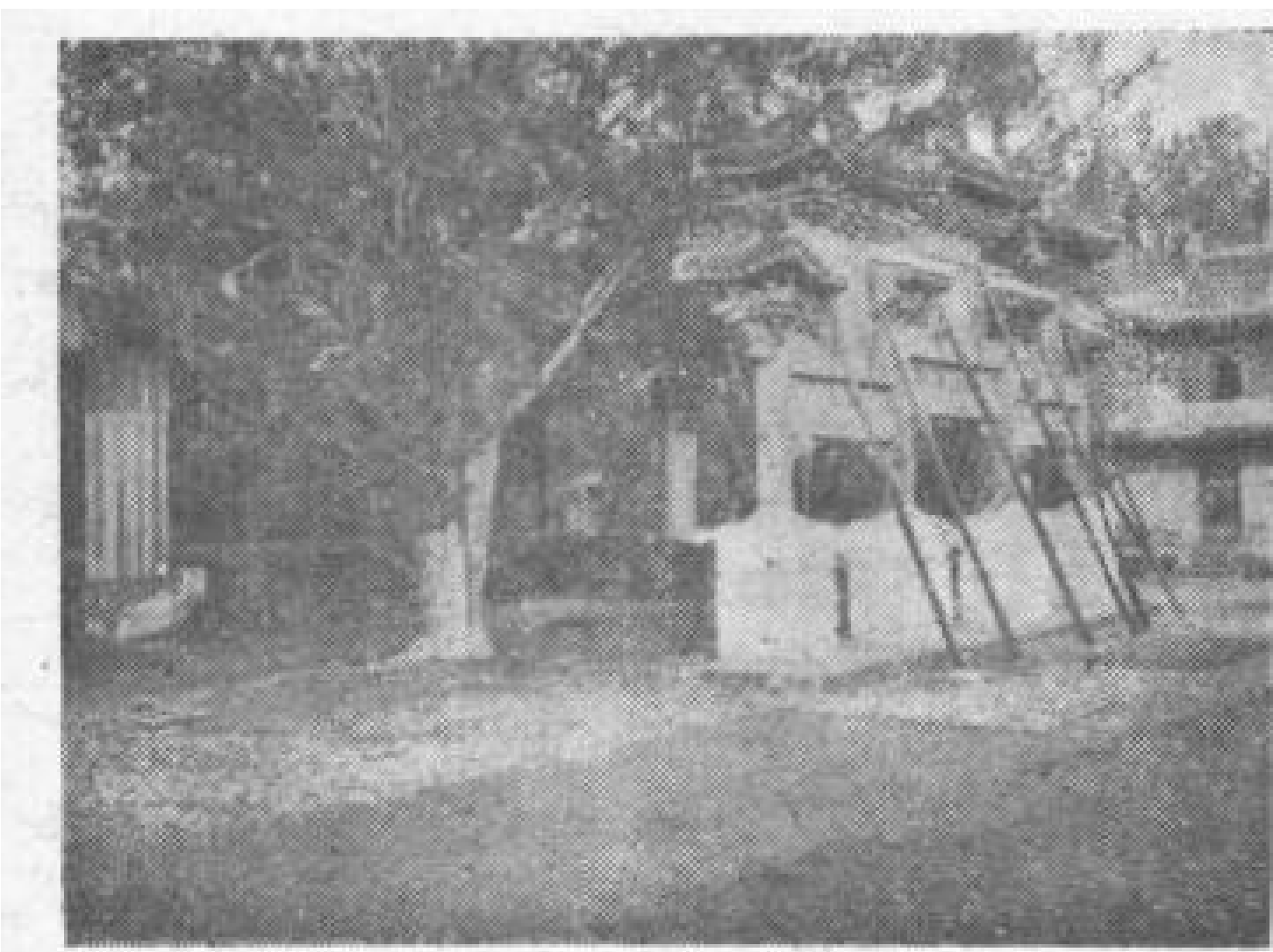
（三圖）門大寺域西



正門內為天王殿，正中祀彌勒佛一尊，左右為四大金剛。正門之北有

大車門一座，寺中人出入均由此門，余等昨夕亦由此門入也。

天王殿後為毘盧殿，殿前有寬大之院落，左為鼓樓，右為鐘樓，中有牌樓三間。牌樓後左右方各豎旗杆一根，又各有白皮松一株，偏北修竹滿畦，清翠可愛。



（四圖）樓牌及院一第寺域西

正中爲毘盧殿，殿前右邊稍南，有康熙三十七年范陽郡白帶山雲居寺溟波和尚碑，碑文中多白話。殿前右邊稍北，有康熙三十七年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

毘盧殿後循左或右行登石塔，入門爲第二院。此院落亦甚寬大。院中有臥龍松一株，銅香爐一座，正面爲大雄寶殿，內塑佛像極精細。

大雄寶殿後又登石塔，至第三寬大院落。正面爲藥師殿。院中有丁香樹，左右各有康熙時石碑一座。殿內祀藥王菩薩八尊，及藥師將官十二尊，塑像甚工，寺僧謂此寺中塑像藝術，可稱全國之冠，非虛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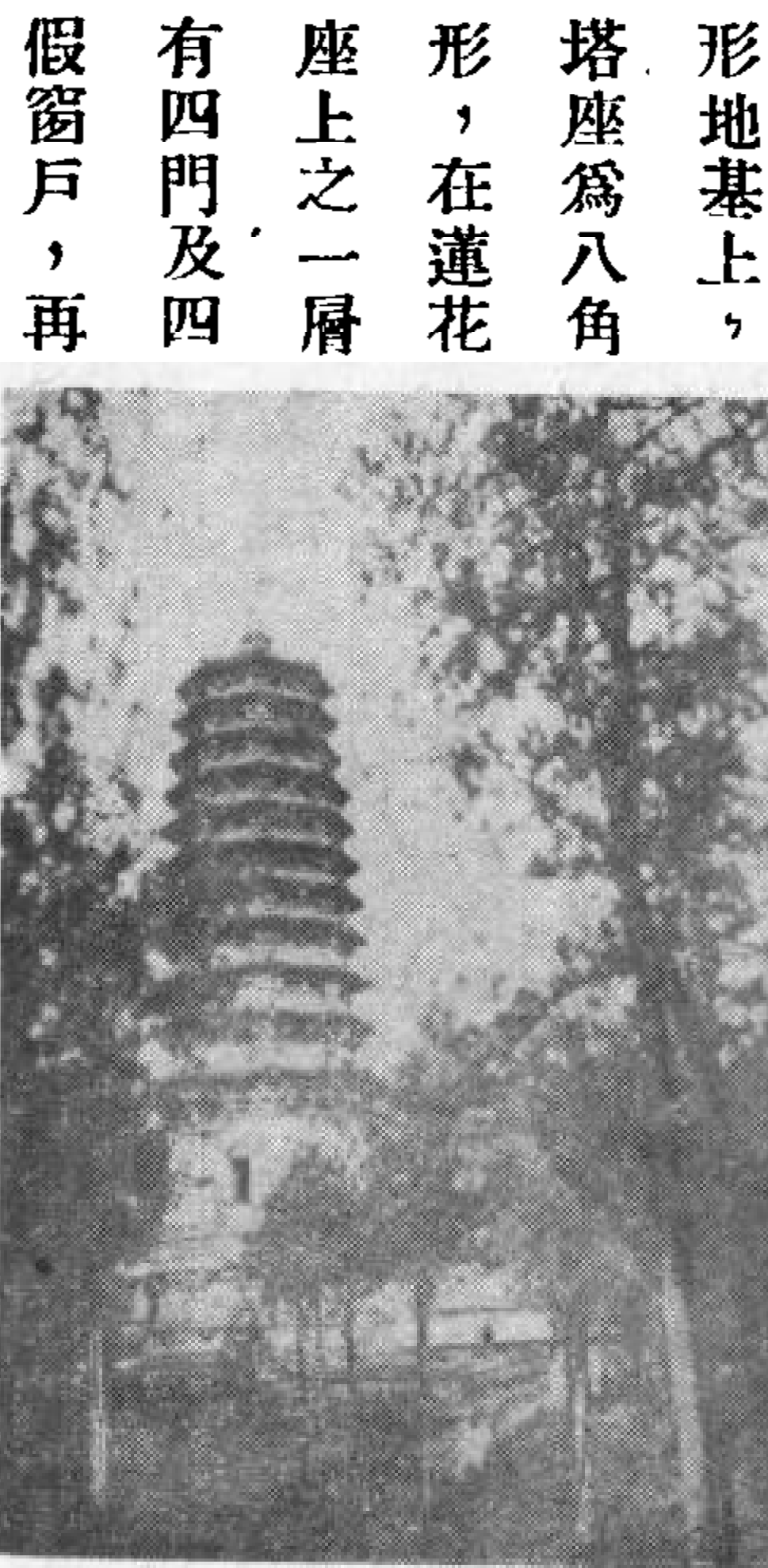
過藥師殿，殿後亦有石塔，登石塔前行爲第四院，院中爲彌陀殿。彌陀殿之南有一小院，中有祖師殿，奉本寺中各代和尚之名位。

彌陀殿後爲第五層院，正中爲大悲殿，左有戒壇，右有藏經閣。院中有咸豐元年涿州知州郭寶勳撰並書之碑。

西域寺中路有五大院落，殿凡六層。每院均較其前一院之海拔爲高，寺正門外高度爲一三〇米，大悲殿之高度則爲一四三米。至各院落之旁，每多跨院，未及一

一往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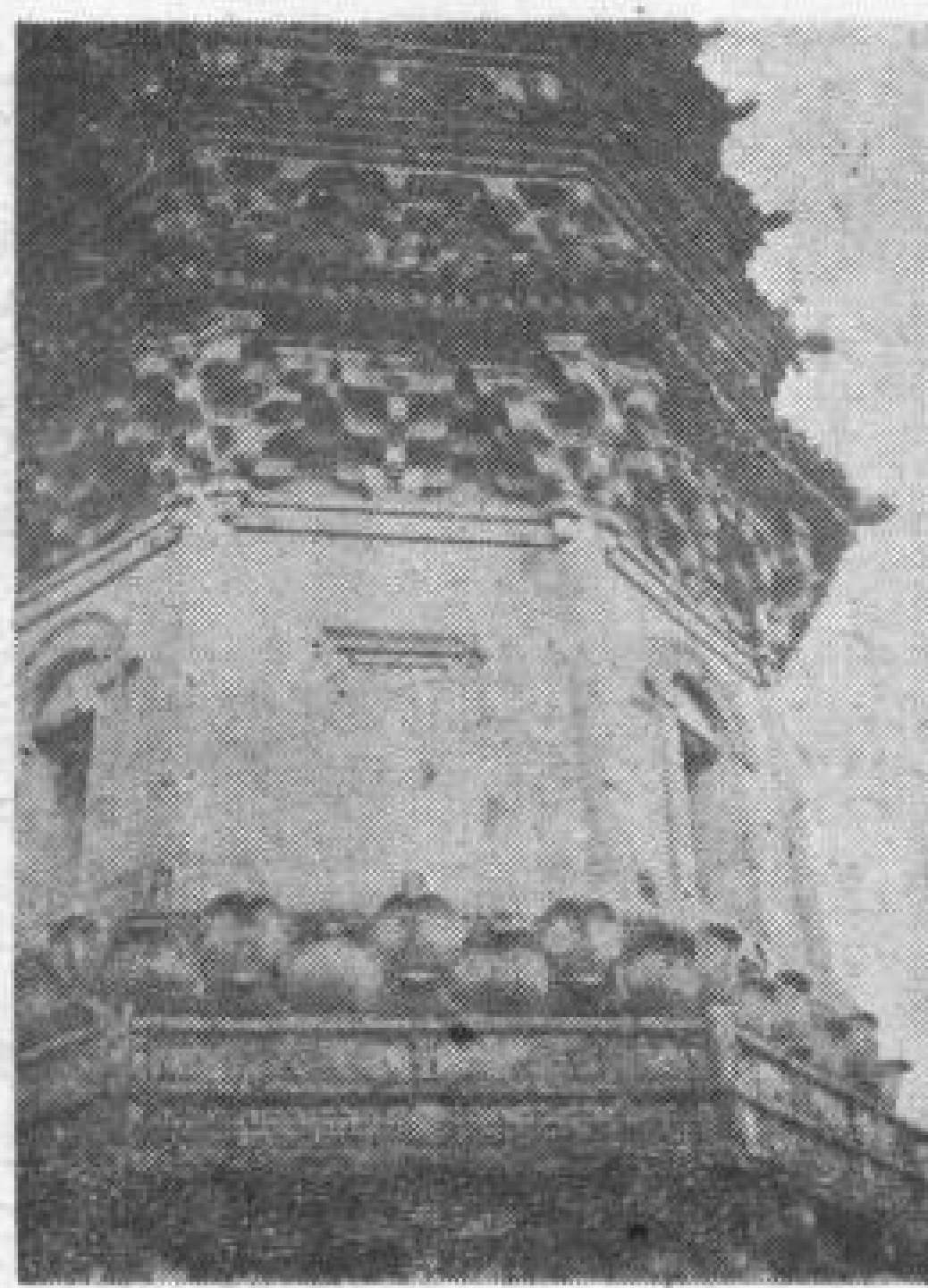
南北兩塔，在第三層院落之中，南北峙立。南塔，亦名壓經塔，遼天祚帝天慶七年建（西曆一一二七年）。塔建于方形地基上，



(五圖)塔南寺城西

塔座爲八角形，在蓮花座上之一層有四門及四假窗戶，再上爲瓦頂十一層。塔基上有石幢三，一在東北角。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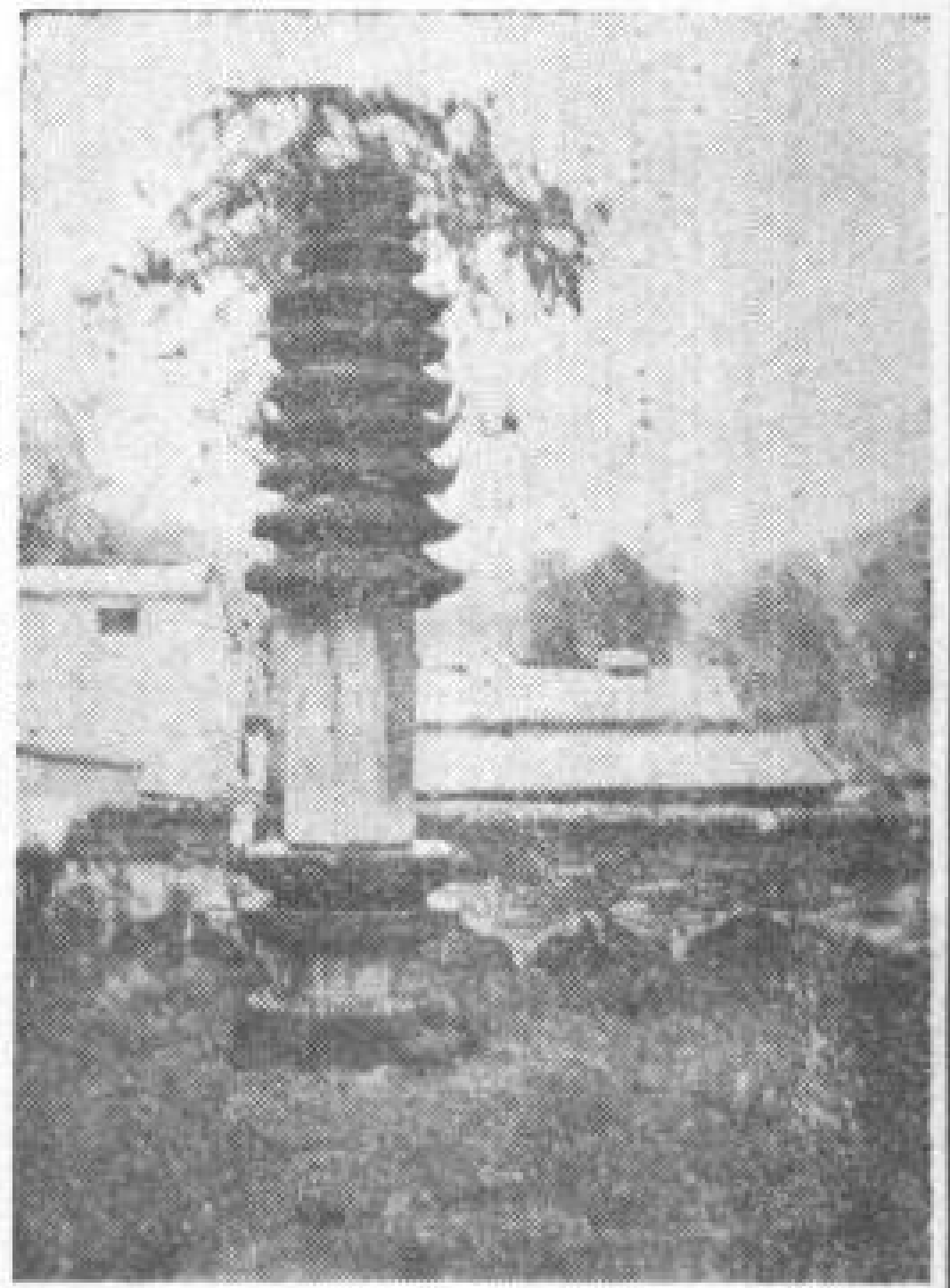
(六圖)部下之塔南寺城西



北面，幢上刻佛像。一在西北角，上爲七層，係遼幢，最完整，高約

五米，幢上刻有遼天祚帝天慶八年五月十七日建之大遼涿州鹿山雲居寺續祕藏石經塔記，記中述刻經之始末甚詳。

(七圖)幢遼之旁塔南寺域西



北塔亦稱舍利塔，或名羅漢塔，塔形甚奇特。塔建於方形地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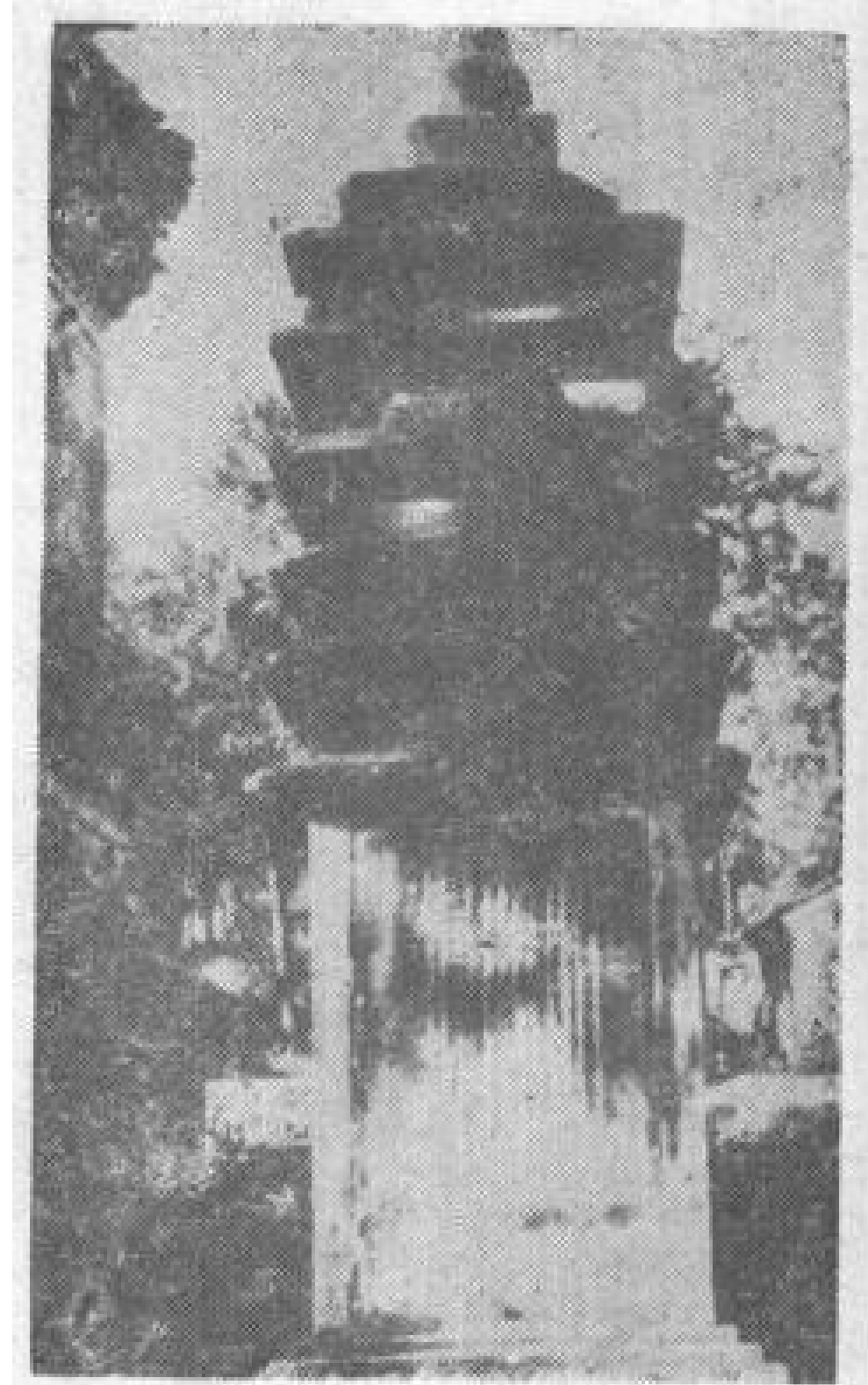
上，下層五級爲方角形，再上三層，帶角無簷，再上爲圓球形，再



(八圖)塔北寺域西

上爲圓錐形，最高一層則爲塔頂矣。按北塔爲唐時所建。塔上雖未刻有修建年月，惟方形地基之四角小石塔，均有年代可攷，由此可以推知北塔本身之年代。又因此項小石塔之位置，更可推知小石塔年代或在北塔建築之後，或與北塔同時建築也。

四小石塔爲石製，均呈方形，內空，高約丈許。每塔各有一門，門內壁上有造像。每小石塔上均有石刻，



一之塔石小四旁塔北寺域西

(攝鈞維常)  
(九圖)

此種石刻對於塔之建築年代，爲極有價值之文獻。現時小石塔之造像及諸石刻，與夫塔之全身，均極完整。

東南角小石塔之西面，刻有唐睿宗太極元年四月知州歷陽丞王利貞文。

西南角小石塔之東面，刻有『大唐雲居寺石浮圖銘』，此銘乃太原王大悅撰，唐玄宗開元十五年仲春所建。

西北角小石塔之東面，刻有上騎都尉甯思道所書『石浮房記』，乃唐睿宗景雲二年四月八日建。

東北角小石塔之東面，刻有『大唐易州新安府折衝李公石浮圖之銘』，爲易州前遂城縣書助教梁高望書，乃開元十年四月建。

按此四小石塔，建築年代最早者爲景雲二年，(西曆

七二年) 最晚者爲開元十五年，(西曆七二七年) 北塔本身建築年代，當在此期以前也。

北塔之前，有乾隆十一年大石碑一座。

西域寺附近西北山上，又有一塔，俗呼老虎塔，在寺前遙望可見也。余兩次來遊，均未登山一觀，引爲憾事。據法人普意雅(Bouillard)著『北京及其附近』書中西域寺一章所稱，謂此塔亦爲唐塔，以其下部之大磚，與北塔相同，則此兩塔必爲同時之物云。

遊西域寺及南北兩塔畢，時已下午一時半矣，乃急回寺用飯。食畢，余等三人往遊石經山。石經山又名小

(十圖) (攝鈞維常) 景全山經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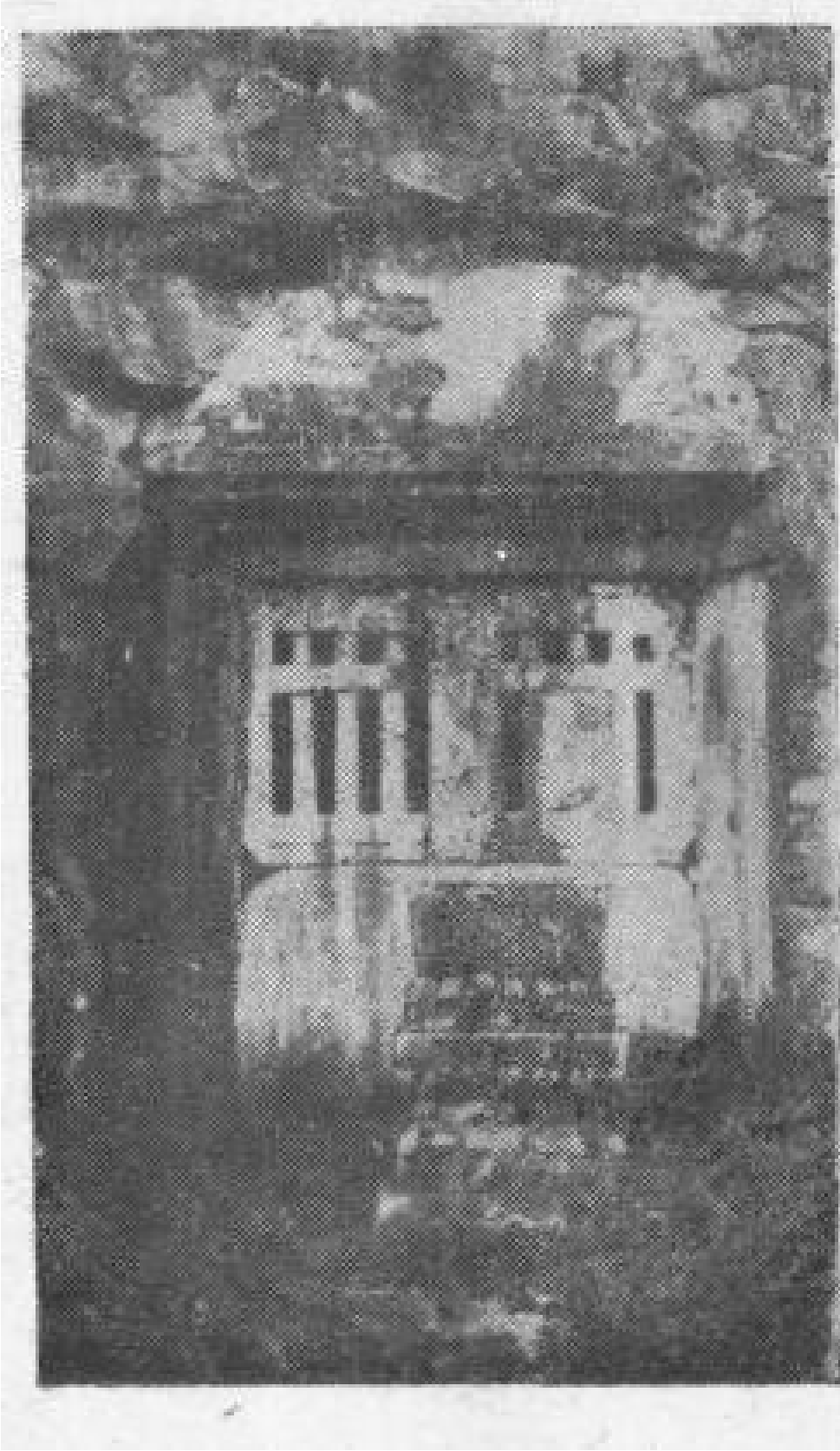


西天，本名白帶山，亦曰愨題山，因藏石經之故，名之石經山。山下東西兩峪，原有東峪寺與西峪寺，東峪寺已毀，遺址猶存。

下午二時半，余等步行出西域寺，過石橋，向東北而行，至石經山之南

面登山。山路廻環尙易行，旅行至山之東面施茶亭舊址，高度爲三一〇米，尙存有明神宗萬曆時之『石經寺施茶碑』，又一爲明熹宗天啟時『小西天施茶亭新建石記』。由此向西復折而北行，多條石作階，計登石級約八十。又向北登一百級，至平坦處，乃見第一第二兩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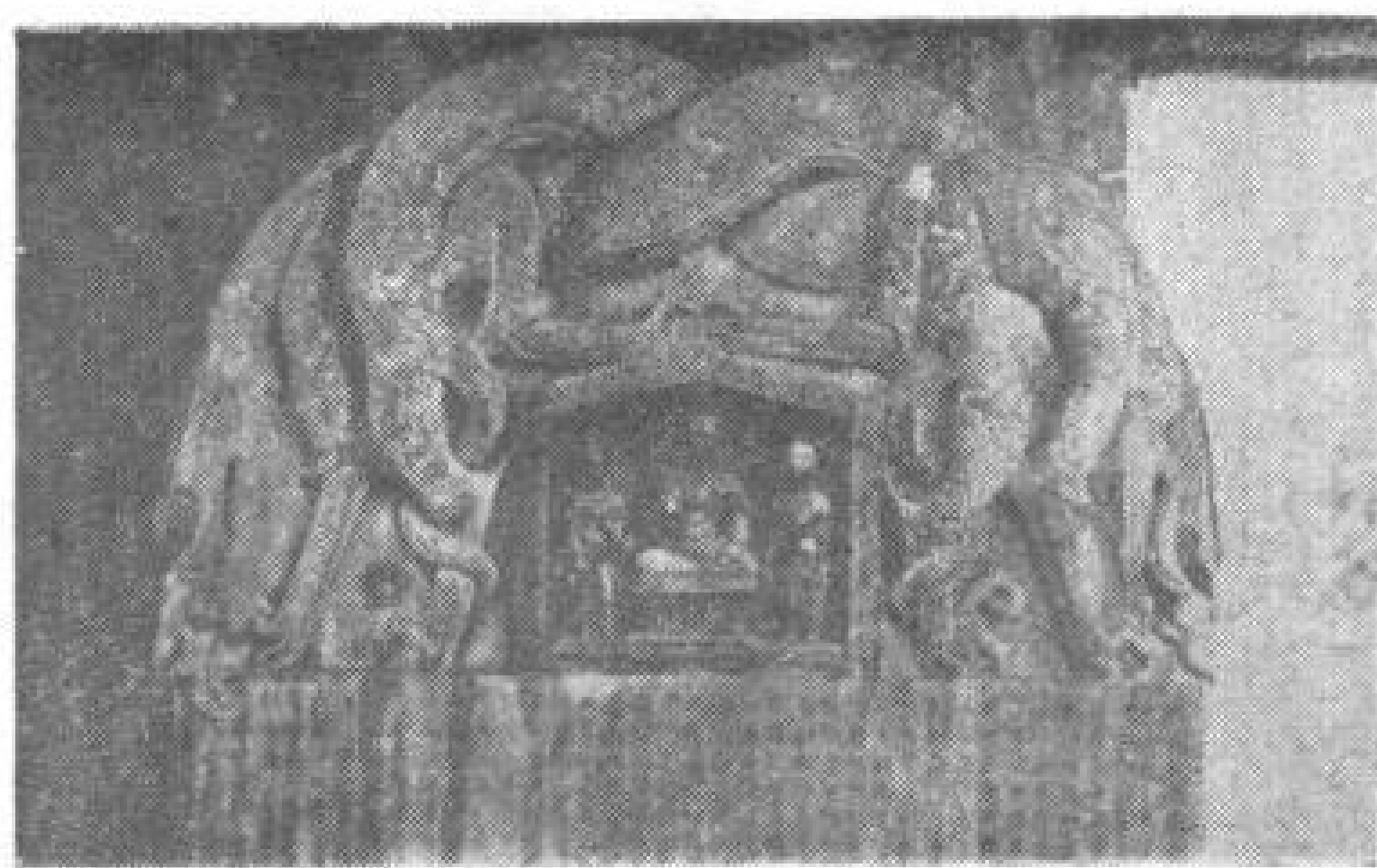
一之門洞洞石山經石  
(攝鈞維常)  
(一十圖)



洞，內藏石刻佛經。石經板乃層層相疊，石門固封，門上部以石爲窗，石經板之近窗而置者，遊人從窗隙內可窺見。從此繼續北行，再登五十級，進一門，此處爲看守石經山之僧人所居，高度三七〇米。時已下午三時有半，僧人早烹茶相候。余等少坐，即往觀雷音洞。

由僧人居處向南，登石級向西南行，在長而狹之平臺後，爲第三石洞，洞中滿藏石經，洞門固封，其形狀與前兩洞相似。在此洞之左方，有重要石碑二座，其稍

北者爲清信女宋小兒金剛經碑，碑頭上鑄有造像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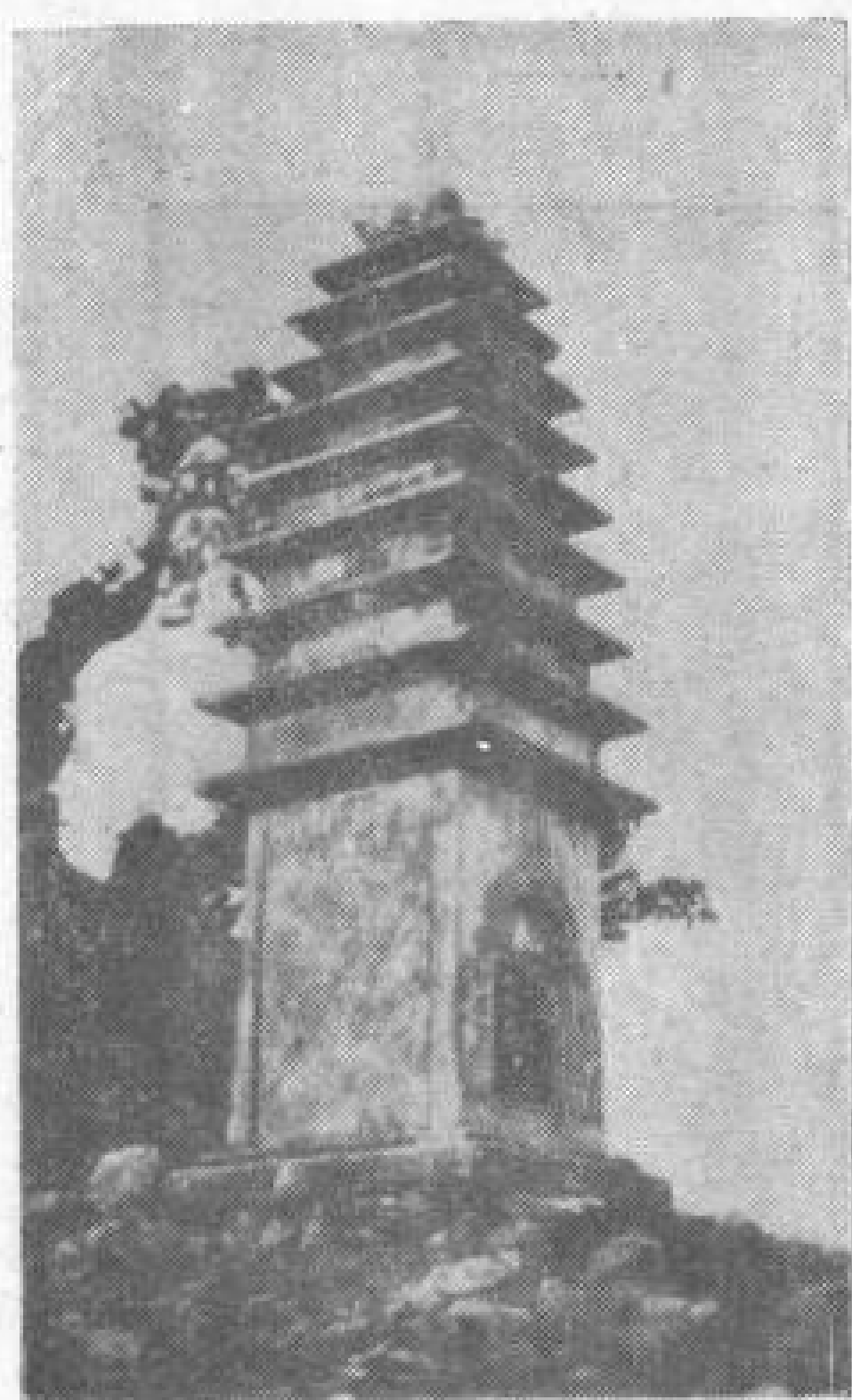
(二十圖) (攝鈞維常) 頭碑經剛兒小宋山經石

稍南者，爲袁氏金剛經碑。以上兩碑，高約一·七〇米，碑之四面皆刻經文，爲武則天時代之物。再向南行，至第四石洞，洞中亦藏石經，洞門亦固封。門上有『寶藏』二字，爲董其昌所書。

順平臺再向南行，至第五石洞，即雷音洞，俗呼千佛殿。此爲本山中最大石洞；蓋就天然之形勢，而稍加以人力之製造而成者。遊人可入洞，洞爲不規則之長方形，上幔覆，寬約十米，深亦如之。洞之中間，高約二·七〇米，洞之四壁皆嵌以石刻佛經，石塊有大有小，共一四五塊，大約皆唐時物。洞中有石柱四，皆鑄佛像，故有千佛石柱之稱，柱皆八角形，其高與洞等。四柱之中，二柱上各刻佛像二七二尊，又二柱各刻佛像二五六尊，此四柱共刻一〇五六尊，爲隋唐時所作。

再向南行，第六洞與第七洞在焉。此兩石洞亦皆滿貯石經。兩洞之間在石壁內有唐玄奘法師像一尊。再向南則爲天然石壁，迎面而立，遊人至此止步矣。乃由原路回，至僧人居所，向北行，至第八九兩石洞，內亦藏石經，門亦固封與前洞相同。在此兩洞之前，有八角亭一座，乃前清末年所建。

由僧人住室過曝經臺，可登至山頂，山頂上有一小塔，名山頂塔，亦唐代之物，與西域寺北塔四角小石塔相似，余前遊山時，曾至此詳瞻，今因時間太促，未能



石經山山頂塔  
(攝鈞維常)  
(三十圖)

重觀。下午四時三刻，余等由山上動身，順原路下山，回西域寺。

石經山各石洞，均在山之東面，坐西朝東。石洞左近，古柏甚多，枝幹蒼老，極爲奇特，除石洞附近外，



則無樹木也。

西域寺門前稍北，河之對方，有唐時碑一座，余等由石經山回寺時，曾往觀之。此爲唐故建大德道行之碑，乃唐懿宗咸通八年所立，碑之下段爲土所掩，上段亦多剝落，其文字多不能識矣。

回西域寺時已五時三刻，少息，用晚膳。

石經山及西域寺南塔下所有石經板之數目，經名，及其所刻年代，自是一極有趣味之問題。但各書著錄，每多不同，頗難得一正確之結論。茲就日下舊聞及日下舊聞考中所記者，爲之統記如下：

(甲)石經山共碑……………二八七五塊

(一)據遼趙遵仁碑略所載：遼太平七年韓紹芳驗名對數時所得者：

(1)正法念經一部全七十卷，計碑：二一〇塊

(2)大涅槃經一部全四十卷，計碑：一二〇塊

(3)大華嚴經一部全八十卷，計碑：二四〇塊

(4)大般若經五百二十卷，計碑：一五六〇塊

(二)雷音洞妙法蓮花等經，計碑……………一四五塊

(三)遼聖宗興宗道宗三朝，自聖宗太平七年至道

宗清寧三年，可元等所續鐫者：

(1)大般若經八十卷(至是大般若經全)計碑……………二四〇塊

(2)大寶積經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至是四大部成)計碑……………三六〇塊

(乙)西域寺南塔下共碑……………四二六〇塊

(一)遼道宗賜金所刻大碑……………一八〇塊

(二)通理所刻小碑……………四〇八〇塊

(甲)(乙)兩項共計碑……………七一三五塊

關於各碑所刻年代，可分爲兩個時期如下：

(子)隋唐時期，自隋大業至唐元和四年(西歷六〇五年至八〇九年)

(一)靜琬及其幾代門徒所刻……………二一三〇塊

(二)雷音洞中之石經……………一四五塊

(丑)遼時期，自遼聖宗太平七年，至道宗大安十年。(西歷一〇二七年至一〇九四年)

(一)遼聖宗興宗道宗三朝，至道宗清寧三年所刻……………六〇〇塊

(二)遼道宗賜金所刻大碑(約在清寧三年以後)……………

一八〇塊

(三)遼道宗大安九年，通理所刻小碑……

四〇八〇塊

總之石經山及西域寺南塔下所有石經板共計七三五塊。至於所藏帙數據沙門志才涿州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見日下舊聞)所載，謂：石經山七石洞內共計一八七帙，通理造經四四帙。又關於所藏石經字數，據王正燕山雲居寺碑(見日下舊聞)所載：九洞內有經四百二十萬言。想為揣測之辭，非實事調查所得也。

是晚晚膳後，八時半即睡

第四日十一月三日

由西域寺至上方山，晚宿兜率寺

晨七時半起，天晴，用早餐後往遊香樹庵。出西域寺大門，順河向北行，約四百米至香樹庵。此庵亦為坐西朝東者，庵前有老槐一株，門額題『古刹香樹庵』，殿前有康熙十一年『重修石經山香樹庵碑』一座。庵規模甚小，無可記述者，遊至此遂返西域寺。據寺僧與余等談，西域寺在北平之下院有三：(一)東城大佛寺，(二)阜外北驢市口慈明寺，(三)南橫街官菜園上街

南口觀音院。

早九時，復由西域寺起程赴上方山。余與經天各乘四人肩輿，申伯騎驢，另一驢載行李。出寺門，過石橋，經下庄村，至石門村。沿路左右望，多梨柿等果樹，中雜楊柳，故葉色有紅色有黃色有綠色，燦爛眩目。道途所經，或沿溝而行，或跨溝而過，此時始知前夜冒雨至西域寺，所過如此等地方者俱甚危險。而前夜行時，固茫然不知，此時思之，不禁悚然。

早十時二十五分，至出山廟，少息，旋過軒轅寺而達孤山口。按宋太宗雍熙三年，李繼宣戰契丹于拒馬河上，追至孤山口，契丹引去，即此地也。此地高度一〇〇米，由此向西，則山更多，但兩山之間多平地，且有乾河溝，至兩面山坡上，時見有紅葉。

出孤山口後，仍復西行，經下中院村，至上中院村，此地高度一五〇米。按魏必復天開中院碑陰記中所謂：『建中院寺于南沙河』者，則中院在元以前實寺也。

由周口店至西域寺，及由西域寺至上方山，沿路各村，均利用村中街道，為造草肥之所。蓋此地農民，每將玉蜀黍等之幹葉切斷，置之街道中，上覆以土。迨來

往行人及牲畜既行其上，有牛溲馬勃之下瀝，則土與玉蜀黍之幹葉相混，經若干時日，即成肥料，取之爲田中使用，以代糞類。上中院村街道上尤多，故行人甚感不便，雨後尤甚污穢，情形頗類豬圈，而村中人民生活其間，幾與在豬圈中生活無異。

下午一時半，至接待菴，其地高度二〇〇米，爲入上方山之門戶。

上方山初名大房山，亦曰大防山，更名大房嶺，山上有寺名上方，故以此名。山之地層爲石灰岩所構成，五代梁貞明三年，契丹圍幽州，晉李存勗遣李嗣源等趣救，至易州北，踰大房嶺，即此地也。

接待菴和尚妙智，對余等極爲招待。余等取出自帶食品，在此稍進午餐。同時妙智和尚代雇妥背夫，將行李背至兜率寺。臨行時，妙智和尚告以由此入山之二人轎，及赴西域寺與琉璃河之四人轎，以及入山之背夫，均有一定之價，並出示定價表。觀其定價，尙覺公道。

下午三時余與經天步行入山，申伯則乘二人肩輿而行。出接待庵山門左轉向北行，入山口。山路盤折於澗中，左右山巖聳立，頭上祇露天光一線耳。愈前行，則

所見之山形，愈爲奇特。經發汗嶺，至雲梯下，抬頭仰望，則見雲梯菴者，立於絕壁之上，甚爲險峻。雲梯者乃鑿石爲

磴，左爲高巖，右爲深澗，乃明太監馮保所修築，每級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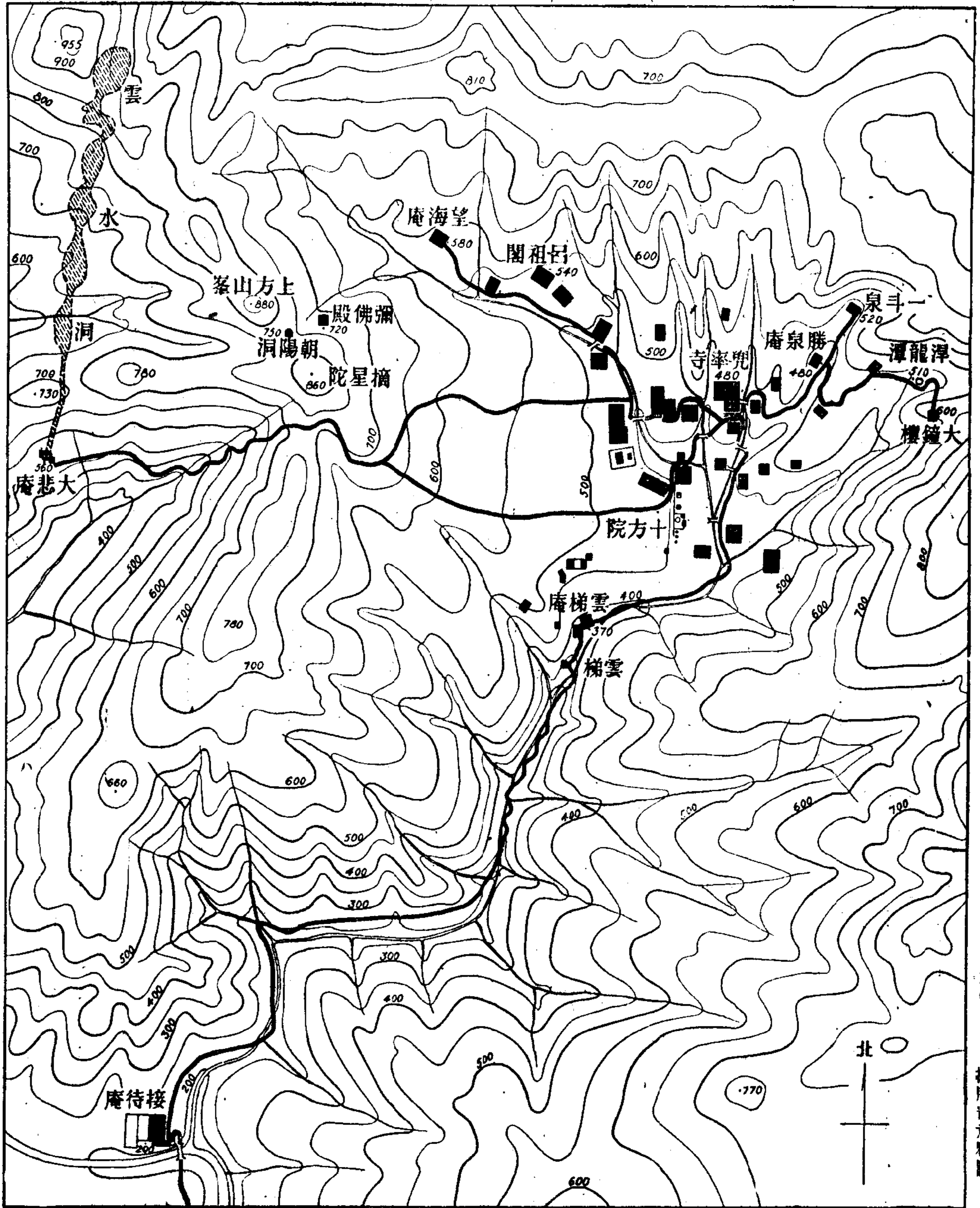
上方山雲梯之一段(圖四十)

高，可攀扶兩旁之鐵索而上，凡歷二一二級，始達雲梯庵。其地高度三七〇米。

上方山隣近村莊，向例禁止村人潛行小道，以防竊盜。僧人出入，僅由雲梯總道通行，別無他路可供出入。雲梯菴僧名顯明者，乃太監而修行者，見余等至，烹茶待客。余等至此，略事休息，即鼓勇前進，經款龍橋，入兜率寺山門，時已下午四時半矣，此處高度四八〇米。

兜率寺亦稱上方寺，爲上方山七十二寺之總匯，四面羣山環抱，樹木密布。立於寺前，則見前後左右，滿山紅葉，加以孤雲出岫，氣象萬千。正對兜率寺之一

# 上方山



峯，名爲齋星陀，又名摘星陀，唐僖宗光啟時，契丹入寇，幽州劉仁恭窮師踰摘星山討之，即此陀也。其左有小峯，土人呼之曰『氣不憤』，其右即上方山峯也。

兜率寺西南，十方院中，僧塔甚多。其中一塔，有碑記，略謂：『師諱守常，曹姓，住持本山三十年，所度白黑四衆二十餘萬，以咸雍六年羽化，塔建於大安己巳（見日下舊聞）』，則此寺由來已久可知矣。歷金元明清，凡數修，殿前現存明清之碑四，其中最古者爲『重砌上方兜率寺天梯路記碑』，乃明孝宗弘治七年所建。寺南向，有殿三層，在第三層殿旁向東轉，過大廚房，再登石級，至殿後，有高臺，其上有客堂數楹，爲遊客寄宿之所，余等即留宿於此。寺中知客興貴，司房慶安，均出招待。五年前余來寺時，寺乃覺真住持，今則爲智達，詢之興貴，始知覺真已退老，不問寺事矣。是晚室外溫度十三度，（攝氏表）余等晚飯後，即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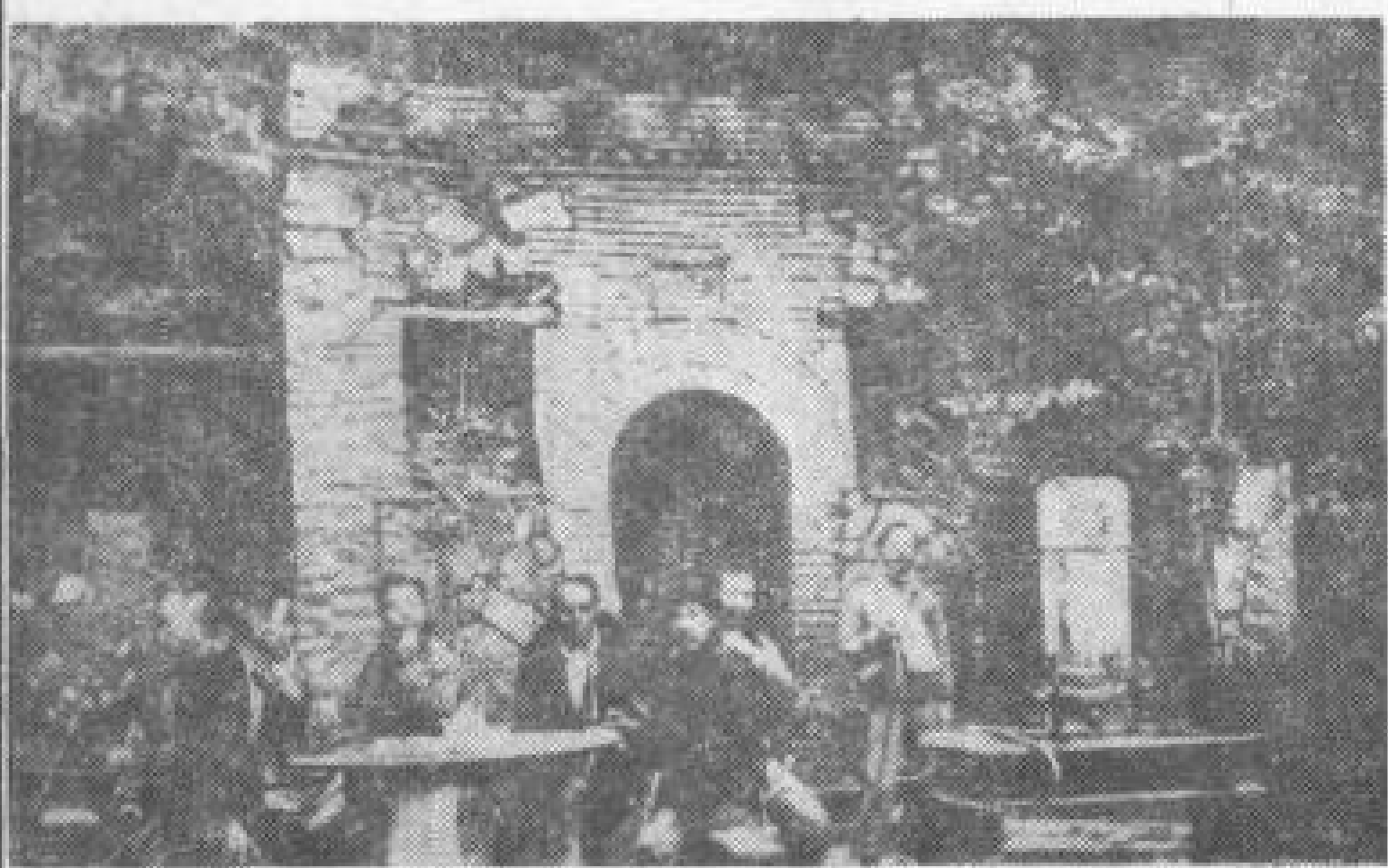
第五日十一月四日

### 遊雲水洞登上方山峯，晚仍宿兜率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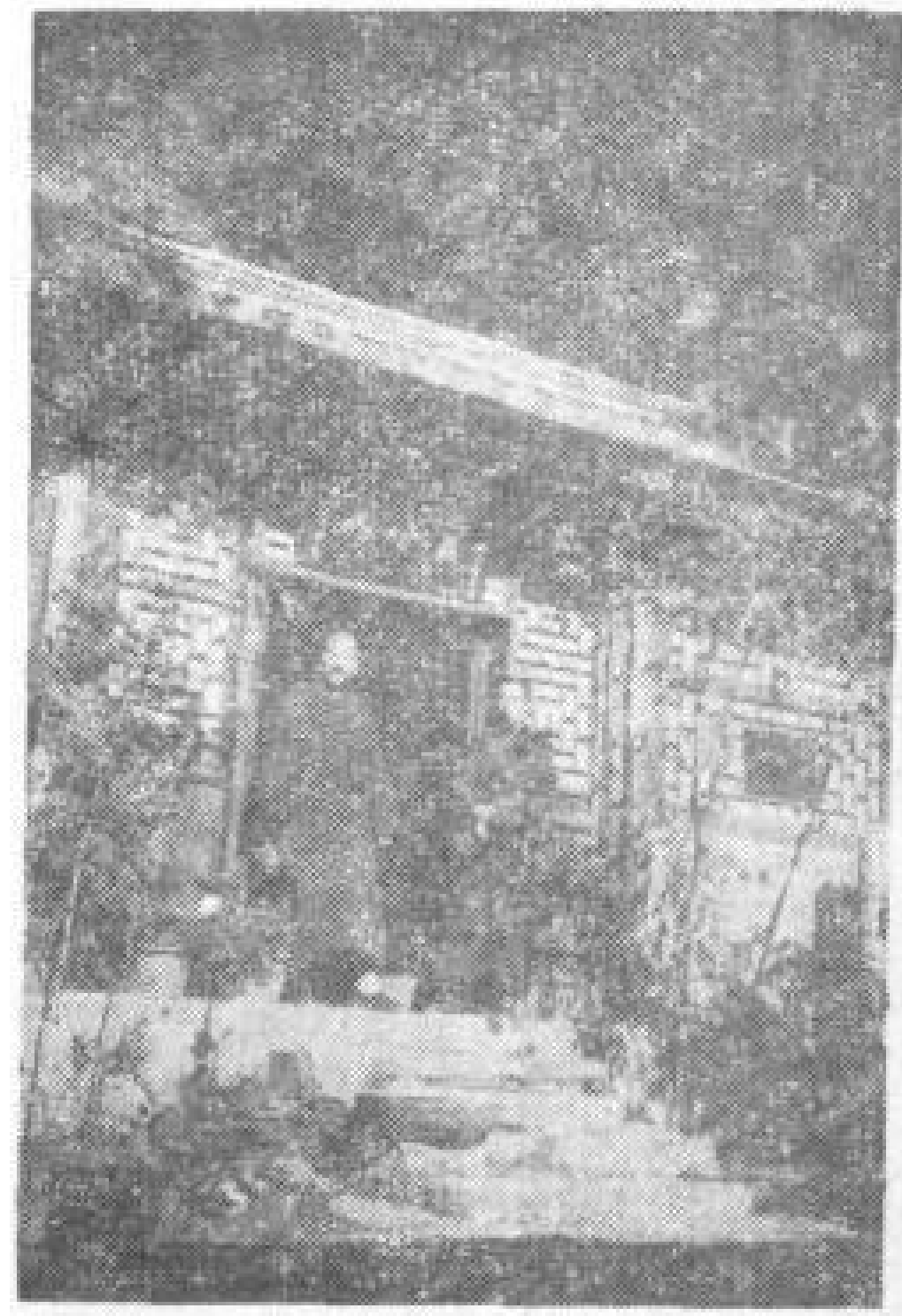
晨七時起床，天晴，室外溫度，降至二度，蓋昨夜風，氣溫低降故也。經昨夕一夜大風，紅葉強半吹落。

早餐後，八時四十五分動身赴雲水洞，經天與申伯各乘二人肩輿，余獨步行，寺中一年老之工人引路。由兜率寺至雲水洞，有新舊兩路，余等取道新路前往。山路多樹林，風景絕佳，繞至摘星陀旁高度六五〇米之處，再下坡，順山腰而行，路極曲折，及抵雲水洞口之大悲庵，時已上午九時四十五分矣。大悲庵東山神廟旁，有石碑一，爲康熙十四年，涿州房山縣禁止在上方山私行小路，只許由雲梯總路出入之曉諭。

五年前之雲水洞門（常維鈞攝）圖五十五



大悲庵爲一小廟，廟南向，高度五六〇米，南房三間，爲大悲寶殿，就中東邊一間，新改爲接待室，西房爲僧室，雲水洞口即在庵內。五年前來遊時，洞口僅有碑門一座，半就傾圮。此次重遊，則見洞口已築房三間，中祀佛一尊，遊人須繞至佛像後進洞。菴中有『建立上方山雲水洞大悲庵碑記』，乃康熙時顯親王撰。



(六十圖) 門洞洞水雲之在現

雲水洞

為南北方向，洞口南向，蓋由接連不斷之六大廳而成。

每兩廳相接處，有狹過道或走廊接連之。此「廳」字名稱，乃採用尹贊勳先生所著『北平附近一大奇蹟——房山縣

上方山雲水洞』文中之名詞。（見世界日報自然週刊六十五

期）據普意雅氏測量全洞，自洞口至第六廳末端共長八

六〇米，每廳長高各約百米左右，寬約四十至五十米

之譜。洞之地基最高處，為第三廳之正中，高度五八三

米。其最低處，為第五廳之起點，高度五六三米。以是

觀之，則洞之地基各廳相差無多。（參看洞之正面圖及斷面圖）

各廳之地基上及牆壁上滿為鐘乳石，有如人形者，有如

佛像者，有類動物者，有類建築物者，奇形異態，不可

捉摸，本山僧人為定有各種名勝，分別給以特別名稱。

余等于上午十時入洞，寺僧偕工人各持火把在前導

行。火把乃山中硬草及木條所製，忽而有光，忽而盡

滅，且烟氣甚大，甚不合適，余等則各持手電燈以行。初入洞口，高約三米許，寬約二米半，距洞口五十餘米處，左邊石壁上，有『西方接引佛』造像。再前行，則洞口漸狹，初須低頭而行，繼則須灣腰而行，乃達第一廳。余前遊此洞時，尚須屈膝摩石伏地行五十米之路，始達此廳。近人王庭五先生捐資，將此段須爬行之路，鑿寬甚多，現今遊人至此，祇須低頭灣腰，即可過去，便利多矣。

入洞時，洞外氣溫六度，（攝氏）洞內溫度則為一六度，故入洞後驟覺溫暖。

第一廳內有大鍾乳石，名『臥虎山』『半懸山』，第一廳與第二廳之間，路極狹小，經此時須灣腰。

第二廳中，有『胡桃山』，『柿餅山』，『石腸』，

『石肚』，『石肺』，『獅子望蓮』，『鼓樓』，『鐘

樓』，『石鑼』，『仙人過橋』，『帽盒山』諸奇勝。

以木杆擊『石鑼』或『鼓』或『鐘』，確有鑼鼓鐘之本

音。第二廳末端，有『白龍潭』。所謂『白龍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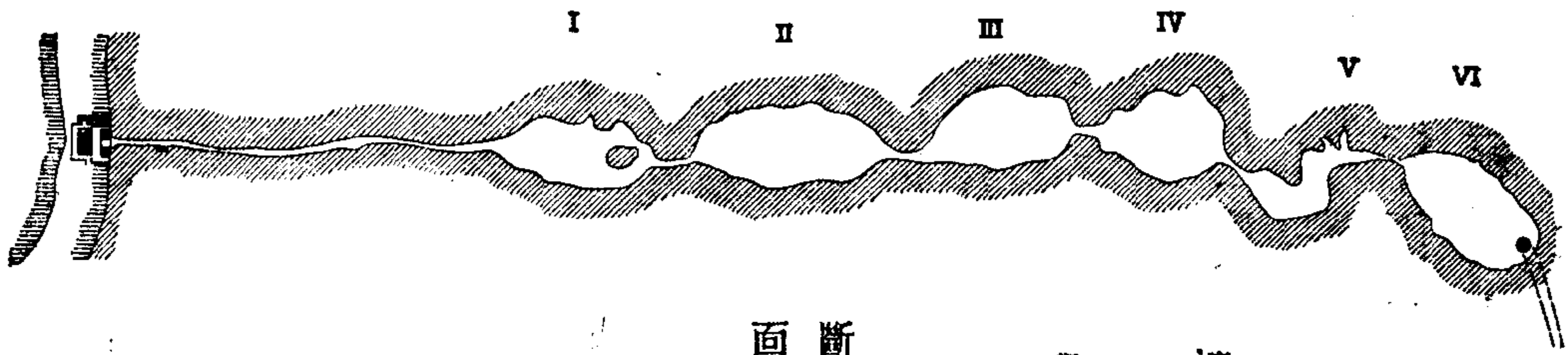
為一直角三角形之水池，一邊長約四米，一邊長約三

米，水深約一米。潭水甚清，水之溫度為十二度。由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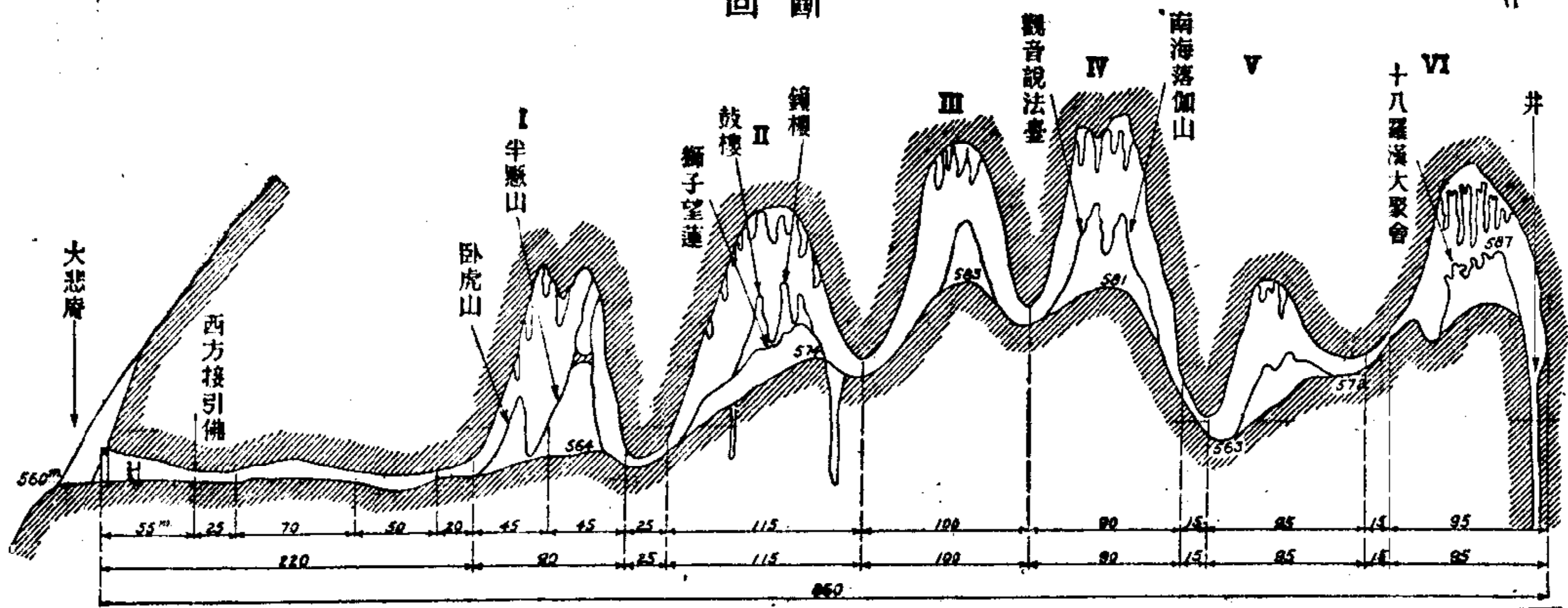
上方山  
雲水洞

圖雅意普用採

面平



面斷



二應至第三應，則須經過高而短之走廊一段。  
第三應中之鐘乳石，有『欄路虎』，『將軍砲』，『華巖看西瓜』，等名稱。此洞由洞上向下滴水甚多，故地甚濕。由此應至第四應，亦有高而短之走廊一段。

第四應中之奇景，則有『觀音說法台』，『南海落伽山』等，由此應至第五應，洞基下降，須經過『鶴子翻身』極窄而坡度極大之路，更須曲身或爬行也，此為全洞現時最難行之處。

第五應中有『雪花山』，『亂甜瓜山』，『白米山』，『菊花洞』等，由此至第六應，經過窄路，地基乃漸高矣。

第六應內，中間直立石筍甚多，極似佛像，名曰『十八羅漢大聚會』，全洞之鍾乳石，以此最為宏偉。此石之後，為應之末端，亦即全洞之最末端。據普意雅所著，雲水洞章內稱『十八羅漢大聚會』之後，有一垂直之深井，一九一二年法國陸軍少校單開滿 (Dinckelmann) 氏曾以繩繫身入井探尋，降至井口下三十五米

深處，因井筒過狹，不能再降云云。余上次來遊，僅至『十八羅漢大聚會』處之前面而止。此次余曾至其背後，因下坡路險，且路又過滑，又電燈光亦不足，故未見井口，引路人則稱井口已塞，不知是否屬實也。全洞既盡，仍由原路出洞，時已正午十二時，計在洞中約二小時，明人曹學佺遊雲水洞有詩云：『遊茲如夢裏，記憶未全真』，信然。

余等遊至雲水洞第二廳時，申伯即匆匆出洞，下山轉琉璃河回平，經天出洞後稍息片刻，亦乘肩輿回兜率寺。余則遊興未闌，決登上方山峯之後，再回寺。余與兜率寺之老工人，在大悲庵各吃小米粥數碗，以代午餐。寺僧敬以黃精，黃精乃上方山名產，為草本植物，取其根蒸熟後，曝之日光下，再蒸再曬者七八次，根鮮時為白色，經蒸曝之後，色乃變黑，其味甚甜。

余同此老工人於下午一時十五分由大悲庵動身，出廟門，由原路走至山神廟稍東，即登山，至高度六五〇米處，攀崖而上，向西行，下午二時五分至彌佛殿，其地高度七二〇米。殿廡祇一間，座北向南，正對摘星陀，內有石鐫之小彌勒佛像一座。二時二十分，抵朝陽

洞，其地高度七五〇米，洞路向西南，深約十米，高約五米。再西北行，于下午三時二十分達上方山峯，其地高度八八〇米，較摘星陀微高，上房山東之馬耳山及其西之白銀陀，則均高出上方山峯上。在此峯遠眺，遠為涿州寶塔，近為隣山寺院，皆歷歷在目。至是余遊興益豪，默笑申伯經夫無此眼福也。

下午三時半，由上方山峯下山，回兜率寺。下山小路，坡度甚大，近山峯處無樹木。由山峯向下行甚久，始抵橡樹林，因昨夜大風，地面所覆之橡葉甚厚，頗不易行。高度約六五〇米以上，橡樹葉均乾枯降落，高度約六五〇米以下，始見有橡葉之黃者紅者，蓋高度愈大，則氣溫愈低也。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至望海庵，其地高度五八〇米，為此山中七十二茅蓬之最高者。自此以下，漸多柏樹。過呂祖閣，其高度五四〇米。閣內有老柏一株，俗呼為柏樹王，樹幹之周約三圍，約五米，幹高亦約五米餘，以之呼王，似有不敷，下午五時十五分回抵兜率寺。

本日遊山採得紅葉七種，附記於下：

(一)遼東櫟，北平西山亦稱小葉婆羅(Quercus liao-



tungensis Koidz)。

(二) 榲欐亦名青剛樹。(Quercus aliena Blume)。

(三) 榲樹，俗名榲婆羅，北平西山多稱婆羅樹(Quercus dentata Thunb)。

(四) 黃檗俗名黃蠟柴，(Cotinus Cogyria Seop Var. einerea Engler)。

(五) 槭樹，俗名楓樹(非真正之楓)，又有雞爪樹，瓜子叉，元寶樹，色樹等名(Acer truncatum Bunge)。

(六) 杏(Prunus Armeniaca Lim.)。

(七) 楷木，北平俗名黃棟樹(Pistacia Chineses Bringe)。

晚六時半與經天同進晚膳，因天冷，寺僧特備炭火盆。晚八時，以溫度表測溫度，知室中爲十三度，室外四度，晚與經天暢談甚久，後即就寢。

第六日十一月五日

遊上方山東部，下山後，經琉璃河逕

返北平

晨七時起床，天晴，八時，室外溫度二度。因昨日所遊者爲上方山之西部，今日擬遊東部，遊畢，擬即下

山至琉璃河，轉道搭火車回平。

早餐後，於八時十五分，與經天分乘二人肩輿，去遊山之東部。經觀音洞步行至勝泉庵，其地高度四八〇米。庵有二泉，泉水溫度爲十二度。再前行，路多石塊相阻，行多不便。至觀音廟，其地高度五二〇米。廟後爲天然之絕壁，矗立其間，廟下有泉，名一斗泉，在一筒道之盡處，筒道乃人工所建者，至此泉時爲八時四十分。旋回觀音洞，再乘肩輿，于九時十分至普賢殿，殿前置有道光十二年所鑄大鐵鐘一，高約二米。余等觀此鐘後，即乘肩輿赴淖龍潭，此處高度五一〇米。

淖龍潭附近，樹木甚多，潭口略爲橢圓形，直經約三十米。潭之周圍如筒形，深約七八十米之間。潭底平坦，無水，草亦不多，大小與潭口相等，此潭之形狀奇特處，有非筆墨所能盡寫者。

九時五十分，至大鐘樓，其地高度六〇〇米。鐘爲銅質，高可二米半，爲新鑄者，上鑄有『民國十六年四月八日造』，『江夏傅獄蓋敬署』字樣。此樓位於一高坡上，登坡遙望，風景極佳。

十時由大鐘樓循原路回寺。十時四十五分抵兜率

(七十圖)樓鐘大山方上



寺，略進午餐，於十一時十五分仍乘二人肩輿下山。寺

僧送至廟門，告以如再來遊時，可先致函寺中，書面上寫：『涿縣長溝鎮天泰成轉』即妥，自當派肩輿至琉璃河相迎，情殊殷切。余等既出，乃由雲梯下山，十二時至接待庵，十二時半，改乘四人肩輿，赴琉璃河，行李仍由驢子運送。

經上中院下中院，於下午一時半至孤山口，二時至天開村，此地高度為八〇米。村中廟前有元順帝至元三年所立之『大元六聘山天開禪寺重建碑記』一座。按六聘山為晉時霍原隱居處，出村南望，可見天開寺廢塔半段。二時四十五分過尤家墳村。三時十五分抵西營村，此村門為鐵絲網所構成，蓋用以防匪也。三時二十五分至趙各莊。三時半至東營村。東營，西營，趙各莊各村，均較上下中院及孤山口，富庶多矣。四時一刻過李

莊。五時至琉璃河鎮。五時一刻至琉璃河車站。平漢車本應下午五時三十分到琉璃河，是日誤點，遲至六時餘始開到，余等即乘此車返平。

由琉璃河至上方山之汽車路，已修至天開村，惟修時係分段修築，中間尚有數段未修就也。

由北平至琉璃河有汽車路，余五年前與徐願諸先生來遊時，係先雇妥大汽車，至琉璃河老爺廟前下車。先遊上方山，次遊西域寺，石經山，旋回琉璃河西之北務娘娘廟。再乘先期雇定之大汽車，經琉璃河返平。

按由琉璃河至上方山之接待庵，約二十四公里。由琉璃河至西域寺，約二十八公里。

### 餘論

此次遊山所見，如上方山風景之佳，雲水洞景物之奇，西域寺石經山古物之多，皆他方所無者。至於周口店中國猿人洞穴遺址，對於科學尤為重要，惜此可遊佳點，知之者甚少耳。余以為所應注意者，有下列兩項：

(一)交通極宜改善：由北平至房山各地，有三路可行：(1)由平乘汽車至周口店，或乘公共汽車至房山縣，再騎驢至上方山或至西域寺。(2)由平

乘汽車至琉璃河，再騎驢或乘轎（須先期約定）至上方山或西域寺。（3）由平乘火車至琉璃河，再騎驢或乘轎至上方山或西域寺，或由琉璃河騎驢至周口店。（由琉璃河至周口店之支路火車，僅供運輸煤塊之用，亦可搭客，但開行時間無一定。）以上三路，除汽車火車可通行之一段路程外，其騎驢或乘轎之一段路程，行旅甚苦，故應從速完成由琉璃河至上方山及西域寺之汽車路，以利交通。再加修一支路，逕至西域寺。此汽車路一成，則由平至上方山及西域寺一帶，數小時可達，此地必成爲一重要遊覽區。蓋北平西山一帶風景，以此地爲最勝也。

（二）調查與研究：昔人關於上方山雲水洞西域寺石經山之記述，不乏佳篇，但寫景者多，寫實者少。法人普意雅所著法文『北京及其附近』一書中之石經山西域寺上方山雲水洞各章，（一九二四年北京法文日報出版）與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出版之東方學報內房山雲居寺研究，（一九三五年三月出版）則均有較詳之記述。故余深望吾國學者，對

於前人記述，加以整理及考訂，同時對於現存之實物，注意實地調查與研究。余意時局稍定，宜將石經山洞內之石刻佛經，由洞中取出，拓出數份，以供研究。再將洞門用洋灰鐵筋從新修理，藉資保存。此事應由學術機關與中央及地方有關係機關，合組一委員會主持之。蓋此種石刻，于中國文化極有關係，非僅徒以古物爲寶也。本文承顧頡剛先生校閱，張江裁先生整理稿件，李至廣先生繪製地圖，夏緯英先生代訂紅葉植物名稱，又所附照片除余撮製者外，承常惠先生惠贈數張。並以誌謝。

二四，十二月，三十，北平。

## 地理學報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二卷四期	翁文灝
追悼丁在君先生	竺可楨
泰山與峨眉山之高度	丁文江
藝文叢刊自序	陳長蘅
我國土地與人口之初步比較及國民經濟建設政策商榷	李良驥
廣西之雨量	李慶遠
中國三千三百三十八島嶼面積	張其鈞
近二十年中國地理學之進步(中)	李旭旦
書報介紹	

編輯者：

中國地理學會

定價：

每冊八角  
全年三元

代定者：

南京成賢街鐘山書局

# 縮本四部叢刊初編

商務印書館

▼保存善本真相 ▼縮印廉價發行 印行

敝館輯印四部叢刊初編。全書都三百二十  
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種無凡宋本四十  
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  
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  
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餘  
亦皆為明清佳刻。發行以來。士林推重。先後  
兩版數逾五千。一、二、八之變。再版存書。大半  
被燬。所留底版。同付劫灰。越今數載。全部者  
既已售盡。單行者亦幾無餘。嗜學之士。猶時  
時訪問不絕。愧無以應。因酌時宜。改製新版。  
并合冊葉。冀便取攜。保存行款。藉留真面。用上等  
瑞典紙影印。洋式裝訂。國學要籍。具於一編。取  
價低廉。流通可廣。茲已製成樣本。發售預約。欲  
以廉價購讀善本古書者。得此可無旁求矣。

## 寄即索承 本樣錄目

預約 截止期	出書期	郵費	預約價		冊數	版式		預約簡則
			交次分	交一次		平裝紙面	四開本上等瑞典紙膠版精印	
本 年 四 月 底 止	本 年 六 月 底 分 三 次 出 齊	國 內 及 日 本 十 元	每 年 先 交 三 十 元 自 本 年 四 月 至 十 二 月 各 交 十 五 元	共 一 百 六 十 五 元 共 二 百 二 十 元	四 百 冊  一 百 冊	精 裝 布 面		

# 香河小志

張璿

## 一 建置沿革

香河，古燕國地。漢屬廣陽郡。六朝屬燕郡。隋以後屬幽州。唐天寶中，以幽州爲范陽，尋復舊。遼太宗會同元年，石晉遣趙瑩奉表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並圖籍獻。詔升幽州爲南京幽都府，又曰燕京（見遼史太宗本紀及地理志）。聖宗開泰元年，又改幽都府爲析津府。初，遼得晉之十六州，於京東新倉鎮（今寶坻縣治）置權鹽院，居民聚集，漸成井肆，因於武清北鄙孫村度地之宜，置香河縣，分武清潞縣地屬之（寶坻置於金世宗大定十二年，遼時新倉鎮亦屬香河）。香河建置之年，遼史不載，順天府志明定爲開泰元年，甚是。案遼并晉十六州，以幽州爲幽都府在太宗會同元年，其後因循不改，至聖宗易統和三十年爲開泰元年（遼史聖宗紀：「十一月甲午朔，文武百官加上尊號……大赦，改元開泰」），改幽都府爲析津府，薊北縣爲析津縣，幽都縣爲宛平縣，改治建縣，當在此時也。

## 一一 疆域與地勢

香河始置時兼領新倉鎮，地域較廣，其後金置寶坻縣，割香河縣地屬之，香河縣面積乃頓小，東西距僅四十五里，南北距五十五里，民國編縣入三等，蓋亦以其面積小也。大清一統志曰：

「香河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東西距四十五里，南北距五十五里。東至寶坻縣界三十里；西至通州界十五里；南至武清縣界二十五里；北至三河縣界三十里。」

其地適當北京與天津之間稍東，右倚運河，全境爲一平原。

香河縣之地勢甚平坦，然昔時似較今日爲窪下。案縣地舊屬武清，武清本漢雍奴縣地。水經：「雍奴者，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則在漢時武清縣地尙甚窪下也。又故籍載京東南有三角淀，延芳淀，皆廣數百里。畿輔通志：

「三角淀，在武清縣南，周而二百餘里，或云即古

雍奴地也。」

延芳淀遼時水尙甚盛，遼史地理志曰：

「灤陰縣本漢泉山之霍村鎮，遼每季春弋獵於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灤陰鎮，後改爲縣，在京東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數百里，春時鵝鷺所聚，夏秋多菱芡。」

水廣數百里，當甚可觀，然今日皆不見。古代之湖澤，皆逐漸淤平，亦地理上可注意之現象也。

### 二 河道

香河爲一平原，境內無山陵；僅於秋高雨霽時，北望可見山嶺葱菁耳。縣志則載城北二里有黃土山，四里有沙陀嶺，亦聊舉近似之名，藉補缺憾，實則境內並無山也。

境內之水，圖書集成所載凡十八：曰北運河，王家務引河，香河，紙務河，駱駝港，葉清店河，板營口河，蒲池河，高駝子河，牛家港河，蒼頭河，雙港河，牛濟河，七里莊河，劉宋河，百家灣，董家灣，龍灣，其中以運河爲最大，然經縣境甚少；其他則多名存實亡，如百家灣今爲一村名，而各地志猶載之；今擇其重

要者略述其地域與源流，其實無水或水流甚小者從略。

1 運河——運河爲南北交通要道，經縣之西境。沿河多沙，不宜種植，水漲決口時，縣之南部受其害。

2 蒼頭河——在縣西北二十里，相傳卽蕭后運糧河。俗名瀝瀝河，又名窩頭河，今俗名五河，大清一統志謂，「水無源，伏秋水發，衆流會於窩頭。」常爲縣北之大害。

3 香河——在縣東里許，俗名長溝，以其地種菱荷，多香氣，縣以此名。

4 牛濟河——在縣東南三十里，東南入七里莊河。

5 蒲池河——在縣東北十五里，又名蒲石河，渠河，渠口河亦入七里莊河。

6 龍灣——大明一統志：

「龍灣，在香河縣南四十里，昔呼爲大龍灣，又南爲小龍灣，二水夏秋始合流，經寶坻縣界，入七里海，相傳遼時海運故道。」

案龍灣今名青龍灣，爲運河之支流，自武清縣河西塢北分注，運河水少則下閘，水多則提閘，故苦雨之年則常決口，苦旱之年又長無水，縣之南部及寶坻縣多受此河

之害。又今之青龍灣在縣南四十里，與舊志合，然其南則無小龍灣，而有鎮名河北屯，案屯多為明初所置，知明初此鎮之南尚有河，則舊志所載之小龍灣矣。

#### 四 城鎮

香河縣治為磚城，位縣境之西北部。其城牆建築之年幾輔通志曰：

「香河縣城，舊土城，明正德二年甃以磚石。周圍七里二百步，高二丈三尺，廣三丈；池深一丈五尺，闊二丈五尺。嘉靖四十二年知縣范經，隆慶二年知縣萬通，萬曆二十年知縣陳增美各增修；三十二年，河漲堤決，城垣半頽，知縣李垂銜重加修葺。」

縣城今尚完好，然池已不存。

縣所轄之鎮凡三：曰渠口，在城東二十五里；曰劉宋，在城東南三十五里；曰河北屯，在城南四十五里，皆居民聚集，小有商業。

城鎮皆有集市，為有定期之貿易場。集市每十日四次或二次不等，視各地交易之盛衰而定。

#### 五 教育與交通

香河縣教育落後。全縣共有完全小學五處，城內男小學一，女小學一，三鎮男小學各一。散佈於各村之初級小學不過幾十處，然以經費窘乏，辦理非才，皆奄奄欲息，故兒童求學之機會甚少，女子則尤少讀書者。

境內無平坦之大路，故交通之利器仍為騾馬或舊式之大車，轎車。近年自行車漸多，多有以之代步者。

#### 六 社會狀況

香河處平津二大都市之間，故經濟皆受此二地之支配。境內為平原，宜於種植，故人民之職業以農為本，亦有兼營小本商業者。農民以自耕農為多，貧富之差別不甚。

香河全境地凡九千餘頃，皆可耕，每年春秋常苦旱，夏日又苦潦，然勞苦之餘，尚能得溫飽。近年農村經濟破產，一般農民亦漸不支，地價由每畝百許元降至五十元以下，然買者絕少，以是不能生活者多棄鄉村而就都市。

農地之生產，可分二季：收麥在五六月，曰麥秋；收穀，黍，玉蜀黍，粟，豆等在八九月，曰大秋。農人以此兩季為最忙，九月以後，則無工可做，為一年中之

閒暇時期。

社會之組織以家爲單位，一家中之個人應爲一家之利益奮鬥，努力。然以生活困難，大家庭絕少，同會祖之同居者甚稀，祖死則父與伯叔析居乃最普通之現象。

縣境處二大都市之間，故常受戰爭之蹂躪，稅捐苛重，爲人民之大苦。有時軍隊過境，則十室九空。一二年來，以臨戰區，故政治上多生枝節，人民生活之不安，亦一大原因也。

## 七 民俗

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隋書地理志則曰，「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然前代以來，多文雅之士。」此則古代之情形也，蓋民性因風土及環境而異，香河爲一平原，距山尚有百里，故民性質而不毅，加以境近都門，故重禮教而少進取心，其待人質樸敦厚，媯媯若故人，慷慨悲歌之古風，尙可想見。

婚嫁之俗，生子女三四歲，卽由父母之主持，媒妁之說合，先行訂婚。訂婚之前，兩家各以子女之生辰年齡寫給對方，曰小帖，經推算合適後，交換大帖（龍鳳帖），是爲訂婚，俗曰拿帖。結婚之前，由男家擇期

通知女方，曰通信。結婚之日，由男家備轎車往女家迎娶，新郎不親迎。

喪葬之事，凡幼年未結婚卽死者不得葬入塋地，死後卽埋。成年人死後，第二日或第三日裝入棺內，曰棺殮。第三日開弔，曰接三。葬期則平均在死後數月內，送喪必備子媳，子持幡杖行於前，曰打幡；媳抱升，坐車內行於後，曰抱罐。

元旦俗稱曰正月初一，是日晨起，鄉黨相賀，見面互道「見面發財」，曰拜年。以示和氣也。

正月初五爲破五。舊俗初五以前不得將室內土掃出，掃出謂之破財。

初七初八不許婦女做活，舊俗云，「初七初八，老鴉拔芽。」謂是日做活則烏鴉拔禾苗之芽也。

正月二十五爲填倉，是日晨起，須放礮仗，謂可得豐收也。

二月初二日爲龍抬頭，是日應食餃子，以其象龍耳也。

清明祭祖，俗曰上墳。覆土於墓，以酒肉祭之。族有公田者則聚餐，曰吃祖宗。





# 中國地理學會募集基金啟

吾華地理之學素極重視，誠以職方圖籍為有國之常經，大師宿儒靡不究心於斯。水經注疏肇自北魏，郡邑志乘盛於南宋，歷朝修一統之志，分縣有風土之書，綜計卷帙，數已累萬。其間河渠利病，邊防要害之類，多由親歷，非徒空談。雖地形改易，人事遷移，而準古酌今，猶切實用。民國以來斯學愈盛，新進學者超軼前修。章炳麟氏有言：「獨苦晚近言地員者，皆詳於郡縣沿革，而山川經紀弗詳，略及天時物產，節解而言，又弗能成條貫。」此乃民國初年之舊聞，最近二十年來之成績，實已大有進步，至堪紀念。就山川經紀而言，則如山脈構造，河流發育，海水運動，土壤性質，均有嶄新之貢獻，窺自然之秘奧。就天時物產而言，則如季風真相，旱潦成因，生物分佈，地下富源，亦有空前之發現，釋千古之疑竇。至于人文地理與歷史地理，亦各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條理明暢，源委燦然。而新地圖之完成尤為民國學術放一異彩。凡此皆賴公私機關多數學者從事於調查採集測候統計，以作有系統有規律之研究，開闢草萊，奠定基礎，使地理學躋於科學之林。科學之特長，在於分晰專精，力求確切，願分工常賴於合作，專門尤貴於互證。中國之地理學既已表示其濃厚之興趣，與顯著之價值，不能不更進一步而有學會之組織。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中國地理學會遂在首都正式成立，基本會員四十人，多為海內知名學者。以同年八月舉行第一次年會於廬山，次年八月舉行第二次年會於南寧，現會員增至二百餘人，分佈幾遍各省。網羅中國地學之人才，樹立學術救國之信心，此中國地理學會創辦之經過也。

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科學精義不外是。但純粹與應用，似為一物之表裏，故科學精神尤在正其義而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今日中國言學術則當新舊交融之會，言政治則當內外交迫之秋，經世致用之務，任重道遠之責，同人又奚敢辭。先進各國地理學會對於國家之宣勞，茲請略舉數論，以徵已行之效。歐洲大戰時，英美德法等國，皆由地理學會廣徵專材，供職政府，或編製地圖，或預報天氣，或籌畫運輸，或贊襄戰略，有裨軍事，効力孔多。及和會既開，需要地理材料尤為殷富，例如疆界之釐定，富源之分配，海陸孔道之要衝，民族特性之背景，均為改善國際關係之先決問題，援據該治，指掌瞭然，亦賴專家之研究有素。其在平時，則世界之商戰已深入腹地，資源之供求常遍及五洲，欲謀利用厚生之方，宜有知己彼之明，故地理知識在經濟建設特為切要。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尤置重於探險長征之事業，意在培養國民經營殖民地之雄心，鼓吹指導不遺餘力。我國雖不尚侵略，但大陸邊疆尚待發展，海外華僑亦應保護，版圖破碎，國權未復，凡屬地利人和之攻究，莫非地理學會之轄的。知識即權力所寄，學會乃知識之匯。當茲國家棟樑摧折之日，正為學者戮力效命之時。

總理著作建國方略實業計畫一書，宏綱細目，悉以地理圖志為依歸，博觀約取，固深切詔示於吾儕矣。

本會會務首在編輯地理學報，每季刊行一冊，為集中之貢獻。自二十三年創刊，現出至第三卷，每期附有歐文節要，與歐美各國交換已達六十餘處，甚為海內外學者所稱許。二十三年又正式加入國際地理學會，是年在波蘭京城華沙舉行第十四屆大會，出席代表三十六國，以後每三年一次，輪流在各國舉行，本會當繼續派代表提出論文，以求文化上之溝通。其次當在首都設立專門地理圖書館，網羅公私之圖籍，廣蒐異國之寶書，並附設陳列館，以展覽模型儀器標本實物等，藉助研究之工作，兼供各界之參觀。查巴黎地理學會藏書達三十萬卷，地圖萬幅，照片三萬，為世界最大地學儲藏之一。金陵古稱文獻淵藪，本會宏願當亦在此。此外若叢書之編纂，方志之整理，演講會之舉行，考察團之組織，地理教育之改進，特殊問題之討論，科學獎勵之設置，邦人問津之解答等事，均當按照會章規定，旁稽列國成規，一一求其實施。歷代方志浩如烟海，為吾國地理知識之寶藏，極有參攷變通之價值，本會今後當發凡起例，詳加考訂，務使此極繁瑣之材料，歸納為極顯著之綱領，所謂溫故知新，而得因果損益之宜。本會欲以科學方法整理方志之工作，想為留心民事者所樂聞。

致近世西洋科學發達之歷史，學會與大學實有輔車相倚之勢，蓋一以民力為主幹，一屬行政之系統，此倡彼和，各有貢獻。惟大學多仰給于國庫，學會則取給於基金，此亦世界之通例。巴黎地理學會創設於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八年柏林地理學會成立，一八三〇年倫敦地理學會成立，一八三一年紐約地理學會成立。我國科學晚起，前後相距至一世紀之遙，迫於先進，不容稍懈。本會成立伊始，除會員會費外，僅恃各機關臨時捐助，限於經費，故先出學報以作導引。茲幸規模粗具，信譽漸著，念會所未建，事業未興，益自策勵，經理事會之議決，爰有募集基金之舉。其總額定為五萬元。募得之基金當公推委員，妥為保管。本會每年祇動用息金，由本會理事會核定供建築或設備或常年經費之用。果有較為豐厚較為穩固之來源以養本會，庶可專心致志，以謀地理學之猛進，深望政界領袖社會長者，鑒茲微誠，賜予贊助，或惠然解囊，或代為勸募，慨同舟之誼，竟提倡之功。本會當永懷美意，勒諸金石，傳之不朽，誓竭全體會員之心力，以效忠於中華民族之復興。

以上撮述本會之使命，與此次募集基金之希望及用途，質直陳詞，謹為緣起。

中國地理學會 會長 翁文灝 幹事 張其昀 同謹啟 二十五年二月  
 理事會代表 竺可楨 會計 胡煥庸

# 沈鍊之中國地方志綜錄正誤之正誤

朱士嘉

沈鍊之先生中國地方志綜錄正誤先後發表過兩次，第一次載地政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第二次載本刊第五卷第一期（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出版）。內容大致相同。他所列舉出來拙作的錯誤有兩點比較最為重要：第一，內政部收藏志書在一千種以上，不應該不收錄，第二，指出拙作內祇江蘇一省已有七十條的錯誤。

內政部藏有不少的志書，這個消息我在前一兩年也會聽到的，但是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見到那裏印行的目錄，同時我又因為職務的關係，不能到南京去調查，所以那裏收藏的志書，一部都不會收錄在拙作裏，這的確是一個缺憾，但在當時是絕對沒有法子可以彌補的。沈先生既然肯把那一部分的方志目抄出來，自然最好沒有了，希望不久就能夠把牠發表，使大家知道除了拙作所著錄的各家藏志之外，還有那麼許多新的材料。

沈先生依據了三部方志目錄（國立北平圖書館方志目錄，

金陵大學圖書館方志目，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志書目，油印本）與拙

作校對，發現江蘇一省已有七十條錯誤，其中一部份我很樂於接受，但是大部分我還不能表示贊同。

沈先生批評拙作所著錄的方志，以藏於國學圖書館者居大多數，但他所根據的那一部志書目，（不載年月）就不可靠。我已竟把他批評拙作的幾點與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志部（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排印本）。校對一下，發現彼此著錄大有不同的地方，請參攷下面一個比較表：

## 中國地方志綜錄正誤

（依原來次序排列）

3 光緒重刊本江寧府志，  
國學有三部，一部殘缺。

11 同治蘇州府志，國學有  
一部。

20 雲間志三卷續一卷……

## 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

志部

國學有四部，一部嘉慶十  
六年原刊本，三部光緒  
六年重刊本。（內一部殘  
存三十一卷）

國學有二部，一部殘存二  
十二卷。

國學有三部，一部嘉慶二

嘉慶沈氏刊本，又紹熙雲間志，觀自得齋本，國學各有一部。

32：又民國十口（油印字跡模糊）年（按地政月刊所載綜錄正誤作十四年）。……丹陽縣續志，國學有二部。

39 光緒二十一年刊本鹽城縣志，國學有一部。

40 光緒三年刊本清河縣志，國學有二部。

沈先生初次批評拙作是在民國廿四年十二月，應該知道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要在同時印行一部圖書總目志了，第二次發表那篇文章是在民國廿五年三月一日，應該已竟看見這一部目錄了，何以都沒有去把牠作為

十年沈氏刊本，二部觀自得齋本。按綜錄正誤稱「雲間志……又紹熙雲間志」易使人誤為兩種志書，不若稱雲間志……嘉慶沈氏刊本，又觀自得齋本」，較為清晰。國學有二部，民國十五年刊本。

國學有二部。

國學有一部。

根據而仍舊要去參攷油印本的志書目呢？這部油印本的志書目，恐怕只有在南京可以見到，外間還沒有傳本。我把牠來與拙作校對一過，祇江蘇一省已竟發見了可以增加的有七八十條，可以修改的有三十幾條，可以取消的有三條，一共有一百多條，一大半都是沈先生所不會提到的，這樣看來，那一部目錄是如何重要而竟被沈先生那樣輕輕地忽略過去，是什麼道理呢？沈先生說：「南京的讀者本可以利用國學圖書館所藏的方志，可是打開朱君的綜錄一查，有許多志書不在上面，因此失了參攷的機會。」（其實別的圖書館如燕京大學圖書館最近幾個月添購了幾十種志書，事實上也都不能收錄在拙作裏，只有留待再版時增補了。）難道沈先生在去年十二月裡打開那一部油印本的志書目來，倒可以知道國學圖書館裏所藏的是些什麼志書了麼？

我很可惜沈先生竟虛擲了許多無謂的光陰，根據那不完備的書目來批評拙作，同時臆揣的地方也很多，現在我不客氣的逐條寫在下面：

（一）道光廿年刊本寶應縣志，綜錄明明著錄國學藏有一部，沈先生却說沒有著錄，而且說是道光廿二年刊的，不知有何根據？

(二)同治十三年刻本揚州府志，綜錄著錄北平藏有一部，沈先生却說沒有著錄。應該說北平藏有二部，綜錄僅載一部才對，說綜錄沒有著錄是不對的。

(三)松江府續志修于光緒九年，據原書衛榮光序及凡例。刊於十年。按拙作凡例第七條，凡版本與編纂時期相差不出五六年者不另注明。沈先生竟連這些地方都不細看，開口便說版本有誤，實在太粗心了。

(四)高郵州志修于隆慶六年，見涵芬樓直省志目與嘉慶高郵州志藝文門書目類州志攷。原書已搬至上海，現在不能查攷。沈先生連這兩部書都不去查攷，遽謂「將編纂時期斷定爲六年，不知有何根據」？也未免過于疏略了。

(五)光緒嘉定縣志，綜錄著錄金陵，「一一」等，即謂金陵大學圖書館藏有二部，其一有缺卷。符號舉例見拙作凡例第七條。沈先生却說該書並無殘缺，是已不知那個符號究竟代表什麼了。綜錄這一條是從金陵大學圖書館中文地理書目（民國十八年出版）參攷得來的，後來該館的方志目（民國廿二年出版）沒有把缺卷的那一部記載上去，或者也有遺漏罷？那只有到那裏去調查以後，

才可以知道了。

(六)咸豐元年刻本重修興化縣志，北平圖書館藏有二部，其一缺卷八半卷。沈先生却說該館只藏有一部，不知如何校對的？

沈先生曾說過：「工具一類的書，首重正確，嚴格說起來，一個錯字都不應當有的」。是的，我很感謝這種公正的指導，但不知道對於工具書的「批評」，是否可以很隨便的不必求其正確？沈先生批評江蘇一省已竟有如許錯誤，如果批評全書，那錯誤恐怕正如沈先生所說的：「統加起來，我想一定是一個很驚人的數目字」。

沈先生最後說：「所以我很希望編者在最近的將來將這部書再仔細校勘一遍，重行付印，那麼這部綜錄才可以成爲一部有用的工具書，不會變成騙人的「指南」了！」前幾句話我是絕對接收的，而且我也早就有這個計劃的，至於末一句話未免太離奇了！所謂「騙人」是什麼意思呢？所謂「騙人的指南」又是什麼意思呢？指南者「喻言指引定向，使後學者不至迷惑」，既然藉以「騙人」，又怎麼能夠說是「指南」呢？騙人或者是預先做好一個圈套，引誘別人

去上當，而自己可以從中取利的一種說法吧？那末我編這部綜錄，究竟有多少人給牠上了當了呢？我自己又曾得到什麼便宜了沒有呢？老實說，拙作所著錄的每一部志書，無論書名，卷數，編纂人，編纂時期，版本，藏書者，以及備考等等，沒有一個字沒有來歷的，沈先生倘若能夠指點出來拙作所依據的材料有何偽造之處，或者證明拙作不是我自己做的，那末或者可以拿「騙人」兩個字來加在拙作上面，如果像閣下那樣很勉強地湊足了七十條錯誤，就可以橫加「非議」，我總認為不是批

評者應有的態度！平心說起來，凡是對於拙作的一切批評指正我都非常歡迎，但是並沒有一一答覆的必要。這次沈鍊之先生居然不憚煩地，列舉出來七十條的錯誤，真好像拙作是完全要不得的了，而不知他所批評的非常乖謬，不但這樣，他還要信口漫罵，不僅是「漫罵」，簡直是對於鄙人人格的侮辱，不知這種語句，是否可以出於智識階級如沈先生的筆端之下？

王華隆先生著  
**東北地理總論**

定價 甲種 一元八角  
乙種 一元四角

第一篇 東北地理總論	第一章 釋名	第一節 釋東北	第二節 釋遼吉黑熱	第三節 釋滿洲	第四節 滿洲區域辨
第二章 東北史略	第一節 東北領土四千年史綱	第二節 東北各部內屬史略	第三章 東北疆域今昔觀	第一節 位置——依山臨海位置優良	第二節 四界——九處接壤四面楚歌
第三章 東北之自然地理	第一節 山脈	第二節 東北三大山脈分布之形勢	第三節 東北山脈為陰山系之中三段	第四節 陰山脈	第五節 內興安嶺山脈
第四章 東北之地質	第一節 長白山脈	第二節 東北三大名山——間山——白山——千山	第六章 東北六大幹流	第一節 黑龍江	第二節 黑龍江第一大支流——松花江
第五章 東北之自然地理	第一節 黑龍江	第二節 黑龍江第一大支流——松花江	第三節 黑龍江第二大支流——烏蘇里江	第四節 黑龍江第三大支流——綏芬河	第五節 綏芬河
第六章 東北之自然地理	第一節 火成岩及礦床	第二節 中生代	第三節 古生代	第四節 太古代	第七章 東北之地質
第七章 東北之自然地理	第一節 火成岩及礦床	第二節 中生代	第三節 古生代	第四節 太古代	第八章 東北三大湖
第八章 東北之自然地理	第一節 火成岩及礦床	第二節 中生代	第三節 古生代	第四節 太古代	第九章 海疆形勢及軍商要港
第九章 東北之自然地理	第一節 火成岩及礦床	第二節 中生代	第三節 古生代	第四節 太古代	第十章 東北氣候寫真
第十章 東北之自然地理	第一節 火成岩及礦床	第二節 中生代	第三節 古生代	第四節 太古代	附圖 三十四幅

代售處：禹貢學會

# 國內地理界消息

## 各省鐵路狀況

### 上川交通公司展築川南鐵路

#### 測量竣事開始鋪軌

【國聞社云】，上川交通公司，係於民國十三年由黃炎培，顧蘭洲等發起組織。資本共四十萬，築有上海至川沙之輕便鐵道，全長二十一公里；通車以來，業已十年。該路共有大機車三輛，小機車六輛，客車十六輛；全路員工共一百二十人；全年營業收入約二十萬元，除發給年息一分或八九厘，及職工薪俸，火食，辦公，煤炭，修理等費外，間有盈餘。本年起，經股東會議決，通過計劃，將原有之上川綫延長，經過南匯至大團鎮為止，長二十八公里，經費定六十萬元；除由董事會及舊股東擔任一部分外，餘概招募新股。於本年三月開始測量，早經竣事，且已興工，土方工程已鋪至南匯縣之祝家橋。並向英德兩國，購有枕木十萬根，鋼軌百噸，約於本月內可到滬，即開始敷設路軌，今冬可望完成一段，即行通車。所有機車客車，暫用原有者，一俟將來營業發達時，再添購車廂，逐步擴充云。（廿四，十一，十六，申報）

### 浙贛路定期通車由杭州直達南昌

【中央社杭州三日電】浙贛鐵路南玉段現已將次完成。三日據路局長杜鎮遠語記者，南玉段完成在即，現已決定二十日通車，由杭州直達南昌。至通車典禮日期，現局方亦已預定明年二月五日舉行，惟確期尚待曾養甫理事長返浙，作最後決定云。

【中央社南昌三日電】浙贛鐵路貴溪大橋二十日前竣工，元旦舉行通車典禮，以後由省至杭，二十餘小時可達。（廿四，一二，四，大公報）  
【中央社南昌四日電】浙贛路南玉段三百公里，十八個月完成，打破國內任何鐵路工程紀錄。決於二十五日開始行駛工程列車：元旦在南昌行通車典禮，正式營業。自南昌北站至杭票價十元八角，需時二十四小

時，將來可望縮短五小時云。（廿四，十二，五，大公報）

### 贛閩鐵路路線勘定

#### 經費預算為二千萬

【南京二十三日十時發專電】贛閩鐵路線已勘定，自上饒經浦城建甌而達南平，建築工程由浙贛路局及贛閩兩路局共同負責主持，經費預算為二千萬。除已接洽發行公債外，餘由兩省府合籌五百萬，明年一月開始進行路基工程。（廿四，十一，廿四，大公報）

### 粵漢鐵路完成過半

【中央社香港二十一日電】省訊，路局粵路全段已完成過半，南段隧道十七，最長者百餘公尺，最長者四六公尺，均已完成。明年八月南北段可接軌，年底即通車。（廿四，十一，廿二，大公報）

### 滄石鐵路

#### 將積極興修敷軌

【保定電話】河北省各界紳近以本省建設事業進步遲緩，政府之計劃雖多，實際舉辦者殊屬寥寥。為促進建設計，認為對各種建設事業，應由民力自籌自辦，以期有顯著之進步。滄石鐵路為本省橫貫東西一大幹路，於全省經濟之發展，關係至為重要。乃自路基鋪設後，數年來迄未敷軌行車，半已荒廢。故第一步計劃，擬依照晉省築路辦法，由政府與人民協力修築，以期早日完成。現計劃業經擬定，因商主席臥病醫院，故尚未呈請省府核示，俟商氏病愈後，即可開始進行。此為河北民衆促進建設之先聲，極盼省政當局予以贊助云。（一日）  
（廿四，十二，二，大公報）

葛啟揚  
楊向奎輯  
張佩蒼

## 同蒲鐵路原平至風陵渡本月十日通車

### 行車時間三十九小時，平汾白晉線積極興工

【太原通信】同蒲路總指揮部，刻以該路南段水濟至風陵渡，及風陵渡口鐵道工程，及各部岔線，均已鋪設完竣。特令各該站負責人員及督修員等，於本月底迅速將風陵渡等站站台票房，及風陵渡機車庫水塔灰坑等，設備完整。對風陵口鐵路工程，經與隴海路接洽就緒，俟閩主任核定後，即可進行。現在仍以渡口以北為限，依照近來調查客貨運輸情形，定下月十日，實行原平風陵渡直達通車，以利交通，而重客貨運輸。所有該項通車時間及價目等，同蒲路管理處，業於通車水濟時，分別規定：由原平至風陵渡，三等客車價目為十元八角，行車時間為三十九小時廿一分鐘。於第一日晨七時，由原平啓程，於翌日晚九時廿一分，即可到達風陵渡站。所有車務機務工務等設備，現已由管理處分別着手籌備。除機務設備，已由機車廠臨時撥機車外，其餘均須於本月底籌備就緒，以資應用云。又同蒲路平汾及白晉兩支線，奉閩主任諭於本年八月間實施土方工程以來，迄已數月；據訊工程進行情形，平汾路刻已及半，約於明年冰解後即可鋪軌。白晉路因路線較長，由太谷子洪鎮開工後，現在完成者已達三分之一，約於明年三月間，可分別興築完工，於端陽節前後，始可進行鋪軌工程云。（二十八日）

（廿四，十二，十一，大公報）

## 隴路西展敷軌限期達成陽

### 咸建臨時車站已竣，建廳準備發展咸市

【中央社二十日西安電】隴海路十八日開始敷軌後，進展頗速，現已達三橋附近，路局限二十五天由西安敷達咸陽，咸陽臨時車站已建竣。又將來隴海及咸同兩鐵道通車後，咸陽必更有發展，建廳特派員勘查咸市區以備將來市政發展之準備。（廿四，十一，廿一，上海晨報）

## 渭河鐵橋已開始鋪架鐵軌

【西安通信】隴海路西咸段渭河輕便鐵橋，自月前修建以來，工程進展頗速。路局茲為趕期完工計，特於日前派員前往咸陽與該縣邵縣長接洽，調撥船隻，俾利工作之推進。昨據由咸陽工務所來會之某工程人員談，刻咸陽縣政府已撥到民船十餘隻，工程進行，效率倍增。現已將橋打竣，開始架鋪鐵道，下月十日前後即可竣工云。（二十六日）

（廿四，十二，一，大公報）

## 隴海路局展築咸同支綫

### 開發渭北各地產業，勘測工作業已開始

【西安通信】陝省各縣，地蘊素極豐富，尤以渭北之同官耀縣一帶，煤產更多，且同官之古製黃磁，亦著稱于時，惜因交通不便，運輸艱困，以致陝省其他各地民間炊用，反多仰給于晉豫各省，即同官之磁業，亦因此種關係，日趨衰落。陝省當局有見及此，為謀開發該地煤產，及振興固有實業起見，昔曾商請隴海路局，計劃修築由咸陽至同官耀縣之輕便鐵路，以期開發交通，促進工商。嗣以隴海路西段鐵路，未克完成，故該項擬議，又中途而止。茲省當局以隴海路已展至西安，西咸段亦可在短期內完竣。又因各地市面，漸趨繁榮，人口頓形增加，關於煤炭一項，較前倍覺需要。復經省主席邵力子氏，與隴海路局長錢宗澤，迭次往返磋商；結果，決定由省局合作，共同修築咸（陽）同（官）路。並為增加效率，一勞永逸計，決改變原擬興建輕便鐵道計劃，改築普通鐵道。現隴海路局方面，已先派工程師二人，率領勘測路工，於昨日由鄭抵陝，出發開始勘測工作，一俟路線勘定之後，即行設計，進行興築。聞省府方面，除電覆錢局長，盡力協助，一面電京報告邵主席外，並特電沿各縣，及同官縣長，務須妥為協助，以利進行云。（十二日）

（廿四，十一，十七，大公報）

【出 發】修築咸同鐵道測量隊，已由省出發，分咸同兩綫勘測。俟與建設銀公司之借款合同簽定後，明春可興工。（十七日中央社電）

【測 量】勘成同鐵道前分咸同兩路勘線，兩勘線隊二十六日勘畢返渭完畢，兩線均繪就圖表，俟隴海路局審核決定擇修某綫，又西漢路鳳翔經寶雞至鳳縣段，已售票通車。

（廿四，十一，廿八，大公報）